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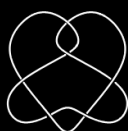
我怕！你别走

Bleib! _Bevor_ Ich_ Verschwinde

林瀟枫

Kelvin L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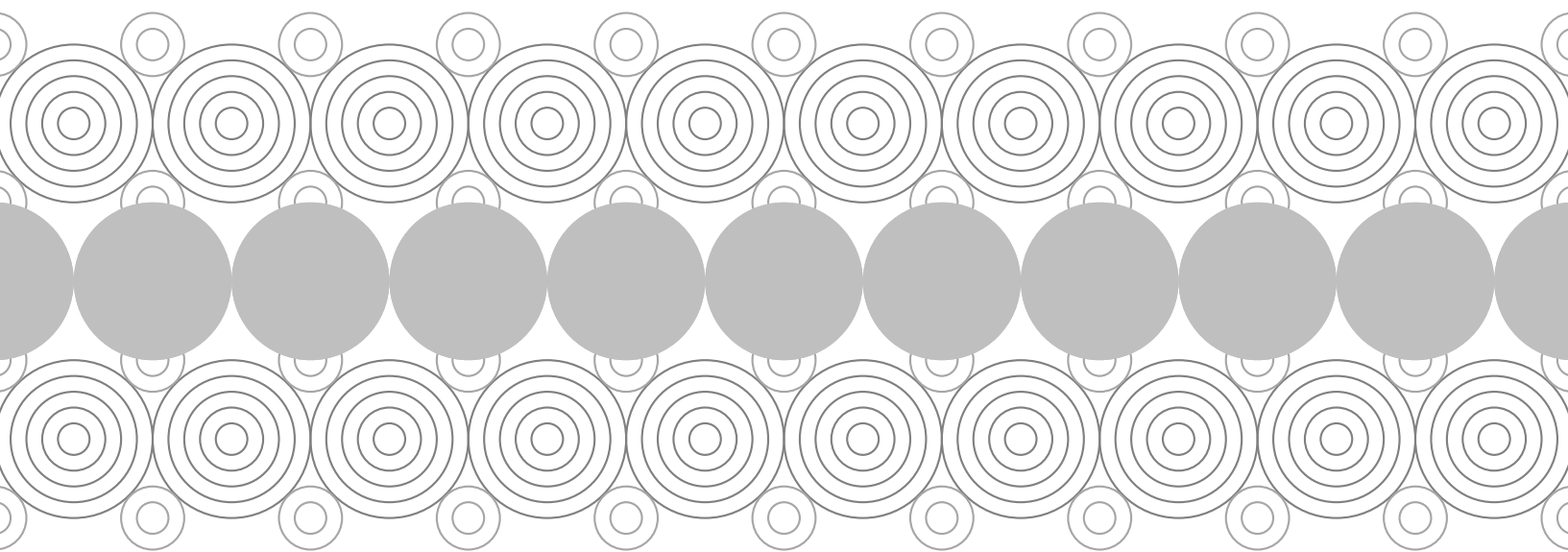
II



SteveDore Press

我怕！你别走

Bleib! _Bevor_ Ich_ Verschwinde



假
作
真
时
真
亦
假

出

林清楓

无
为
有
处
有
还
无

献给“*Lythia*”

目录

目录	i
I 第一部分	1
1 $\mathcal{BPM}: \sigma\xi$	3
2 $\mathcal{BPM}: \dots$	19
3 $\mathcal{BPM}: \sigma\iota$	29
4 $\mathcal{BPM}: \sigma\iota\varepsilon$	75
5 $\mathcal{BPM}: \rho\iota\varepsilon$	95
II 第二部分	101
6 RE: $\emptyset Sol$	103
III 第三部分	105
7 CHAPTER 1	107
IV 第四部分	109



8 手稿 1	111
注释	115

Part I

第一部分

CHAPTER 1

BPM: σξ

ρ

新泽西州，一如既往的好天气。安静的访谈室内，坐着一位头发浓密、但发根已止不住斑白的壮年男人。油腻的发泥像胶状的手脚手架支撑着他的头发。但似乎，他全身上下没有地方能让人觉得油腻；反而，一种涉世未深的不与社会价值观一致的神秘，从他的眼神中迸发。他沉重的眼镜加深了这一感觉。他锋利的下腭线切割着人们的目光，警告着人们不要过度关注他。他的眉毛已经稀疏，十分细长，往两边延伸着；但依然清晰——清晰如他的人格。

他是亚洲人；确切地说，是中日混血。父亲是日本横滨人，而母亲是上海人；在他出生后，他们一家早早便搬到香港居住，在他读高中时却又移去上海。父亲给予了他“渡边”的姓；而父母一致决定，应给他起“渡边疏野（わたなべ・シュウの，*Watanabe Shūno*）”之名。他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时，同学便喜欢开玩笑，叫他傻子——“疏野”是粤语中“傻子”的谐音。他并没有理会——他却是一点也不傻的。

他没有普通人那种热情洋溢；冷酷写满了他的每一寸皮肤。他的头发一边极长——却也没有越过



肩膀；一边极短。长的一边微微卷曲，覆盖着他的上半额头。这样一看，他似乎有着那些长发摇滚鼓手的浪荡、颓废；但极短的头发——已修剪得能看见他的头皮——又使他的人格棱角分明。是的，你能清晰地看到——即使他这一分钟仍一言不发——他的棱角在残酷地撕裂着有缘和他共坐的人们的皮肤。

访谈开始了。摄像头早已准备就绪——准备闪烁，似乎要与他的棱角对抗。一位——也仅有一位——采访人走了进来。她的西装闪着惨白；再白，却也比不过他内心的纯洁。他的内心开始有一丝不耐烦；笃定是由他的鄙夷而生的。他拼尽全力克制着这些鄙夷。啊，他想。我已过而立之年，这些可恶的想法可以去死了罢。

他就在她进门坐下的十几秒内想着，完全没有留意她的面容。

渡边先生，您因在超越数论¹ 领域中的 *Mahler* 分类理论² 作出的新贡献而成为今年的菲尔茨奖得主——请问您有什么获奖感想吗；采访人突然问话。

疏野只简短地说了几句——他此刻并不想说话。说完后，他恨不得采访马上就结束；可是采访人的问题像洪水般冲涌着，直冲得疏野头晕眼花。

具体来说，您运用一种全新方法，给出了兰道-拉马努金常数³ 超越测度⁴ 的一个上界——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困扰了数论学家二十几年，如今您把超越测度从未知变成了一个有限值——这在外行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却是超越数论领域的一大步；尤其让数学家们意想不到的，您证明了兰道-拉马努金常数不能被表示为 *Kontsevich-Zagier* 周期⁵，十分振奋人心。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些概念以及您的具体工作吗；此外，可以讲讲是什么让您愿意投身于这类冷门领域的吗……

采访人滔滔不绝地说着，但读到“*Kontsevich-Zagier* 周期”时，却又变得断续；而零星的摄影机仍旧急速地闪烁着。静默中，疏野心中的鄙夷更是加深了几分。他微微皱起了眉头；近乎看不出，似乎仍是那么平静——就算他这般出世的人，也是不敢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投射到眉头或眼睛上的。

啊，他又想。这些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了，如今已变得庸俗而令人厌恶；不过，还是乖乖作答罢。



整个访谈很顺利。出乎意料地，竟持续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他甚至在访谈中露出了微笑。

五年后，这位看着落魄的数学家——他自称“后数学家 (*post-mathematician*)”，只因为他似乎已无心在数论领域深耕；尽管他爱着他的数论皇后——缓慢但踉跄地走在纽约的街头。此时，数学界又流行起了什么主义什么流派的争论；他怀念起了布尔巴基学派。但再次地，他感到格格不入，对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这些思考感到割裂。他获奖那一刻，便下定决心退出数学界，不再参与任何论坛与讲座，也不会写书或者博客；他认识到，自己在数学界做出的贡献有限，而且他也还有未竟的梦想——成为一名摇滚鼓手。尽管如此，他还是怀念和他并肩奋斗八九年的同事与教授们，至今仍保有联络。

可是，他的自大仍让他疏远着一些朋友。拥有朋友，多么平庸的一件事。呵，朋友——那些自诩为精英的所谓朋友，应该一个都不剩才对；他时常想。他们总说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那我倒觉得，我和这些信口开河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他被海德格尔和尼采毒害了；瞧，这个人——他终于丢掉了那些朋友，他们像腰间的钥匙串一样散落一地。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超人——尼采口中的超人⁶；他常遵循着本真性的原则来审视和度量自己的生活。但他似乎并没有打破尼采口中的轮回⁷。看来要用超人的意志来突破了⁸；他小声调侃着。

他自认为天才，且自以为天才有两种——适合冲刺跑的和适合马拉松的。他是后者，却一直渴望成为前者——那种反应敏捷、聪慧异常的天才；尽管他一身上下全然没有愚笨迟钝的影子。

此时，疏野继续踉跄地走着；却是越来越像一个流浪汉了。他走在路上，时常听到小孩哭喊；便猛地转过头——他有着强迫倾向，总喜欢检查身后——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是他小时候的自己在哭喊罢。

他留着之前不敢留的胡子。他此刻终于像是一个摇滚鼓手了，终于可以尽情挥舞鼓棒了，终于又要进行世界巡演了。但尽管如此，他身上十分干净，没有一处纹身；他作为数学家时的职业素养告诉他——就算是划时代的公式，也都不值得被专门铭刻，更何况那些繁杂的、对他意义不大的图案呢。

管它呢，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他想。他的确是不管的，因为这一天是平常的一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在承认与不承认这个事实之间，像木制彩色不倒翁一样前后摆着；或者左右摆着——因为他在走向夜店的短短五十米，思考着其他可能性。

我不想被贴任何标签，可是我终将被言语贴上标签——包括拒绝被贴标签这一行为也不可幸免：我拒绝成为拒绝者的尝试，终将变为徒劳。这岂不是比海德格尔的被抛性（*Geworfenheit*）更为残忍么；我被抛入的是语言的暴力定义啊。

他走在车流旁，差点被马路牙子绊倒。他走路本就踉跄；此时他不慎往前加速了几步，手中被汗水浸湿的硬币和纸钞掉在了街灯旁的路面上。

他扶着街灯，弯腰去捡——他俯下身时，感觉自己是多么卑微；他知道，自己如此卑微，只是为了买瓶啤酒——但不是现在。

他走进一家挂着一盏精致壁灯的陈旧书店，门口用旧报纸和杂志装点着，店内的木制书架早已掉漆、迸裂，墙上有些许粘稠的蜘蛛网。

店铺似乎由两个人打理着：一个是瘦小的中年光头，另一个是极为矮小的、带着金丝圆框小眼镜的老女人，右手抓着一把扫帚，到处游走着——仿佛在用眼镜找瓷砖缝隙里的灰尘。疏野难以判断他们两人的关系；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荒诞。当然，我都快死了，这世界还能不荒诞吗；他讥讽着，但只是在脑海中——这里实在过于安静，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在静穆中寻找意义，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打扰。

疏野看到了一本泛黄的书，讲的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他翻看着这些，像翻看自己从医师那里拿到的诊疗单一般熟悉。

我记得拉康说过一句什么话：我们不是拥有语言的主体，而是被语言建构的客体——说得真好。刚刚怎么没想到啊；他想着，而后合上书，毫不犹豫地走出了书店。他走出书店的那一刻，是多么期望，他所属的语言，不被归类于任何一部词典。

他走上街头——路上涌现出越来越多流浪汉和街头艺人。他看着他们，想着他们是谁，又转而想



他自己是谁。

这几年走过来，我慢慢认识到，我根本不承认存在——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宣布——咳咳，这是我的最后宣言：我不再是该死的 *post-mathematician*，我是 *Anti-Dasein*；他激动地高喊着，但就连街头的流浪汉也没有理他。

走着走着，他竟走进了一家夜店。总排不成一条直线的吧凳之间，站着形形色色的人，迪斯科镜面球反射着形形色色的灯光在他们身上；他们在他们之间，是身材最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远在成为数学家前，就开始着了迷般疯狂健身。他的目标很明确：成为一个全能的达芬奇式人物。他已经不是了；他本可以更像达芬奇，但他已经没有了机会了。他今晚就会死去——他会用枪指着太阳穴；他不敢指着喉咙，因为他害怕不能立刻死去。

他成为达芬奇式人物的尝试和他的冷酷，背后的原因，是讥讽和怀疑；它们像看不见的密集的刀尖在他脚下支撑着他——是的，他依靠着这些而活。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不能杀死他的，将反过来成为他的燃油，将他往不可知的边界推进。可他稍有不慎，便会从刀尖滑落而后仰，全身被刺穿。

他受到的讥讽和怀疑——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可以写成编年史了，十分完整；每段时期都有明确记载。

小时候，他因反复被老师夸耀有成为摇滚鼓手的天分，而被极少数人排挤；但这极少数人，却又是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尽管根本算不上朋友。他的鼓点搭载着他的光芒，刺痛着每一个嫉恨他的人。

初中时，他因身体瘦弱——他只有 63.8 磅重（约 29 公斤）——被人嘲笑和欺负了整整两年；人们常常对他拳打脚踢，他轻盈的身体仿佛会被周围这些小孩踹飞——像气球一样于虚无的空气中加速左右摆荡，画出优雅婉转的曲线，然后减速。从此，他像着了魔般，与哑铃为伴，和单杠结为挚友——校园里，人们会嘲笑他和它们缠绵在一起，形影不离，仿佛它们是他的情人。

上了高中，新的不同的人们，再也不嘲笑他的体格了；但他因此却被认为智力低下，只善用蛮力。

疏野是如此地无言以对；他挣扎着，双足在水里跳着芭蕾舞，却无法逃离这般谩骂——人们的口水将要吞噬和淹没他。他开始不说话，开始誊写笔记；三年日夜，他写满了整整5本笔记本，里面铺满了数学公式，异常工整——当然是出于他的强迫倾向了。他的虚荣心让他选择摊开笔记本，让路过的人们惊讶；尽管他后来认为，这些宝藏不应该被任何人看到。是啊，宝藏，不被人承认的宝藏；人们吹嘘着——宝藏早已存在，无需新的宝藏了！这引发疏野在笔记本首页记录下尼采的这一段话：

当众人殷勤地围绕着某一伟大过去的半吊子纪念物手舞足蹈，将之尊为偶像，仿佛想说：“瞧瞧，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的艺术：那些将成就的和愿望着的事物何足道哉！”此时，那些艺术天才的道路就被阻断了，他们的天空昏暗下来。表面上看，这群载歌载舞之辈甚至自诩有着“良好品味”……他们不希望伟大的事物出现，他们的办法就是高呼：“瞧啊，伟大的事物早已存在！”其实，这种早已存在的伟大，同正在生成的伟大一样，皆不入他们的法眼：他们的生活就表明了这一点。纪念式历史学乃是一种乔装打扮，借此乔装打扮，他们毫不吝惜地赞颂前代的强力者和伟大者，从而掩盖起他们对当代的强力者和伟大者的怨恨……仿佛他们的座右铭就是：让死人埋葬活人罢。

他是多么想离开高中的无知的人们，前往思想开放的大学啊。

终于来到自由的大学，疏野着急地呼吸着大学城里自由的空气；人们不会嫉妒他的才华，不会嘲笑他的体格，不会蔑视他的智力，却开始认为他跟不上时代潮流了。人们一致投票赞成，他十分地复古，墨守成规，不愿突破。疏野是多么地愤怒，感觉人们都在说他是没有远大志向、即便有也因无法顺应时代潮流而不能圆梦的呆子；他常常在午睡时、吃饭时、洗澡时，将拳头砸向床板、桌子、门，粉末飞溅。可怜的床板、桌子、门啊——它们像脆弱的陶制品一般，全都被他的钢铁拳头砸得稀烂。幸运地，学校并没有追责，却反倒对他关怀备至。可是，此时此刻，越有人关心他，他却又越感到恶心——真不合时宜，他想。

而让他最受不了的人，却是他的父亲——从童年到成年，父亲一直打压着他，让他感到恶心、痛苦，直到疏野在高中时差点被逼疯，他似乎才能停手，开始反思。父亲本应支撑他摇摇欲坠的自尊，现



在却主动摔破，让疏野面对他人质疑时常常无地自容。

正是这些经历，造就了他的高傲和铁石心肠。而其实，刚开始时，他时常愤怒，愤怒贯穿他的学习生涯；却发现愤怒是多么地无力，全然无法抵过他人的冷眼相对——就连父亲也是如此。他开始模仿他们，超越他们——逐渐变得比任何人都漠然。他如饥似渴地学着这些人的嘴脸——眉头微微擡高；目光无神、目中无人，眼睑下垂，眼睛似乎是眯着的，孤傲地与他人对视；嘴角比地平线还要平直，永不会往上擡，却也不往下坠。他把这些全部学了过来，可是有一点却不同——他的咬肌时常在脸颊突起又缩回；这代表他还是会紧咬牙关，会愤怒，心中仍有热血。他自己也似乎知道，无论他怎么模仿，他还是和这些人不一样。铁石心肠是他的外表；坚硬的石头外壳里面，全是绒毛——十分易燃，却也温柔。

而他想成为达芬奇，就是想让嫉妒他的人更为嫉妒，嘲笑他瘦小的人只能躲到角落，蔑视他愚钝的人看着他在数论领域的造诣而目瞪口呆，指责他跟不上时代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无能和落伍懊悔。这些人在他头上扣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他只想狠狠脱下它们，重重甩在他们的脸上。

可是，另一方面，疏野被霸凌后，却涌现出几乎不可被留意的受虐倾向；没人敢欺负他了，他却反而全身不舒服。但或许，他的受虐倾向，更多是一种对痛苦的怀旧——只是因为他忘记了那痛苦。他甚至在笔记本写道，在这三十几年间，他的平均幸福度竟然还能维持在 85% 左右。

走到今天，他用了整整 28 年；他似乎达成了目的，但并没有——因为人们也不会在意。他所期待的这一切，终归只是想象。

疏野在夜店里是多么坐立不安；迪斯科球也跟着不安地转动着，闪烁的彩色碎片让疏野极度烦躁和不适。周围的人仿佛只会喝酒和说笑；空气中弥漫着威士忌的味道，人们在空气中旋转跳跃着。

疏野看着用砖石砌成的墙，上面画着一些模糊的肖像，几只壁灯在墙上排成一排，向上下打着对称的双曲线光纹。疏野发着呆，珍惜着最后一次理性思考的时刻。



我这一次，真的算向死而生⁹了罢；我终将成为我该成为的样子，我将承担我的责任，做出我的选择，最终成为一具无生命的躯体；就像我的心灵导师——海德格尔——说的那般。

但很显然，疏野完全地扭曲了海德格尔的本意。疏野并没有想着向死而生；他只是想立即离开这该死的世界¹⁰。

我这样究竟算不算如我所是地存在着呢；位于未来的我尚未成为的尸体究竟属不属于我呢——海德格尔说过：果实尚未是的那种东西绝不是作为尚未现成的片段聚拢到果实上来的，是它自己把自己带向成熟；那死亡亦是一样的吗；我自杀从而把我带向死亡，和我自然死亡是一样的么；他安静地跺着脚，踩着地上的酒渍。

因此——按照这个逻辑——我作为一个此在，我究竟是如何掌握死亡的呢；死亡不是逐渐笼罩和聚拢过来的，那能为我所主动操纵么……我记得海德格尔还接着说，果实的不成熟意指着果实本身。那是不是说，死亡真正定义了我这个此在——好像并不能这么说；他的跺脚声越来越大，但和音乐的嘈杂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那海德格尔又说，这些所谓的“结束”都无法正确标画死亡这一概念——如果死亡也像这样被定义的话，我就不成其为此在了。唉，那正好，我此刻就是个 *Anti-Dasein*，我还是做个“上手事物”比较好；他跺脚跺得越来越快。

海德格尔说死是一种“向终结存在”——我真要感谢他把我接下来干的事说得那么崇高——可惜我早已是 *Anti-Dasein* 了；他看着壁灯投射在墙上的柔和的光，回想着一些东西。

他突然想起他最爱的人对他干了最恶心的勾当，让他走上了这一道路。

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瞧瞧她对我干的好事；他这么想着，或许是因为他彻底想不通了。

他走到吧台面前，并不打算点酒，而是顺手拿起一个空酒杯，走向自己的卡座，开始将其反扣在桌面上，又正放；一直重复着。

他盯着斜对面卡座坐着的一个长胡须中年男人——他是那么地眼熟。那个男人的大部分头发早已



不见踪迹，其余顽固的头发像枯萎的干草，一块一块地长在他的后脑勺上。

疏野似乎认识这个大胡子——但可能也是因为他认识大胡子的侄女。他的侄女已经 22 岁；而疏野则在她小时候便见过她。

而此时，是疏野第一次巡演过后的见面会，大胡子又特地带着这个小女孩过来。女孩已经成熟了许多，也与以前的可爱样貌有了区分。此刻的她，留着柔顺的金色长发，褐色的眼睛泛着光辉，似乎是被疏野点亮，而又为疏野照明。

疏野看到这个女孩时，全身受到巨大的震颤：女孩只有 5 英尺 2 英寸（约 1.57 米）高，却像一块巨石——罪恶之石——追逐着疏野，让疏野感觉自己是西西弗斯（*Sisyphus*）之神，被判处无穷的苦役——尽管疏野是出于对女孩的敬畏，而潜意识地让自己陷入这永恒的循环。那女孩可爱的、长满雀斑的脸庞，反复在疏野脑海中浮现；她热情又胆怯地索要疏野的签名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无辜的表情——让疏野极度痛苦，像幻灯片一般循环播放着。

然而，加缪不是说，西西弗斯在循环中赋予推石意义，便不再痛苦、不再迷惑了吗——还是说，推石的意义只是一种臆想，这一切只是一场默剧，带给我的只是一种“荒诞感”，一种极端的为海德格尔所言及的 *Uncanniness*（无家可归感）。

他开始胡思乱想——不知是在见面会上思索，还是此时此刻在吧台上斟酌。

但是，这种循环到了第 12 次——甚而是第 26 次时，我的心态——对，我的心态——或许早就发生了什么变化了罢——26 次，691 种分法，总是会指向同一个她。哎，我会觉悟到什么吗；还是说，只有虚无。让我想想——我记得我初中在面包店做兼职，每天工作 8 个小时，大概三个月罢——涂刷糖浆、撒海苔碎、把面包放进烤炉、打包……

他竭力回忆着。

这些都已经成了我的流程，但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每天的顾客面孔不同；或者后厨发生了什么事——通常都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店长心情好夸赞我勤快。但这些似乎和



加缪所说的完全不同啊——他设计的轮回是严格的情景复制再现。

我真的受得了加缪的轮回吗，真的能对这种再现涌现出不同的感受吗。

他想着，全然无法停止——无法停止钻牛角尖。他也不知道要对此赋予什么意义——或是否应赋予意义——似乎什么意义在他眼中，都是肤浅的。又或许，推动他完成他心中轮回的，不是意义，而是荒诞本身。

而此外，他竟然就在这短短的 15 分钟内，悄悄地让酒杯在指尖翻转了整整 691 次。他另一只空闲的、自然下垂的手，时常擡起，用食指指甲刮蹭着，发出尖锐难听的微弱的怪叫；他似乎想翻转指甲，让它撕裂、断开、流血。是时候动手了，他想。他再也无法承受这个痛苦；为何而痛，他心知肚明，但他绝对不会说出来。

他走向大胡子，友好地和他打招呼示意；大胡子先是十分惊恐，见疏野没有看到他，十分休闲地坐下，便也和他开始聊两人的家常——两个人渐渐有说有笑，聊了漫长的十分钟。

但疏野当然是有目的的；他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不只有大胡子和他的侄女，还有他那破烂牛仔褲背面口袋里的手枪。他并没有打算偷偷拿走；而是当着大胡子的面夺过了手枪——他需要引起大胡子的注意；他需要一个见证人。

大胡子和疏野体格相当，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将肥大的手臂向那把手枪，大声呵斥着。疏野当然不会罢休，他粗壮的手臂弯拱着顶住了大胡子的胸膛，大胡子根本无法移动半步；疏野趁此机会，捡起了手枪，开始飞奔，撞开人群，冲向舞台。大胡子根本无法看到他——他仿佛已经变成蒸汽。

迪斯科球更加不安地转动着，把灯光搅得更为稀碎。疏野闪避着热舞中的人，脚步轻盈。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他想着。终于，他来到了舞台。舞台中央，摆着一套奢华的爵士鼓，大大小小十几块镲片泛着金光；底鼓、军鼓和大小各异的通鼓的鼓箍，流动着银红和金黄相间的豹纹；通鼓密集排布着，挤满了爵士鼓的二层空间。迪斯科球的反光，让这一切更为梦幻。真是一件艺术品，疏野想着。

他突然把手枪安置在军鼓上；然后，一拳接一拳地，将所有通鼓的鼓皮相继击穿。他感受着鼓皮



破开的洞口边缘刮蹭着他的皮肤。幕帘后出现了几个人，像默剧里的小丑一般。

而此时，疏野早已拿起那坠手的枪，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他嘶吼着——自作孽，不可活——仿佛是他的自嘲和忏悔。可这嘶吼，和那霹雳般撼天动地的电子舞曲相比，是多么虚弱；并没有什么人理会他——却也留下前排极少数人的疑惑和些许惊慌——他们似乎认出了他，也仿佛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他们已经想逃离，开始往后面小心翼翼地挤着，生怕被他注意到，沦为猎物。疏野却十分坚定——死的必须是我自己了。但突然，他嗅到了一股熟悉的玫瑰花香。

那是 Lythia 头发间的玫瑰香！

他到处张望着，寻找着她的身影；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她不喜欢来夜店。这玫瑰香，可能是酒味、可能是某个令他心头一紧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也可能是……

他开始后悔、着急、焦虑——他是那么地焦虑，以至于脑海中蹦出一个桥段：

I tried to, tried to love you

I swear I tried

But how can I love you, if you're not here?

他很快想起，它们出自于他童年时期最喜欢的日本摇滚乐队 ONE OK ROCK 的 *Let Me Let You Go*。现在恰好是下午一点钟¹¹；而那桥段是多么伤感，触动着他的心；他的手指开始慢慢松开。是啊，闻着那玫瑰香，却想到 Lythia 并不在这舞台中央，和他一起表演，他还哪里有勇气去爱呢。他是多么想流泪，可是一滴也挤不出来——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哭过了；就算是这个时候，也不可能用舌尖尝到那咸涩的泪珠了。

可是那嘈杂的电子舞曲打断了他脑中的音乐，他又开始焦虑了；他的两个人格开始争吵，似乎又比外界的电子舞曲更为嘈杂，让他愈来愈烦躁，心中的焦虑愈演愈烈。



你是懦夫吗，怎么就松开手指了；他想。

那么你怎么不仔细想想——是谁不肯承担责任，不能保护 Lythia，连活下来也做不到呢；他又想。

你管得着吗；你也并没有想想，是谁把我们带到如今这个地步；他攥紧了拳头，继续想。

但已经太迟了，他没有机会再想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攥紧左手拳头的那一瞬，产生了肌肉联动，手枪意外击发：右手手指还是不幸扣下了扳机。

渡边疏野死了。

头骨和鲜血飞溅，打在舞台后的猩红色幕帘上，幕帘的褶皱之间似乎隐藏着些许的哀悼。疏野倒下了——直直地倒下——身体向后仰着，后背被小圆凳托举着，变成了一座桥。桥的两头，一边滴着鲜血和脑浆，一边是黑色的皮鞋；皮鞋恐惧地套在他的脚上，一动不动。他的另一半头颅早已破碎，破出一个大洞，眼眶渗出血来；眼球仿佛被死神的镰刀勾住，死死盯着地面；嘴微微张着——他成为了物，成为了他生前最害怕成为的东西。

他背叛了海德格尔和加缪，却获得了他所不屑的萨特的原谅。

人们开始尖叫、逃离；大胆的个别男人们上前查看着情况。

不久后，人群消散，警方到达夜店时，开始警惕性极高地保护着现场；他们在他的红色格子衫中翻找出厚厚的几十页文稿。内容杂乱——中间几页和最后一页写着他给音乐会的筹备计划；其余是绝望的草书；还有几十条数学公式——当然是和数论有关的。

实际上，他的手稿，即便在他成名后，也从未出版过；警方找到的只是沧海一粟。他有着十几本笔记本，全已被写满；数学、哲学、美学与文学的结晶，覆盖在他那泛黄的笔记本上，放大折射着每一个花体英文字母。

他们在他手中，发现一张早已被可怜地紧紧攥成一团的残纸，正面以简笔形式画着一个鲜艳但惊



悚的小女孩图案，旁边标有一个奇怪的数字——1729；背面写着一行精巧复杂的公式和一段话，公式的一部分用红色书写，散发着刺眼的怪异：

$$R(r) \sim \pi r^2 + r^{1/2} \sum_{n=1}^{\infty} \frac{r_2(n)}{n^{3/4}} \int_0^{\infty} \frac{J_1(2\pi\sqrt{nt})}{t^{1/4}} \cos\left(2\pi\left(2\sqrt{nt} - \frac{3}{8}\right)\right) dt, \quad \text{as } r \rightarrow \infty$$

$$\left(\begin{array}{l} \text{我的强迫症逼着我在这误差项里找到些什么，来弥补我的空虚；} \\ \text{——可是它永远在摇晃、闪烁，永远捉摸不定……} \\ \text{看看这个该死的渐近符号罢！啊，到底是什么呢，非要找到不可吗！?} \end{array} \right)$$

成功和快乐，是必须的吗？一个失败、痛苦的人生能否被允许存在？一个暴躁、痛苦、懒惰的愚人能否被允许存在？他只是一个偶然降生的生命，生下来只为了感受——感受一切。

疏野那没有生息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在舞台中央的小圆凳上。

他本来是要为一星期后的摇滚演唱会作筹划的。他已经伤破了脑筋；他的未婚妻，有着动人的双眼和迷人的名字——Lythia（莉西娅），也在咖啡馆和策划人员筹备着。他们的恋爱美满；但可怜的Lythia永远都不知道，为何无故就失去了认识11年的未婚夫——并且是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演唱会被迫取消——而这是他们的双人乐队的第二次巡演。第一次巡演明明早已大获成功——这更让她迷惘痛苦了。

Lythia 在那天之后近两个月，绝望地向警方索求最后的、能让她宽慰但实际并不能的事实；而警方一丝线索也不愿透露。她现身在警察局时，俨然变成了一个泼妇，开始大吵大闹，把自己的首饰和手提包狠狠甩向地面，试图索求着什么，全然不顾自己的淑女形象。

而网上的传言推测，疏野可能是因抑郁而死；但就算是Lythia，也无法合理推断。她当然是仔细看过疏野的手稿的——疏野总是时常兴奋、时常忧郁地递给她几张纸，用文字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想法。她心里很清楚，她所看到的，并不比警方发现的手稿多；他一定还藏着掖着。

之后涌现出许多访谈。Lythia 十分抗拒，不想出镜；但为了保护疏野和自己，她决定勇敢地坐在镜头前，塞住人们的嘴——她不想再被传言侵扰，头疼已经和她有过许多约会。可事实上，她又仍未



知道真相。而结果是，每次采访，Lythia 总忍不住泪流满面；她每次都试图回忆起什么，试图告诉外人什么，因为她想让这些回忆被记录、被实实在在地辨识。但她什么都回忆不起来；面对着摄像机，只能是用双手捂着她那尚年轻的脸庞，眼泪从深蓝色的双眸悄悄流下，在 Lythia 纤细修长的手指中寻找着庇护——一切都是徒劳。

可传言仍在继续；她只能在网上恳求那些博主不要再散播冒充真相的谣言了。她那敲打键盘和点击鼠标的纤细修长的手指，被网络上的狂妄言论攻击着，时常颤抖。但那时，似乎连警方也认为，这些言论所代表的，就是真相了。

她开始频繁地放肆大哭，不担心泪水毁了她精致的妆容——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化妆了；多么可悲。

她联想到了普林斯顿的卡内基湖和湖面上的华盛顿路桥，那是每当疏野遭受精神沙尘暴的侵袭后，最爱和她共度忧郁时光的静谧之地；就像林黛玉在沁芳桥畔的花冢葬花那般。疏野在此陷入了轮回；他每次都会捧起湖边微黄的水滴状小花瓣，轻轻撒在湖面上，看着它们远去——但随着去的次数增多，他撒花的量也愈来愈多。

而如今，Lythia 也常常去湖边撒花，坐在湖边，看着树在水中的倒影，幻想着和疏野在水中那另一个世界，一起坐在树头，感受着春夏的和煦、秋冬的孤寂。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她崩溃地想着。是以后的几十年，都没有机会了啊……

她突然无力地撑着草地，慢慢躺下；泪水顺着眼角，带着她的妆粉，留下一道浅紫色的泪痕。

如果疏野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和我讨论他做的那几首 Demo 罢；Lythia 晕乎乎地盯着草地发呆，想着。

此后，她仍时常呜咽着；但又坚定地生活着。

过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后，在第二次巡演之前她和疏野合租的月租公寓门口——那公寓，早在疏野读博士时，就已经提供给他和 Lythia 一个安居之所了——放着一份包裹。Lythia 才刚刚从悲伤中



苏醒；见到包裹，在拆开前仔细研究一番后，便又突然疑心重重，头晕眼花。Lythia 将其拿进公寓，打开门口右边的第二层抽屉，用刻刀划开后，便突然掉出一本书；紧随其后，是一张缓缓飘落的牛皮纸书签；还有几张信纸。她立即先捡起信纸；看后，便突然晕厥，昏倒在公寓那布满灰尘的黑色和白色交织的瓷砖地面。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Lythia 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她仍感到头晕目眩，就像发烧的感觉——她又回想起自己每次病时，疏野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那一点一滴。

不能再想了；她想。

Lythia 攥起那几张信纸，缓缓地站起，又急急地走出公寓门口。她刚出门走到楼梯平台后，便望见对面公寓门口，房东正杵在栏杆上吸烟。房东，和许多年前疏野和 Lythia 刚搬进来时相比，已经老了许多，脸上分布着无数皱纹。Lythia 朝房东轻轻挥了挥手；房东给出了一个大大的、亲切的微笑——这样一来，房东的皱纹愈发明显了，像几条河流急不可耐地想合并到一起。Lythia 继续匆忙地下了楼梯——她需要散心。

街道上的黄色出租车——安静地在柏油路上涌动着、上升与下降着；像落叶随溪流飘动，起起伏伏。

Lythia 站在街边，穿着红黑围巾，带着织帽，看着雪花飘落在一辆辆出租车的车顶。又是那么地像黛玉葬花；她想。

她又想哭了；她开始尽情地大哭。哭得那么地放肆，以至于经过的人都以为她是泼妇。可是她再也禁不住别人的目光，只好转进垃圾场，默默擦干泪水。她心里清楚——她还有一样未竟的伟大事业。

ω

CHAPTER 2

BPM:

下了一晚上的暴风雪后，新泽西州戴上了锃亮的钻石皇冠。第二天，钻石开始消融，新泽西州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好。

而 Lythia 还留在普林斯顿街道。外面是过于冷了，已经开始头痛了；她想。她驻足了许久，还是决定走回公寓——其他地方都太为嘈杂，唯有公寓仿佛仍有疏野的回响。

她徐徐走上楼梯。楼梯底部，有一位清洁工在火炉旁烧着一些东西。她闻着烟味，没有加快脚步，反而深深吸了几口气。我需要熏醒自己；她边走边想着，不忘往楼上看了几眼。房东早已回房，这让 Lythia 的心更为不安。她终于走回了和疏野共枕的房间，连鞋也没有换——疏野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但我真的太落魄了；她撑着床尾想着。

此刻，Lythia 继续无力地走到窗台对面的桌子前，扶着椅子坐下。窗户玻璃早已抹上一层絮状的雪雾，似乎在阻挠着她，试图遮蔽外面世界企图告知她的真相。

她缓缓转过身，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窗户的锁，并提起沉重的窗框，看着窗外的车流；可是一阵剧烈的冷风突然猛地拍打她的脸颊。但似乎 Lythia 在刚刚走在街上时还没有看够那些风景——那些她原本期待着和疏野一起探访的建筑物；她想和他走进内部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条走廊。黄色的出租车依旧涌动着，起起伏伏——她又想起那多少个和疏野坐着出租车去咖啡馆消遣的日夜。

既然现在如此悲痛，干脆拿起笔来，向他抒发一下我的想法罢；她想。

她坚决地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纸，抄起笔写了起来。

我最亲爱、最亲爱的疏野：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碰枪；更没有想过，你会选择用它结束自己的生命，抛下我一个人。我真的很伤心、很愤怒——你在生活中多数时候已经对我不管不顾，现在倒好，你走了，是想彻底逃避这个问题吗？虽然我知道，你喜欢用书信的形式和我交流，认为这样能够让我彻底了解你。可是，你并没有想过，正是书信语言的伪装、遮蔽与掩盖，导致我们互相沟通的效率低下，这容易产生千千万万的误解；误解之后，你竟然还坚持用书信辩解或抒发自己情感。我真的无法接受你这一执着。

你应该记得，你走之前的两个月，我们最后一次在床上缠绵。我知道，你是多么地期待——你每次都这样；而对于我，那一次是无尽的煎熬。在床单上，我完全无法享受该有的愉悦，反而后背出汗，头昏欲睡。似乎我们沟通的失败，只能通过亲密行为弥补；但事实上，你没有意识到，这只能让你我的情况更为恶劣——尤其是你的。缠绵过后的第二天，你似乎总是更为心事重重，并且一句话也不和我说，让我时常担忧是不是我前一天晚上表现得不合你意，还是我作为你的所谓救赎者没有尽到该有的责任。

噢，对了，说到救赎者——这个你突然丢给我的莫名其妙的身份，是由一位叫硅藻女士的人告知我的。这位女士寄给了我一份包裹，里面有她的信，还有一本书，叫《我怕！你别走》，书中竟然有着你最珍爱的那张牛皮书签。我推断，你和她往来一定很密切罢。总之，拿到包裹那一刻，我感到很迷惑、很失落——她到底是谁？你和她是如何认识的？为何不



告知我？为什么这些信里的内容，你愿意告诉她，却不愿意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失望。

可我更要告诉你的是，我读完信后，更加感到失望和莫名其妙了。这位硅藻女士说，你一直把我当成你的救赎；可是后面又笔锋一转，说我是导致你自杀的根本原因。我当然不怪罪硅藻女士了，我只会怪罪你——因为这些更像是你会在你的信中说的话。我相信硅藻女士一定还没有说完所有的未知的真相。事实上，她叫我务必在收到包裹的 30 天之后，在警察局见面——她将告诉我所有的真相。疏野，我倒要看看，有什么真相，你可以瞒我 11 年。想必，到时，我可能会悲伤得昏倒罢。

我现在并不想过度想象那时的场景，并不期待着那位硅藻女士将要告诉我的真相——我现在只想和你来一场将心比心的、诚实的、开放的口头对话。我只想这场对话持续十几个小时；这也值得，毕竟，这 11 年来，你和我说过的话真的太少了——而你经常怪罪于你父亲。而我只能无奈地说，这是你的问题。唉，不要看到我的语气是多么地恶毒，就断定我死了爱你的心——我是多么渴望你的在天之灵能够真诚地回应我啊！一想到，写完这一封长长的信后，你似乎无法看到它，就要被我扔进火炉，是多么地悲哀啊！

可是，为了理清思绪，为了能和诋毁你、捏造谣言的人对抗，我必须要写完这封信；自然地，还是因为我还有许多问题没有问完。

首先，我想问清楚：为什么你说我是你的救赎者？在我眼里，我一直视我们两人为平等的存在。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你把不属于我的责任抛给我，却并不为我指明我需要做些什么。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让我成为你的救赎者，从此缄默不语，让我自己去费尽心力挖掘你的、乃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你给我看了无数份你精心誊写的手稿，只是为了让我成为你的解密人，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往往让我心力交瘁；就算我真心诚意地想成为你的救赎者，我相信，换成别人也根本做不到。啊，到了这时，我反而意识到，我可能是成为你救赎者的最佳人选了——没有人内心的热情能够强烈过你和我；只可惜你放纵自己浇灭了我们的热情。

你又说我造成了你的灾难——仿佛我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可是我也并没有看出你把我当作你的医师——你的行动证明了，你信任硅藻女士、信任 Kowalski 先生、信任我素未谋面的沈医师，都多于我。我自然理解——因为我是你问题的根源嘛，怎么可能找我诉苦。我真是可笑；不过你也挺可怜和可笑的——啊，更多是可恶。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感到嫉妒——我看不出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只看到你的眼里不会有我。

我的笔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我无法停止想念你。以后的几十年，我再也遇不到一个叫疏野的人，一个让我感到前所未有地浪漫的人。每每想到这，我总会很悲伤，接着是焦虑，最后是头晕目眩，随时要睡下——因此最近我也减少了出门的次数。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坐在我们准备巡演时住的公寓的床上；我随时可以趴在床上，嗅着被子上的清香。那是你和我同床共枕时留下的，但我相信，那更多是你的气味——我全然无法描述。你说你喜欢我头发的玫瑰香，以至于都快成陈词滥调了；但你不知道的是，我坚信我对你气味的爱胜于你对我气味的陶醉。

哎……我只能承认这一事实——不知对我是宽慰还是打击——只有每天雷打不动的拥抱和亲吻仪式，能够让我感觉到被爱。自从你离开后，我才开始认真思考，你是认定其为一种程序，抑或是将其视为真心诚意对我的祝福和爱。在此之前，我一直把这看作你最具有浪漫气息的作为——原谅我只找到这么一个抽象而又严肃的词。只不过，只能在你走后，我才能提这么一个建议——以后拥抱我，可以不那么鲁莽吗；我总是被你拉扯得生疼。啊——我明知再也见不到你了啊，为何还要自作自受，写下这么一句让我今晚又要伤心欲绝的话呢！

说到拥抱，我仍记得——我甚至不用刻意地记住，因为你常常这样——常常忽地飞奔过来，突然抓紧我的手臂；或者，当你就在我身旁时，你会毫无预兆地突然侧身抱紧我。每次你做出这些奇怪的举动时，一定会紧接着一句：我怕。你似乎从未认真和我探讨过你内心的恐惧；我只记得你竟然在经过我房间，往里看了一眼时，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怪异行径。当然，久而久之，我对你的这种行为是产生了十足的厌恶；我不想承认这一点。可是，就像



我这封信之前所说的——你若视我为救赎者，就应当为我指明方向。这看来是十分矛盾了，但毕竟你要认清一个事实——我并不是你的救赎者，而我又是多么急切地想帮你，因此我务必知道“救赎”你的方法。可是你在书信中传达给我的又是多么地隐晦——你仿佛成为了雅思贝尔斯、尼采和海德格尔——你并没有成为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偶像；而是成为了他们思想的傀儡。我敢断定，你常常放在嘴边的所谓“向死而生”，最后一定成为了你离开的借口罢了。我只能效仿着你，文邹邹地说一句——你没有做到非历史地活着。

是啊，说到非历史性，你对此却是有作出选择的——你竟会选择遗忘你的成就，而铭记你的罪恶，以至于甚至要带着它们过活。我常常质问你，你又说——这都要怪罪你的父亲。写到这里，我也不禁要思考——你父亲究竟对你做了什么，而你又为何有这个勇气，遮蔽着事实，不愿透露给我呢？你给我看过的手稿，大多是你成年后让你引以为豪的反思；而你儿时幼稚的、你自认为不值一提的呼喊，就那么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我至今不能窥见。我这几天总是想，或许那位硅藻女士能给我些许线索和安慰罢了。等等，安慰——多么荒谬。只有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过度理性时，才说得出口——是的，除非他是救赎者。但我不是啊！疏野，不要给我安排得妥妥当当；我只是一个深爱你的人，无法逃离你的人，无法停止思念你的人——即使你还活着时也如此。

我无法逃离你思想的阴霾，而你似乎也无法逃离你自己思想的桎梏啊。还记得五年前，你获得菲尔茨奖时的情形吗？你飞往我的家乡，参加 ICM 的颁奖典礼。我仍记得，你甚至提前很久就把自己的演讲稿准备好了，可见你信心十足，甚而是自大得有点愚蠢了；总之，你是多么地兴奋。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菲尔茨奖，以至于你竟能搁置自己的摇滚梦想十几年之久；可是当你获奖后，你打电话给我的语气是多么云淡风轻——轻轻带过，便开始转向对我家乡的讨论，逼着我认同你的观点，做你的导游。总之，你是多么地轻视自己的成就，仿佛它们唾手可得，而你对它们不屑一顾。你无论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还是作为一个鼓手，都太过于低调了。我是多么心疼你——与其说心疼你没有把你的成就放在心上，不如说心疼你从未重视你自己；想必是被你父亲或者你周围的人带坏了罢。

（原谅我写得毫无逻辑）我如今还无法忘怀上一次和你开巡回演唱会的情景。看看你是多么潇洒，我是多么放纵，而观众是多么富有激情啊！我不知为什么你不会珍惜那时的一切，仿佛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不值一提。“非历史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真是讽刺。这样说来，想必你也不记得我们初次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那场 *debut* 了罢……你特地要求我染发并剪短，把我弄得像我们共同的偶像 Hayley 那样；你就说你喜欢这样，实际上我也喜欢——但我不喜欢你把我当工具人那样。但似乎我不当你的工具人，你就仿佛无法被救赎；可是你是有强大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一个人啊……

我现在还在回想，究竟是什么让你崩溃了……是你父亲的离世吗？我很抱歉没有在他走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我的父亲也病重了，我只能留在柏林；可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想陷入两个父亲谁更重要的争论中。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我不想也不敢再写了，每一笔回忆仿佛都把我拉到你面前，接受你的审问——我真的不想我们之间变成那样；我真的还很爱你，很想照顾你，很想把你带离病痛，远离死亡。可是你还是不假思索地离开了我……

你别走，我求你了……

Lythia 停下了手中的笔，开始放肆地哭——嚎啕大哭。她趴在桌子上，眼泪浸湿了信纸。她连忙缓缓擡起头——这封信接下来还要接受神圣的仪式——转而走向床头，抓起被角，深深嗅了一下，期间没有停止哭泣。

20 分钟悄无声息地走过，Lythia 早已哭干了眼泪。她终于决定站起身来，走向床边的小黑箱子——那是她在疏野情绪崩溃时她的定心之物；那是她父亲在临终时赠予她的单簧管。她打开箱子——确切地说，是精致的盒子——一阵沉重的乌木香便扑鼻而来。

她原本是多么厌恶单簧管，亦是多么厌恶父亲；可现在一想到疏野的离奇的死，她便为他感到悲壮，总能想起儿时听 Sabine Meyer 所演奏的 *Adagio ma non troppo (2nd movement) from Clarinet Concerto No.1 in F minor, Op.73* 里的几处动机 (*motif*)。

Lythia 略显吃力地拎起那装着单簧管的黑箱子，准备往外走。走到楼梯平台却发现忘拿了信，又



拿着箱子走进房间，拿起信并装入信封，又往外走；单簧管又落在房间里了。如此往复，竟循环了 3 次——仿佛她也陷入了疏野的困境。

她仿佛终于准备就绪，把信装进箱子里，急急地冲出公寓门口，跑到平台栏杆一侧，探头往下看；那个清洁工还在烧着东西，微浓的黑烟冉冉而上，熏着 Lythia。可是 Lythia 并不躲避；她竟反而在这烟熏味中找到了一种归属。

她有一瞬间感到心底是那么地安逸——周围是如此安静，只有铁桶里的垃圾在噼啪轻响着。这一瞬间是那么漫长，可惜又是那么短暂；转瞬间，她已到达地面。她打开箱子，准备着。

一旁的清洁工并没有理睬——直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出现在他耳畔。

先生，您好。可以允许我把这封信烧了吗；Lythia 俯身问道。她手上的信是如此精致，她留意不到，但清洁工留意到了。

小姐，这不会是什么重要文件罢——烧掉了我不负责的；清洁工忐忑地问着。

这只是我的随笔草稿，我有备份的；Lythia 撒着谎——她并没有备份；她不想留存着这份痛苦的回忆，只想留存她和疏野的爱——可是这份爱仿佛在信中已经体现完了。

好罢，好罢，你放进去罢；我也歇会儿，已经两个小时了……；清洁工边说着，边走到垃圾袋旁，挨着它坐下。

信被 Lythia 投进了铁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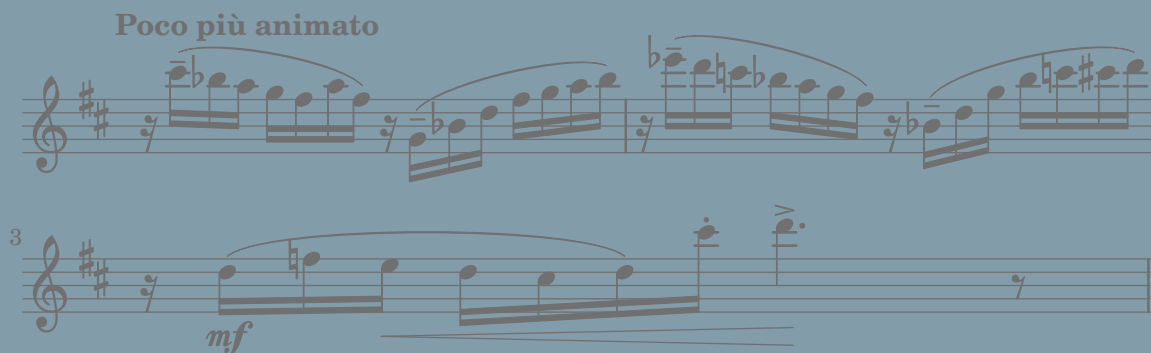
一股硕大的黑烟从铁桶冲涌出来，直达二楼、三楼；她抬头仰望着——那一定是疏野被污染的灵魂罢……

她终于将单簧管的笛头抵住嘴唇；可是她快演奏时，吸了几口浓烟，咳嗽起来。她也并不管，开始奏起那段弥漫在脑海中的动机；她将这一段动机命名为：荒诞。她缓缓地绕着铁桶转起了圈——她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进行破幽冥界¹²仪式——那是疏野和她普及的香港民俗——只为了让疏野超脱。她徐徐地演奏了起来，在清洁工看来，是那么流畅；可是她自己知道，几年没有练习，早已生疏了许多。

洁白的音符——犹如她的平静的心——飘荡出来。



她实在忍不住咳嗽，吸入了大口大口的浓烟。缓了一会儿，她又坚决地吹出第二个动机；这次名为：恍惚中的第一次控诉！——因为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单簧管的尾管因她吸了几口黑烟而冒出了几大串灰黑色的音符串。她一时控制不住气息，吹得十分微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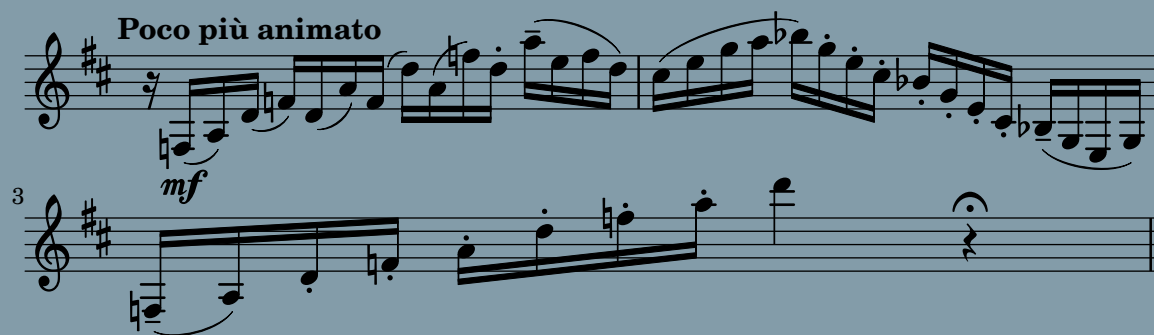
多么讽刺啊，这个礼俗原本是他教给我的，如今渡他的的只有我了……；Lythia 略显哀伤地想着，停了下来。

这时，Lythia 看到房东的公寓门开了。房东略显肥胖的身躯蹒跚着走出，推挤着门框，走向了阳台。Lythia 有那么一瞬间，产生了不可言说的慌张。她看见房东的微笑似有似无，是那么像恶魔。

不，不能这么想；她连忙制止了这个想法。她很快适应了浓烟中吹奏——就像她很快便适应了



她和疏野之间畸形的爱那般。接着，她继续坚决地吹出了第三个动机——仿佛受到什么召唤——并命名其为：第二次坚决的控诉！



其实我要控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是宙斯罢，疏野老是提到他；Lythia 把抓着单簧管的手缓缓垂下，沉思着。那无尽的延长音，伴随并持续产生着一种空洞，栖息在 Lythia 脑海中，不曾逃逸出去与黑烟共舞。

房东的微笑渐渐消失了，但和清洁工一样，他们在两端都鼓起了掌。Lythia 羞涩地点了点头，心里默念了三声。

愿疏野安息！

愿疏野安息！

愿疏野安息！

她又突然感到悲恸，手中的单簧管差点掉落在地，又突然被 lythia 紧紧抓住。房东似乎发出了一声冷笑，然后又蹒跚地回到房间里。

Lythia 几乎瘫倒般坐在地上，开始大哭——她早已决定，这是她最后一次流泪。可是那大哭，只挤出一滴苦涩、迅速蒸发了的眼泪。那是她在疏野死后的第 203 颗眼泪。

清洁工上前来打听情况。



小姐，怎么了；他抓着 Lythia 的手臂，紧紧地扶着，满脸紧张。

我没事，我只是经历了我必须经历的痛楚而已；不过现在不方便说了……；Lythia 终于缓缓爬起，把单簧管放进箱子。清洁工发着呆，也不知说什么好。

我叫 John，这是我的号码，如果你有急事，你可以找我；我或许听不懂，但我可以聆听——哦对了，你刚才的演奏让我十分陶醉，我在想你是否可以教导我的女儿……

我很乐意；Lythia 只说了四个字，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可与人们建立联结的机会，心中是有那万千言语静待喷涌的。她记下了号码后，便和清洁工道别；而后拖着沉重的黑箱子，往公寓走。此时她爬楼梯也已很费劲了。

终于到了床边。她轻轻放下箱子，躺在床上，很快便睡着了；但可悲的 Lythia 根本不知道，她将会做一个她此生中最长的噩梦。

CHAPTER 3

ℒ
BPM: σℓ

新泽西州的天气仍是一如既往地好。仿佛整个新泽西州已经忘记疏野的存在和他的丰功伟绩了。他的死，在人们看来，正如他在访谈上表现的那样，是过于出世和超脱导致的——自杀。甚至于，人们谈及此，竟似乎还对他产生了一丝鄙夷——如此聪慧的头脑，却落得如此结局，连人生问题也想不清楚。呜呼哀哉！冲动是魔鬼啊！人们自以为是地大声呼叫着。

离普林斯顿街区约莫一英里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诊所。这里接收着几十个病人；大家虽然都病着，但是人人都视彼此为亲人。诊所内从来没有戾气，人们不会争吵和打斗。

疏野也是其中一个病人。他是最早的那一批，因此他近乎认识诊所里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诊所是他最爱去的地方；整齐苍白的灯管列成一条直线，像铁轨般切割着房间，充满秩序感——正合他意。此时，正值他数学事业的上升期；他终于拿到了 J1 签证，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也能时常回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研讨并参加各种活动；但离他拿到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菲尔茨奖还有几年。同事和老教授们都非常尊重他；而他彼时并没有展示出令常人无法理解的冷酷和孤僻，也对同事们报以热情。

他走在诊所干净得反光的地板上，象牙白与珍珠白条纹流动交汇于瓷砖之上，菱形的瓷砖整齐地平铺着；反射的灯管镜像仿佛一束高速列车，带着他去往他的主治医师 Kowalski 先生的诊室。诊室里很凉快，天花板那几部中央空调极尽全力吹出自己最后一口气——将打印机的油墨味与电脑主机运转散发出的塑胶味混合在一起；那几排矗立着的电子屏幕也发着冰冷的淡蓝色的光，显示着诊疗人员的名单。

所有这一切对于疏野来说，是过于冰冷了；可是这里的医师、护士、值班人员、病人又都那么热情，持续地温暖着他的心，进而从内而外渐渐温暖着他的皮肤。他的焦虑似乎从毛孔逃逸出去了，这让他放慢了脚步。放慢脚步后，他在经过一排排椅子时，能听到病人们在讨论什么。他们并没有讨论消极的东西；而是用略显兴奋的语气，各自聊着出院后自己的美好计划。

哎，我也想摆脱病症啊；疏野无力地想着。

此时，他的手上攥着三四页手稿，用精致的花体英文写就。正当疏野失望地盼望着时，他的手指攥得更紧了，指尖迸发出几条折痕——那折痕竟和字迹如此契合。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疏野继续想。他略显紧张地握住门把手，向下扭按，另一只手拘谨地敲了敲门。门中间有一块小玻璃，玻璃上有几条条纹；他能从条纹缝隙间看到医师的一举一动。医师并没有看疏野——或许是因为看不见他——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疏野礼貌拘谨地进去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进精神诊所；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进这间诊所。他第一次进的竟也不是诊所，而是精神病院。那可是多么惨烈——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甚至还没有如今的远大理想；他还留在上海。他去的是上海的一所普通精神病院；当他被带进去时，他满眼仇恨，憎恶陪同他的父母，无视他当时的医师。



他被带进去医院之前的那天早上，还带着一张被子过去教室上课；等到老师开始讲课时，就蒙在头上，被褥刻画出头顶的曲线，像一只色彩斑斓的幽灵。显然，他在吸引着注意。之后，他又急躁难耐，又坐卧不安——他真的试图躺下，因为椅子和过道间有装书的箱子。他缓缓地将头枕在箱子上。到了下课时分，可悲的他见没有任何人有反应，便直接爬上了走廊外的窗台，干脆利落地将右脚跨过栏杆，身体开始向外倾斜，准备坠落；他差点死在了学校。他只想被人看到。他并不是出于抑郁的原因而去死，而是过于躁动。我这一死，将是一个传奇的陨落；他自大又悲情地想着，自我感动着。

终于有人看到了。先是级主任，然后是疏野的舍友。级主任带着哭腔紧紧拽着他的小腿——近乎绝望，仿佛他死了，她的整个世界也要崩塌。几个人拉扯着，僵持了几分钟，才能最终将他拽下来；右脚的鞋磕到窗台边缘，脱落在地面上，而并没有飞出窗台外——仿佛鞋子并没有准备好告诉世人他的壮举。

他的眼睛蒙着水雾；他感受着他们帮他穿上鞋子，感受着他们把他安置在走廊尽头的椅子上。你是不开心吗；级主任问候道。他不语。真的只是不开心么——此后的几年，他一直反问自己，也愤怒地反问着那个在心中虚构的级主任的形象。是沮丧，是愤慨，是无言；这些他也懒得说出口了。于是，那个早上，他一言不发地，就坐在那里；直到父母来到，对他嘘寒问暖，并把他撵走。

来到精神病院后，他开始观察——审视——周围的人。周围走着一些病人，似乎病得比他重得多，仿佛已经死了。他心生鄙夷地看着他们——他们这些人，成天聊着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只是落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罢了；他想。可他知道，此时，他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但他的确和这些病人不一样——他的能量高涨，但只是没有选择在他所处的世界爆发。

发怒并不是他定义的能量爆发，而是能量泄露；而他很快就要这样做了。他被母亲带进了诊室。坐在他眼前的医师平静地分析着他的病情；而对他来说，医师的平静是对他的羞辱。他再也无法忍受——他狠狠地把手卡在突出的红木桌边缘，四只手指攥着边缘下未打磨的粗糙的木面。松手。一——二——三；医师恼羞成怒，威胁着他。他更加紧地攥住桌子了。医师暴力地抓着他的小臂，猛地一推。他被推开了，四只手指全破了皮。他开始大喊。关禁闭罢，医师冷酷地说。他的母亲早已吓得不敢出声，仿佛



一直不在场；此时哀求着医师不要如此这般。医师无视了她。医师重复着；疏野也重复着。重复叫喊，拒绝着；又因拒绝看起来像在恳求妥协，又变成对医师的辱骂。这笃定了医师的决心。疏野又尝试自证——但一切自证于此刻都是徒劳的；一向理性的他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他被关进了禁闭室。他被人用尼龙绳反绑双手，捆在一张冰冷的不锈钢椅上。神奇的是，从医师离开他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停止了叫喊。他的内心试图以自己的突然平静，让人们误以为他已被彻底激怒。但没有人管，禁闭室内竟也没有人看守。又是自我感动罢了，你还是停下罢；他想。不过，你冷静下来想对策，或者表现好点，也许能早点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他继续想。

一个小时候，一个矮壮的保安走近了铁栏杆门。没事了，孩子，出来罢。他说。疏野并没有怎么心怀感激，走了出来。他才发现母亲一直在拐角处默默等候，眼角早已布满泪水，止不住地擦拭；手上拿着几张诊疗单。她急切地走过来，看了看疏野的手，又拉着他，不敢很急地迈步，而只是缓缓地拖着他。

疏野，你的堂兄在这里工作，认识这里的另一个医师，她或许能看看你的情况；母亲说。疏野不回答。两人便默默地走到取药窗口对面的几排椅子间；疏野虚弱地躺下。母亲却不紧张，只是流着泪水，等着他睡，等着他醒。

疏野要求住院的房间必须是单人间。母亲替他询问着；护士冷冷地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特权。

疏野一生中最无能的时刻到来了。他走到一扇半开的旋转门前，愤怒地将门砸向门后的墙，重复着。所有的人——医师，护士，值班人员，病人，陪同家属，还有他亲爱的母亲——都停了下来，不知所措。疏野瞪着一双怒目，盯着他视线里的所有人。他一言不发；因此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要求没被满足而让他狂怒。大概率是罢，几乎所有人都这么想。只有疏野和母亲不这么想。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些事情——在家里的，在学校的，在他笔记本里的，在他脑海里的。

静默的人群中走来一位女医师。她便是母亲所指的那位医师，姓沈；她体型微胖，戴着一副圆框



眼镜，眼镜下的双眸清澈温柔。见到疏野，她用一种隐隐带着诙谐的干脆的语气劝说着。有什么事能让你这么恼怒嘛；她说。疏野并没有认真理她；但神奇的是，她竟没有激起他的怒火。

疏野后来回忆，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就与沈医师笑脸相迎。他虽然对所有人称自己从不为任何一件事后悔；但他的笔记本不会撒谎。

疏野终于愿意和沈医师进行对话了——心平气和地对话。住院手续很顺利；但不知为何，疏野要求住院陪同家属要换成父亲。疏野之后承认，他认为父亲能承受他的怨气，而担心母亲心力交瘁。他面临的的是一个多么挑战他的道德难题啊。

疏野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几乎不怎么出去走。他要么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要么发呆。

疏野坐在诊室内，手上拿着他那几张手稿；这只是他十几本笔记本中摘抄的一部分罢了。用花体英文誊写以前的笔记成了研究数学外他最热衷的爱好；他有着近乎严苛的摘抄标准，字号大小、行距、倾斜程度、整齐度和协调度均要把控，而他这种极端的强迫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着他，剥夺着誊写的部分乐趣。

他把手稿递给 Kowalski 先生；Kowalski 先生每页手稿都看了几分钟。疏野心感宽慰；没有人——除了 Lythia——会如此认真地阅读他的手稿了。只不过，Kowalski 更像在审视。不过，也只有审视，才能治好我了罢，他想。主治医师一言不发地在电脑前熟练地敲着键盘；疏野对这种看似冷漠的诊疗方式早已习惯——他已不是第一次来这个诊所了。甚至，这是他最喜欢的方式：医师根据手稿，像函数般向电脑输出文字；输出文字是否深刻，就看函数的复杂程度了——医师的造诣决定一切，也决定着最终的治疗效果；不过疏野完全相信 Kowalski。而这种比喻也几乎成了他的职业病的体现——凡事都离不开数学，倾向于让数学决定自己的生活。

不过，他又开始怀念起沈医师了。自那以后，又过了四年，他和沈医师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疏野都能背出她开的诊疗单上的所有药名。啊，这该死的碳酸锂，四年了，到这里都还要吃；他愤恨地



想着。碳酸锂，不是电池的原料么；现在倒好，天天吃，年年吃——怕是之后要得痛风了罢；他托着下巴。

啊，真安静；他翘起了腿。

Kowalski 敲键盘已经三分钟了，清脆的咔嗒声像在给疏野助眠——自从患病之后，他就没睡过好觉。真想趴在键盘旁边睡一觉；他想着，然后突然坐直了腰板。

Kowalski 打印好诊疗结果和诊疗单，递给了他。你最近应该了解点中国古典文化；医师说。你的思维太线性了，同时又过度分析周围的事物；你知道，这是你痛苦的根源；医师继续说着。疏野听进去了；他开始怀念他的家乡，那些充满着中国元素的美好事物。身在普林斯顿，那一切都变得神秘起来——神秘是比陌生可怕得多的概念。他甚至记不起父母的模样。父母还好吗；他担忧了起来。

如今，他也能背下手上诊疗单上的大部分内容。这种枯燥乏味的诊疗流程并不让他厌烦；相反，他总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这次，他学到的的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道理：自己的问题没啥大不了的。

他再次礼貌地和 Kowalski 道谢，走出了门口。门外还坐着等候的其他病人。疏野感到愧疚，似乎自己拖延了时间。但这里的病人们不一样；他们向他点了点头，有的甚至在微笑。疏野感到，似乎只有这些亲切的人们才配得上自己的愧疚。他也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蒙面病人起身走进了 Kowalski 的诊室。

走出诊所，他便绕过了两条街道，走向了和 Lythia 合租的公寓。公寓在二楼；楼梯紧贴着陈旧的红色砖瓦墙，直直地弯折着。他踩在楼梯上，眼睛斜视着上方的墙瓦。他回想起了南京的城墙。或者，是成都的吗；他自问道。

噢，忘了向房东交租金了；他突然略显大声地叫了出来。

疏野转身又走下了楼梯，差点绊倒。房东就住在对面，也是二楼。他以前一点也不怕房东，不把房



东当生人——因为自己有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津贴，收入稳定，从来未欠过房东债。数学家应有的品行罢了；他以前时常自豪地想。

如今，疏野却因自己的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现在不仅怕房东，还害怕 Lythia —— 尽管 Lythia 声称她将会无条件支持他。

他还是像往常般矫健地爬了上去，礼貌地敲了敲门。咔嚓一声，锁开了；门微微打开，客厅昏暗——疏野根本看不清居室内的布局——一向如此。一幅慈祥的面容显露出来。疏野此时此刻才突然意识到，房东和敲键盘的 Kowalski 是多么相像——除了房东更为热情一点——热情得多。

疏野从方正的黑色公文包中拿出一些绿油油的美金；这个月的租金，又要委屈 Lythia，让她分担大部分了，疏野羞愧地想着。他忐忑不安地将这些绿色的钞票递给房东，仿佛随时会漏掉几张。房东数了数——数得那么仔细认真，使得疏野缩在后背的手缓缓地攥紧。房东确认无误后，便微笑向他示意，又对他说了些祝福语。疏野也高兴地回应，松了一口气。随即他缓缓地离开；觉察到房东关门后，他加快了脚步。

终于能和 Lythia 见面了，他心想。此时，他和她已经认识了一年；他比她大整整七岁。七岁——疏野想都不敢想。他似乎是有意找比他年龄小得多的女性来当伴侣的；他认识到，女性思想早熟，而自己就算年过三十都无法处理她们十五岁就能轻松应对的琐事。但也因此，她年龄不可太大；不然，生命中只会多出一个老成的、不停管教自己的女性角色。他又想到——自己的偶像之一——数学家哥德尔，反而却被比他年长的女人深深吸引。疏野怎么也揣摩不透哥德尔的心思。

他拿出钥匙，开了公寓的门。Lythia 正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翻看着一本微分几何读本。她的两簇浓密的短发蓬松地舒展开，眼窝深邃，眼神忧郁而可爱；鼻梁小巧而高耸；面带微笑；深蓝色的瞳孔闪着烛光——她面前的香薰蜡烛殷勤地献着香气。疏野一直在找一个比喻；噢，是的，她的双眸像天坑地貌——像湖面的湛蓝从天顶的残缺中逃逸——那般深沉神秘。看到疏野归来，Lythia 顿时心花怒放，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把书反扣在门前的矮小的圆桌上，给了疏野一个亲切热烈的拥抱；随即又给了他一个吻。拥抱和亲吻是他们认识三个月后就约定的仪式，每天都必须执行。



他们拥抱了几十秒；疏野闻着 Lythia 头发间朦胧的玫瑰香。

那香气，是多么地深邃；前、中与后调，层次是那么地丰富——每当他和 Lythia 同床依偎着入睡，从后背搂着 Lythia 时，多亏了他的失眠症，让他得以慢慢地品鉴这些层次：初闻自然是浓郁的玫瑰香了；随之而来的是沉稳的乌木烟熏香；而一阵清新的香草味，将会于他入睡之时款款步入他的鼻腔。这一切，让他回想起他们第一天见面之时，Lythia 所穿的裙摆；那裙摆织着巴洛克式的华丽花纹，随风起舞——不，随着 Lythia 的舞步起舞。真是奇怪的联想，他时常想。类似的联想还有许许多多。

而此时，疏野和 Lythia 仍紧紧地、幸福地拥抱着；但有时，越是这样，疏野越恐惧——这代表 Lythia 逐渐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地成为他唯一的依靠，是他赖以生存的空气、坚定地托举着他的大地；他更加不能失去她了。一股巨大的空虚感与恐慌缠绕着他的脑壳；Lythia 的身躯仿佛在闪烁，似乎随时要消失。疏野突然感到无比窒息；他松开缠绕着 Lythia 纤细腰身的手臂，紧张地握着她的手，仔细地与她对视。Lythia 并未察觉，只看到疏野眼中闪烁着深情，却不知这像鲜艳画布的瞳孔背后，涂满了多少迷惘——像梵高的画《草地》那样，表面是绿色的草皮；厚厚的颜料下面，却打满了草稿，画着一个面色看似憔悴的妇女。

啊，疏野自从认识 Lythia 之后，再也不敢愤怒；只剩下悲伤、忧郁和焦虑盘旋在他耳旁、眼前、背后，它们有时会偷偷钻进 Lythia 玫瑰香的发丝间，渗进她的大脑。是的，Lythia 也时常为疏野担忧，感到悲伤、忧郁和焦虑。

主治医师有对你说什么吗，她问。

他让我重新感知有关中国的一切；他答道。

噢，中国吗；她说。你还没带我去过那里呢；她已经不止一次这样问了。

我肯定会带你去的；他急促地说，但并没有不耐烦。

他们齐齐倒坐在沙发上，互相依偎着对方。Lythia 让疏野给她看看他的诊疗单，疏野便拿出来递给了她。



其实和我的手稿写的差不多嘛，他说。

但是医师总能给你一些新思路啊，有些是连我也给不了你的；Lythia 说。

你若是把每次诊疗后医师给你的建议串起来，不就是一条线索嘛；像解谜一样，多好玩。她继续说。

看来我没有仔细读，疏野苦恼地说道。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了圆桌，停顿着，并没有拿起那本书。你看到哪里了，他问。

看到曲率张量那部分了罢，卡在那里很久了，她说。

疏野终于还是拿起了那本书；他将大拇指放在书的外切口，随便一翻，却直接便翻到了书中介绍 *Gauss-Bonnet* 定理的那一章，章节每一页都早已写满了她密密麻麻的草稿——之前的章节也是如此。他又合上书，看看那尤其发黄的中间外切口部分；由此知道，Lythia 常常啃读 *Gauss-Bonnet* 定理。她一定醉心于那一条简洁优美的公式罢，他想。书中那条公式早已被圈起，周围作满了注记，描述着公式的适用范围。

$$\text{局部 Gauss-Bonnet 公式: } \iint_{\mathcal{D}} \mathcal{K} dA + \oint_{\mathcal{C}} \kappa_g ds + \sum_{i=1}^n \alpha_i = 2\pi\chi(\mathcal{D}).$$

此公式统一了单连通与非单连通情形。

书页的背面写着很小的几个字—— 2π ：完满。

难道，她也和我一样，信奉着无穷的轮回和循环吗；疏野看着那行字，惊奇地想着。他又看着那双重积分号 \iint 、围道积分号 \oint 与求和号 \sum ；它们像猎户座的腰带三星，整齐地列成一排，全面地诉说着一些几何规律，守护着 Lythia 这本写满了满天繁星般草稿的书。他这才留意到，书已经十分残旧了。

啊，他感叹着。是的，他和 Lythia 都是普林斯顿的高材生；只不过疏野已是正规研究员，而她仅仅只是本科二年级学生。仅仅是本科二年级啊，她便已能理解内蕴几何学的内容，并悄悄植入自己的哲学见解。而疏野本科时，只能在外在几何的浅滩上打滚。显然，疏野爱上 Lythia 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天才。微分几何是比数论——或者说解析数论和超越数论——神秘得多的学科；疏野自己



认为。他惊讶于她的游刃有余，仿佛那些 *Christoffel* 记号和 *Riemann* 记号能被她像串项链一样串在一起——他此刻，正翻看着那公式前前后后铺满的神秘的草稿——那草稿处处体现着工艺人精神。他注视着那一串项链：

Christoffel 记号与 *Riemann* 记号：

$$\begin{array}{c} \vdots \\ \text{第二类 } Christoffel \text{ 记号: } \Gamma_{\alpha\beta}^{\gamma} = \frac{1}{2} g^{\gamma\xi} \left(\frac{\partial g_{\alpha\xi}}{\partial u^{\beta}} + \frac{\partial g_{\xi\beta}}{\partial u^{\alpha}} - \frac{\partial g_{\alpha\beta}}{\partial u^{\xi}} \right); \\ \vdots \end{array}$$

偏微分符号 ∂ 像上下两截复活节巨人像，整齐地矗立着。他注意到，那些上下标 α 、 β 、 γ 似乎是轮换对称的——像埃舍尔所画的被拧成三叶结的莫比乌斯带那般，在三个端点追逐、缠绕着。但 Lythia 后来严肃地指出，这种想法是流于表面的。

他开始嫉妒 Lythia —— 嫉妒她思想内核的深刻，有时还会秉承自己的阿 Q 精神，认为她深度的思索反而是一种虚伪——但他又同时爱着她；如此矛盾，让他欲罢不能。而他是如此地嫉妒，甚至时常大于对她的爱；以至于，后期约会时，疏野总是固执地要求和她进行知识竞赛——在客厅，在咖啡馆，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互相出题；让 Lythia 证明初等解析数论定理，自己则证明初等微分几何定理。最终总是 Lythia 优胜，写下的证明优雅、简洁、落落大方；疏野则总是绞尽脑汁也只能挤出一两个公式，随着墨水一起滴在纸上，拼凑着。真是一点也不像样，他常想。

他拿著书，仍在回想着。他的强迫倾向让他无法停下这一切记忆的翻涌。

最终，他决定和她出去走走；自然是去咖啡馆了，这是他最爱去的地方。相比于啤酒，他其实更爱苦咖啡——毕竟，吃着药，也沾不得半滴啤酒；况且，咖啡馆里有着各式文学书，正好可以治一治他的职业病和心病。

他们相继走出公寓。Lythia 锁上了门。来到楼梯底端，Lythia 立即小跑着，拉住了疏野的手。啊，两个天才，各有锋芒；却愿意暂时磨平自己的棱角，互相爱着对方，像两只橘色小猫——两团炽热的



橘色火焰。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太阳对于疏野来说，是神；对于 Lythia 来说，它就是疏野。他们经过尚未亮起的街灯，走到马路对面，又沿着马路走了几百米；终于走到了方便叫出租车的地方。这一切辛劳都是惯常。咖啡馆离公寓约莫 20 分钟车程；尽管如此，两个人都不忘拿着一本书。

Lythia 仍然拿着那本微分几何书；疏野则拿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随意地浏览了起来。他其实早已看过——却忘光了；现在又从头看起。

他曾热爱哲学，但那毕竟和数学不一样：他就算拿着 Lythia 的微分几何书，也能在任意的浏览中揪住几个公式，并专注起来——显然是因为他看得懂；其次是他看出了内在更深的结构——尽管没有 Lythia 那般理解得如此深。他甚至不敢说，自己对解析数论和超越数论的了然如指掌，是否胜于 Lythia 在微分几何中的驾轻就熟。她的驾轻就熟，是那么让他印象深刻。

疏野又开始发呆了——他还在想着自己刚刚看到的局部 *Gauss-Bonnet* 公式。点、线、面，元素多么齐全；他紧张的心舒缓了下来，开始赞叹着、又嫉妒着 Lythia 的敏锐。他本科时，早已知道微分几何中曲率和挠率的概念；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熟知的“曲率”和 Lythia 所着迷的“曲率”，早已不在一个层次了。而他因为不熟悉，萌生出了喜欢的念头。他开始怪罪自己——似乎数学家不会“喜欢”某一特别的概念或定理。

可他仍尤其喜欢那么一条简单的定理——在公寓里，他翻找着，翻过了 *Riemann* 曲面、Gauss 绝妙定理，又慌忙地跃过了第二基本形式和第一基本形式——十分庆幸地在书中找到了它：

定理: 假设曲线 $\mathbf{r} = \mathbf{r}(s)$ 的曲率 $\kappa(s)$ 和挠率 $\tau(s)$ 均不为零，其中 s 是弧长参数.

曲线落在球面上当且仅当曲率和挠率满足关系式

$$\left(\frac{1}{\kappa(s)}\right)^2 + \left(\frac{1}{\tau(s)} \frac{d}{ds} \left(\frac{1}{\kappa(s)}\right)\right)^2 = a^2,$$

其中 a 为任意常数.



他特地寻找着这条定理；意料之中，他在书中很靠前的位置，便找到了。他陷入了回忆——就像被雷电击中了般，迟迟不能将目光移走；他回忆着当初，自己如何愚笨地在绘图软件上，遵照着这条优雅的公式，凭空捏造出几组曲率和挠率——啊，该死的点乘和叉乘；他时常想着——拼凑着参数方程的三个自变量；好让自己看看曲线是否真的落在球面上。他认为这种方式十分愚蠢，但他真的只能以这种方式研读微分几何。

他将视线移向了证明——似乎在准备预谋什么。

证明：I. 必要性: 假设曲线 $\mathbf{r}(s)$ 位于半径为 a 的球面上, 则存在常向量 \mathbf{C} 使得：

$$\|\mathbf{r}(s) - \mathbf{C}\|^2 = a^2.$$

：

$$\text{可得 } \alpha(s) = -\frac{1}{\kappa(s)}.$$

：

$$\text{代入 } \alpha(s) = -\frac{1}{\kappa(s)}, \text{ 得到 } \alpha'(s) = \frac{\kappa'(s)}{\kappa^2(s)}, \text{ 整理后可得 } \beta(s) = \frac{\kappa'(s)}{\tau(s)\kappa^2(s)}.$$

：

将 $\alpha(s)$ 和 $\beta(s)$ 代入条件 $\|\mathbf{r}(s) - \mathbf{C}\|^2 = a^2$ ：

$$\left(\frac{1}{\kappa(s)}\right)^2 + \left(\frac{\kappa'(s)}{\tau(s)\kappa^2(s)}\right)^2 = a^2 \Rightarrow \left(\frac{1}{\kappa(s)}\right)^2 + \left(\frac{1}{\tau(s)} \frac{d}{ds} \left(\frac{1}{\kappa(s)}\right)\right)^2 = a^2, \text{ 必要性证毕. } \quad \square$$

他并没有认真看必要性的证明，但仍记下了曲率和挠率相交织的表达式——矩阵开始在他头脑里飞舞、合成。紧接着，他着急地将目光转向了充分性证明，异常渴望地寻求着常向量 \mathbf{C} 的具体构造方



法及表达式。

II. 充分性: 假设曲率 $\kappa(s)$ 和挠率 $\tau(s)$ 满足:

$$\left(\frac{1}{\kappa(s)}\right)^2 + \left(\frac{1}{\tau(s)} \frac{d}{ds} \left(\frac{1}{\kappa(s)}\right)\right)^2 = a^2,$$

:

由关系 $\mathbf{r}(s) - \mathbf{C} = \alpha(s)\mathbf{N}(s) + \beta(s)\mathbf{B}(s)$,

$$\text{可构造向量 } \mathbf{C} = \mathbf{r}(s) + \frac{1}{\kappa(s)}\mathbf{N}(s) - \frac{\kappa'(s)}{\tau(s)\kappa^2(s)}\mathbf{B}(s).$$

:

对其求导并多次代入 *Frenet-Serret* 公式后可得: $\frac{d\mathbf{C}}{ds} = \mathbf{0}$

$$\Rightarrow \mathbf{C} \text{ 是常向量} \Rightarrow \|\mathbf{r}(s) - \mathbf{C}\|^2 = a^2.$$

充分性证毕. \square

英文版作者略去了许多繁琐的技术细节——他有点跟不上了；但作者给出了构造特定常向量（球心） \mathbf{C} 的方法，并给予了说明：

$$\left(\begin{array}{l} \text{此向量 } \mathbf{C} \text{ 的构造在 } Frenet-Serret \text{ 框架下是唯一的,} \\ \text{其形式和系数由曲率 } \kappa(s)、\text{挠率 } \tau(s) \text{ 及条件} \\ \left(\frac{1}{\kappa(s)}\right)^2 + \left(\frac{1}{\tau(s)} \frac{d}{ds} \left(\frac{1}{\kappa(s)}\right)\right)^2 = a^2 \text{ 唯一确定.} \end{array} \right)$$

他盯着结论，感到不可置信——连球心 \mathbf{C} 也可由唯一表达式求出；这在他看来，本是不可能的。

而他更无法相信曲率和挠率以这种方式交织——他越看越着迷。虽然，他的着迷，是因为已近乎遗忘。他下意识地把手揣进口袋，拿出自己的黑色钢笔，开始在上面涂涂画画，打着草稿；他突然才意识到，他手上拿的是 Lythia 的书。



那黑色的大段大段的涂鸦和 Lythia 优雅红色字迹是多么不衬啊；他此刻陷入了让他十分忐忑的境地——擦掉只会毁掉 Lythia 这份艺术品；不擦，却迟早要被 Lythia 发现自己写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最终，他只想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完全不算折衷的方案：他在每一行上都划了两条横线，祈祷着 Lythia 看不到，甚或根本翻不到这一页——因为疏野猜测，如此基础的内容，Lythia 是不屑再回顾的了。

疏野继续紧张地翻看着，寻找着最能令自己放松的概念。不如找找极小曲面在哪里吧；他想。

在大三时，他便止步于极小曲面的悬崖边——那是脑海有形象化概念的最终边界。他只能看到 *Costa* 极小曲面，思维穿梭在其孔洞之中；他回想着，曲面和参数方程在脑海中相互缠绕。他想不明白时，也会询问 Lythia 这些曲面的几何与解析特性。

我会想象自己在里面滑滑梯，感受着它的起伏，看看平均曲率是不是真的为 0；疏野常常在询问后对 Lythia 开玩笑说着。

但就算疏野能够正确理解这些概念，*Costa* 极小曲面也已经是他目光所及的最远处——他再也看不到微分几何中别的什么了。他早已意识到，就算是对他来说高大上的平均曲率的概念，虽然和高斯曲率之间有着约束关系，但已连内蕴几何的皮毛都无法触及。

而他之所以还能记起 *Costa* 极小曲面——他甚至无法也不能忘记——是因为在几个星期前他庆祝自己 25 岁生日时，Lythia 送给了他一张书签，他依稀记得里面他最喜欢的部分¹³：



$Costa$ 极小曲面参数表达式：

$$\begin{aligned} & \mathbf{r}(u, v) \\ = & \begin{cases} \mathbf{x}(u, v) = \frac{i}{2} \Re \left\{ -\zeta(u + iv) + \frac{\pi^2}{4e_I} + \pi u + \frac{\pi}{2e_I} [\zeta(u + iv - \frac{i}{2}) - \zeta(u + iv - \frac{i}{2}i)] \right\}, \\ \mathbf{y}(u, v) = \frac{i}{2} \Re \left\{ -i\zeta(u + iv) + \frac{\pi^2}{4e_I} + \pi v - \frac{\pi}{2e_I} [i\zeta(u + iv - \frac{i}{2}) - i\zeta(u + iv - \frac{i}{2}i)] \right\}, \\ \mathbf{z}(u, v) = \frac{i}{4} \sqrt{2\pi} \ln \left| \frac{\wp(u + iv) - e_I}{\wp(u + iv) + e_I} \right|. \end{cases} \end{aligned}$$

$Costa$ 极小曲面的亏格为 1 ，具有 3 个嵌入末端，每个末端在无穷远处渐近趋向于平面。

根据 $Jorge - Meeks$ 公式，其高斯曲率满足： $\iint_{\mathcal{M}} \mathcal{K} dA = 2\pi(\chi(\mathcal{M}) - 3) = -12\pi$,

他当然为能收到 Lythia 如此精心制作的礼物而很高兴了——但他后来竟总结了那书签让他当时便立即感到沮丧的三个理由：I. 书签内容杂乱，不够优雅；II. 没有展现出特定的数学思想，缺少内核；III. 她知道的比他多太多了。是啊，他又开始嫉妒了；相比于她的礼物，他的书签显得多么贫瘠——但至少他的书签优雅，主题明确；他开始装作阿 Q，安慰着自己。

他甚至能觉察到 Lythia 对自己在微分几何的挣扎嗤之以鼻；他的沮丧达到了顶峰。

可哲学更令他沮丧；无法理解便是无法理解，无论熟读多少次也没有用。这似乎无关阅历，更无关智力；是否关乎天赋，他也不愿再去探究。或许因为此，在某个时间点，他便丧失了对哲学的热忱——根本没有出路啊，他埋怨道。而 Lythia，则一直深爱着萨特，对其赞不绝口；疏野却一直不以为意——只因萨特是法国人。后来，随着 Lythia 对萨特的兴致愈来愈强烈，疏野只对这位右眼斜视、仿佛在监视他的哲学家产生愈来愈强的厌恶。

他者的凝视，他者的凝视¹⁴……喏，这个人不也在凝视着我么——真该死，发生在我身上几乎所有倒霉事都可以用他的理论解释；疏野盯着窗外闪过的一盏盏街灯，发着呆——又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狠狠地咬紧牙关，甩了七次头。

Lythia 并没有看到他的怪异行径——她正托着下巴，忧郁地看着窗外的车流，手肘压著书；可这行径反而却被司机通过中央后视镜看到了。疏野似乎也留意到了司机的目光，就在那光滑如水晶的小镜子里，四目对视——一阵热流涌上疏野的后背和脸颊。他立刻将视线移向 Lythia，又移向了窗外。

喏，看嘛，看啊——又遇上这倒霉事了，该死的他者的凝视，该死的萨特；疏野愤怒地想着，脚趾紧紧抓着鞋垫。他决定，还是回归海德格尔的拥抱。

但他只追随着海德格尔的思绪三十几页，之后便完全告别了专注——三十几页，也算奇迹了罢——但也不算，因为我几乎全未看懂；疏野想着。

几分钟过去，他不耐烦地翻阅着，视线时而停留在那某一页上大段大段的文字——海德格尔在讲着时间性与历史性——历史性，非历史性；他又想起尼采说的那句话——要拥有能够遗忘、将自己封闭在有限视域中的技艺和力量。啊——他似乎无法遗忘一切过往，无法停止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常常在不断反刍自己的生活，常常试图做一个理性的观察者。

突然，他开始空洞地发呆；他观察着那些字词，它们仿佛变成了毫无规则的堆砌，比微分几何符号的上下标更令人眼花缭乱。疲倦袭来；他不可控地暂时闭上了双眼——也不知他是不是在这一瞬做到了非历史性地生活，还是被过往的洪流冲昏了头脑。

他睡着了；载着他们的黄色出租车，停在了咖啡馆外的街灯旁。Lythia 付款后，轻轻推醒了疏野。轻轻一推，他就醒了；他的睡眠质量多么差啊。无论短时还是长时，他都无法安然入睡。他一定在想什么东西；或者，在试图隐瞒——甚至对 Lythia 也狠心如此。

但 Lythia 仍是那么矢志不渝地拉着疏野的手；此时，是近乎拽着了，因为疏野开始变得昏沉。直至闻到咖啡的香气，疏野才醒过神来；这香气瞬间将他带回了大学阶段。



他大学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他只在一所一流大学，恍恍惚惚地读着数学系。直到大二的那次休学——因病休学了整整一年——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在休学期间，他总是移步到离家最近的咖啡馆，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不多也不少；就这样，他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篇关于 *Siegel G-function* 的论文。在他看来，这个话题似乎已成陈词滥调——但有什么办法呢；超越数论是他从高中便热爱的领域。这种热爱当然是有佐证的。

疏野在高二时，便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培训；在此之后，却得不到父亲的支持——父亲自从搬来上海后，便无法克制焦虑，却又囿于信息差，固执地只为疏野指定高考这一条路。

疏野却硬是顶着父亲的施压，在高一刚入学时，便偷偷用父母的积蓄买了十几本练习册，先从数论与几何系列开始；又凭借对数论的热爱，把兴致继续延伸到组合与代数。

省级联赛、CMO.....他披荆斩棘，才能勉强排得进集训队。进入集训队后，他开始感到孤独——区区二十几个人，每个人都那么地专注于自己，一个人不会干涉另一个人。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冷漠；以至于疏野反而能更自由地沉浸在数论与几何世界中。可是那些题目是如此困难，时常让他手心出汗、腹胀作呕——他硬是撑住了。

尽管疏野自我感觉极差，但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集训队还是看中了他的才华，派遣他和其他五位成员参加了IMO。两天，漫长的两天；他最终还是为自己夺得了一枚银牌——他将用银牌重重抨击父亲。

但当他双手拿着国旗、与其他几位成员——疏野与他们仿佛素未谋面——合影时，他极为迅速地压制了这种卑劣的想法——世上还有那千千万万的父亲在底层劳作着；没有他们，还能有这块金牌么——你又能拿到么。

疏野合影时想着，任凭光影闪烁——他没有微笑，神情严肃，咬肌依旧凸起着。

获奖后，他又因竞赛和他父亲带给他的低压而选择立即退出集训队——他已到强弩之末，得了一

场差点拿走他生命的病。父亲却以生活拮据为由，拒绝了医生给疏野开进口药方的建议。

这对疏野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只能躺在家里的床上等死；而只有竞赛所学的数论成为了他病时的支撑与信仰——他无法抛弃它，也无力研究数学的其他分支——他几乎只擅长数论，并且渴望潜得更深：解析数论、概率数论、代数数论、超越数论、算术几何……

可是我现在连手都举不起啊；疏野绝望地想着。

此外，仅凭冰冷的那一块奖牌，疏野仍远不足以为自己赢得钟情已久的普林斯顿大学席位——其他学校纷纷向他投来橄榄枝，唯独没有普林斯顿的踪迹。集训队的经历也让他开始神经衰弱；患了病后，本来初显健壮的体格早已变得羸弱。他知道，自己虽能被保送，但虚弱的身体再也禁不住那无尽的竞争。他选择回归高中课室，直到高考结束；但人们并没有给予他认为他应得的关注。他的病情更为严重了；他开始变得像别里科夫那般，封闭着自我。

于是，疏野第一次住进了精神病院——漫长的三个月；他自始至终都想不明白，父亲为何愿意出重金让自己治疗心病。

或许是这样罢：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强大——而能杀死我的只有我自己了；疏野冷笑着，在精神病院幽僻的禁闭室里想。

出院后，七月已沦陷于酷暑；疏野差点亦沦陷了，但他并没有。

他自由地走在林荫路上——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特权；相反，从退赛那时起，他便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最颓废的阶段；在患病后企图自杀的那一刻，他的颓废到达了顶峰。

这些扭曲的对我自身的污蔑，一定是父亲灌输给我的；疏野后来时常想。

他还是顺利进入了国内的一所大学，少了许多普通人的奋斗和他们的坎坎坷坷；但他很快就尝到了大学的坎坷。周围的人们都叫他老朽；疏野自然忍无可忍——二十几年来，任何的讥讽和怀疑，他都能忍受；但唯独不能忍受他人冠他以落后之名——仿佛他再次成了别里科夫。那还是一种对他父母的侮辱——疏野自己有权憎恶父母，但他不允许任何人暗中中伤父母——尽管他知道，这些是他的自



作多情；那些可恶的嘴脸只会把矛头指向自己。

疏野差点把矛头还给了那些嘴脸；但他没有。他不能——因为这只会葬送他的前途。他忍着一腔怒火，在万物熟睡之时，踮着脚翻出校园，走进了一家废弃工厂，挥拳砸向无辜的窗户。

后来，父亲耷拉着脸，拖着疏野的手，带他走回了家。

尽管有着这些经历，疏野还是以优异的学术及语言成绩和那篇质量上乘的模形式论文，顺利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对人们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他发表了那篇模形式论文，只知道他在学校——无论是哪一间学校——都像着了魔般，在图书馆的每一层穿梭；接着便会突然消失，像活在了书中，再不与世间来往。

进入普林斯顿的美丽校园后，他低调地融入校内隐蔽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德语文化圈，如饥似渴地读着浩如烟海的德语文献。

他让德语走进他的心灵，只因为早在高中时，哲学便让他感到神迷意乱；而他尤其被德国哲学那股严谨的劲头感染着。他却没读过康德、叔本华或者其他，认为过于晦涩难懂——他更爱步入现代的德国哲学；雅斯贝尔斯、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他真正的哲学启蒙人。而这一切，从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开始。他虔诚地拜读着这本薄薄的册子，对接受真正的教育充满渴望；或许，这是他选择普林斯顿的原因罢——他爱它的纯粹；但是，高考的失利让他的选择被迫推迟了五年。

而五年后，疏野已经等不及接受硕士研究生这个头衔了。而实际上，他则是在渴望着找一个灵魂伴侣——尽管他压根不相信灵魂伴侣这种鬼话。或许是思乡的海妖，唱着塞王之歌，让他感到焦虑，让他找到伴侣的渴望滋长罢——他时常走在校园里，和母亲通着电话；有时，两次通话之间的间隔甚至不到一小时，而他一天要打十几次电话。他甚至害怕被霸凌，心里极度恐惧地想着，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香港或上海的家——这些，都是因初高中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主宰着他的生活。而也是这些，让他想找到一个温暖的码头，停泊他的焦虑；他时常认为，不能再找母亲诉苦，更不能向未来的伴侣诉



苦——只要有那么一个伴侣，能陪伴着他就好。而他常常钦慕着擦肩而过的每一个女孩。

只是，读硕士的两年，他却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他甚至没有尝试过。他以前——高中和本科时——激进的求爱方式让他出了不少糗；可是他知道，只因为那时受的伤最重，才导致求爱的勇气最强烈。被拒绝无数次后，他从此受了另一种伤，从而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极为保守。如今，任何人想靠近他，都必须回答他手稿上的问题——占首位的便总是：你因什么而对我感兴趣？而疏野心中早已有一套标准的、简易的筛法。

但他终究发现，每个人都带着目的；就连他自己也带着目的。这样下去，他是永远也不用与人交往了。但他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在硕士两年间，几乎总是孑然一身。他最想做的——成为乐队鼓手的愿望，也暂时埋没在他的犹疑中。外人看到的只是犹疑，却其实是他笃定的决心。

而现在，他很幸福；他也不管那沉闷的过往了，有了 Lythia，一切都还有得谈。他们就是在普林斯顿摇滚乐团认识的；那么恰巧，他们的年龄差使得他们思想如此契合。Lythia 幼稚中带着一分成熟，疏野成熟中携着一分幼稚。人们都纷纷嫉恨：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香气打通了疏野的血脉；他回想着 Kowalski 先生的话，仔细地在吧台旁的三层木制书架查寻着，希望能找到可让他冷漠的心重新唤起思乡情的华夏长卷——就算是史书也好啊，他暗想。找了一分钟，他的视线惊喜地停留在最底层的一本书上。那是《红楼梦》的英译本上册；他仿佛找到了宝——《红楼梦》恰是他的高中救赎，在连数论也差点抛弃他之时拉了他一把。啊，他又开始想象自己在锦绣楼阁间飞快地穿梭，密布的朱红盘龙柱也不能阻止他的步伐。他从公文包拿出一张书签。他并没有急着翻开《红楼梦》。

Lythia 小口啜饮着冰冷的苦咖啡，悄然瞥见他那精致的牛皮纸书签。热恋期开始后的两个月，她便早已留意到他夹在笔记本中的这张书签——无论是十几本中的哪一本笔记本，他都夹着这张书签；他苦练许久的花体英文是那么地优雅——这是 Lythia 真正爱上疏野的触发点。



她当作没看到；并不是不以为意，而是不敢惊扰他的兴致——尽管他一直以来都对所有事物充满兴致，她完全不担忧疏野会一把手丢掉它们。这是 Lythia 爱他的另一触发点。

疏野双手轻轻按著书签，盯着它发呆，眼神空洞；但他在思考。Lythia 偷瞄著书签上的两条被框住的公式；她知道，那是传奇的拉马努金写下的。啊——疏野将他的书签奉为珍宝；他尤为喜欢第一条公式。公式中出现的数论函数和生成函数——广义除数和（*divisor sum*） σ 函数与黎曼 ζ 函数，早在他高中时便迷倒了他。

$$\left[\begin{array}{c} \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s} = \frac{\zeta(s)\zeta(s-a)\zeta(s-b)\zeta(s-a-b)}{\zeta(2s-a-b)}. \\ \text{仅当 } \Re(s), \Re(s-a), \Re(s-b), \Re(s-a-b) > 1 \text{ 时成立.} \end{array} \right]$$

Remark. 我们有 $\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s} = \prod_p \left(\sum_{k=0}^{\infty} \frac{\sigma_a(p^k)\sigma_b(p^k)}{p^{ks}} \right)$. 考虑局部因子 $\sum_{k=0}^{\infty} \frac{\sigma_a(p^k)\sigma_b(p^k)}{p^{ks}}$,

$$\text{由于 } \sigma_a(p^k) = 1 + p^a + p^{2a} + \cdots + p^{ka}, \sigma_b(p^k) \text{ 同理, 则 } \sum_{k=0}^{\infty} \frac{\sigma_a(p^k)\sigma_b(p^k)}{p^{ks}} = \sum_{k=0}^{\infty} \frac{\sum_{i,j=0}^k p^{ai+bj}}{p^{ks}}.$$

交换索引, 得到

$$\sum_{k=0}^{\infty} \frac{\sum_{i,j=0}^k p^{ai+bj}}{p^{ks}} = \sum_{i,j=0}^{\infty} p^{ai+bj} \sum_{k=\max(i,j)}^{\infty} \frac{1}{p^{ks}} = \frac{1}{1-p^{-s}} \sum_{i,j=0}^{\infty} p^{ai+bj-\max(i,j)}.$$

将所有局部因子相乘, 仿照欧拉公式结构, 可得

$$\begin{aligned} \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s} &= \prod_p \frac{1-p^{-(2s-a-b)}}{(1-p^{-s})(1-p^{-(s-a)})(1-p^{-(s-b)})(1-p^{-(s-a-b)})} \\ &= \frac{\zeta(s)\zeta(s-a)\zeta(s-b)\zeta(s-a-b)}{\zeta(2s-a-b)}. \quad \square \end{aligned}$$

$$\left\langle \text{注: 两处出现的 } \sigma_k(n) \text{ 均定义为 } \sigma_k(n) = \sum_{d|n} d^k. \right\rangle$$

$$\left[\begin{array}{c} \tau(n) \equiv \sigma_{11}(n) \pmod{691} \\ (\tau(n) \text{ 为 } \Delta(z) = q \prod_{n=1}^{\infty} (1-q^n)^{24} \text{ 的 } Fourier \text{ 展开系数,} \\ \text{即 } \Delta(z) = \sum_{n=1}^{\infty} \tau(n)q^n, \text{ 其中 } q = e^{2\pi iz}.) \end{array} \right]$$

Remark. 我们有 *Eisenstein* 级数 $E_k(z) = \frac{1}{2} \sum_{(c,d)=1} \frac{1}{(cz+d)^k}$,

其 *Fourier* 展开为 $E_k(z) = -\frac{2k}{B_k} \sum_{n=1}^{\infty} \sigma_{k-1}(n)q^n$, 其中 k 为不小于 4 的偶数.

$$\text{已知有 } E_6(z) = 1 - 504 \sum_{n=1}^{\infty} \sigma_5(n)q^n \text{ 和 } E_{12}(z) = 1 + \frac{65520}{691} \sum_{n=1}^{\infty} \sigma_{11}(n)q^n.$$

$$\text{则 } \exists \text{ 整数 } c = 1008 \times 756 \equiv 65520 \pmod{691} \text{ 使得 } E_{12}(z) - E_6^2(z) = \frac{c}{691} \Delta(z).$$

$$\text{比较 } q^n \text{ 系数并比较便可得: } \tau(n) = \sigma_{11}(n) + \frac{691}{756} \left(-\sigma_{11}(n) + \sigma_5(n) - 252 \sum_{m=1}^{n-1} \sigma_5(m)\sigma_5(n-m) \right),$$

$$\text{即 } \tau(n) \equiv \sigma_{11}(n) \pmod{691}. \quad \square$$



他将视线移向第一行，看着重复出现和跳动着的那两个希腊字母—— σ 和 ζ ——多么欢快的精灵；如此可爱。

啊，看看这上下两个公式所构成的意境，真的越来越像埃舍尔的《高与低》了呢；他愉快地想着。

他愈发满意地看着——自己在中间大片的空白间加的注记，仿佛就是画中瓷砖铺作的地板兼天花板了；重复出现的两个 **Remark**，似画中那两棵棕榈树，完美对应。真是无与伦比的设计；他继续回忆着。

他一直盯着纸上那条如毒蛇盘踞的公式——求和号 Σ 的尾巴仿佛勒住了 11，像断头台的刀，欲将其斩开。但 11 是疏野的护身符——11 不可被分解为两平方数之和，而被归类为高斯质数——像磐石一般，任求和号 Σ 怎么斩击都只能更凸显其不可约的性质；就像我，永远也无法被世人解构的了；他想着。

但随着注视书签的时间愈来愈长，疏野开始感到不适。

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第二条公式并不完全归功于拉马努金，这让有强迫倾向的他十分不愉悦；拉马努金只提出：

$$\text{对于质数 } p, \tau(p) \equiv p^{11} \pmod{691}.$$

但他还是誊写了下来。

之所以作出如此抉择，是因为他深爱着求和号 Σ 与无穷乘积号 Π ，更喜它们一起出现；且 11 是他最挚爱的质数——尽管每次见到 11 这个数字，疏野嘴里就会涌现出一股浓烈的铁锈味。但无论如何，他首先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直觉，体验着公式的形式上的美。

而更深层地，是他的思考引诱他认为：两条公式代表着神秘、未知、无法言及的两极。直至进入普林斯顿第二年，他才能揣摩透自己当初的心思。那第一极，是和谐与统一——这是第一条公式给他的



感受。而第二极——第二条公式，撕裂着他的认知。为何会有 11 和 691 呢；多么——他想着，想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啊，是啊，是啊——多么奇异啊；像光滑的曲面突然多了两束伸向无穷远的纤细的尖锐突起——*cusps*（尖点），他小声叫着。真巧， $\Delta(z)$ 也被称为 *cusp forms*（尖形式）；他想着。

此便是第二个原因了——他一直不太喜欢数学中奇异的部分；看着 11 和 691，他全身长满了刺。或许这能解释，为何每每当他在公寓经过——Lythia 房间中挂着的——那幅分形几何中的茱莉亚集（*Julia set*）画像时，看着它无尽分岔的边缘，总由不得汗毛直竖，感到毛骨悚然；也许，还掺杂着他害怕重复的缘故罢——那茱莉亚集边缘旋转收缩着许多细小的锯齿，锯齿上还有锯齿，锯齿上竟还有锯齿，锯齿上仍还有锯齿——可怜的他终其一生被重复操纵和摆弄着。但他仍然尊重她挂画像的决定——他甚至迷信般地尊重她的一切选择；他不可以失去她，她是他的天使。

于是，这两极——和谐统一的一极，与奇异的一极——被对应应在《高与低》的上下两端。他将奇异的那部分放在底端；因为他相信，奇异的只是少数，而和谐统一的将会在上端，似神明般照亮——不，统治——整个数学世界。只是到现在，他忽然觉得此举有点牵强——显然第二条公式要深刻得多。

一旁磨着豆的咖啡师，听到他呢喃着 *cusps*，却以为他在说 *cups*（杯子）；便略显粗鲁地抓起了他的杯子，加了半杯咖啡——加得快满溢出来。他感到莫名奇妙和恼怒——激溅起的咖啡差点弄湿了他的书签，还打断了他好不容易整合出来的思路；幸好书签已经裱膜——这是肯定的。

他不允许书签受伤；况且，裱膜是制作工序的最终一步。

但他仍微笑着向咖啡师摆了摆手——这不是虚伪；这是他理性的一部分。制怒，数学家的基本素养；或者，天性罢——他甚至在笔记本中承认，自己已被数学驯化。

他本应已经翻看起《红楼梦》了，但他仍静静地回想着——他今天才开始认真回想——11 和 691，11 和 691，11 和 691。似乎 11 和 691 还在黎曼 ζ 函数中出现过。



他终于查看起了维基：

$$\zeta(1-2n) = (-1)^n \cdot \frac{(2n-1)!}{2 \cdot (2\pi)^{2n}} \cdot \zeta(2n) = -\frac{B_{2n}}{2n}.$$

$$\dots, \zeta(-9) = -\frac{1}{132}, \quad \zeta(-11) = \frac{691}{32760}, \quad \zeta(-13) = -\frac{1}{12}, \dots$$

果然，11 和 691 一起出现了。他的目光继续饥渴地在数字与字母间移动着，停留在伯努利数 B_n 上：

$$\dots, B_{11} = 0, \quad B_{12} = -\frac{691}{2730}, \quad B_{13} = 0, \dots$$

这次，691 却奇怪地与 12 一起出现——这是为什么呢；他想。

接着，他忐忑地点开网页底部的其中一个外部链接——那是一篇由 Dr. Louis Saalschütz 撰写的德语论文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rnoullischen Zahlen, ihren Zusammenhang mit den Secanten-Coefficienten und ihre wichtigeren Anwendungen>*（《关于伯努利数、其与正割系数的关系及其重要应用的讲义》）。他惊奇地发现了以下的定理：

$$\text{Staudt - Clausen 定理: } B_{2n} = C_{2n} - \sum_{p-1|2n} \frac{1}{p}, \text{ 其中 } C_{2n} \text{ 为一待定整数.}$$

他仔细地开始验算起来。

$$2730 = 2 \times 3 \times 5 \times 7 \times 13.$$

$$\text{当 } p = 2, 3, 5, 7, 13 \text{ 时, 均满足 } p-1 \mid 12.$$

$$\text{因此由 } B_{12} = C_{12} - \left(\frac{1}{2} + \frac{1}{3} + \frac{1}{5} + \frac{1}{7} + \frac{1}{13} \right) = -\frac{691}{2730},$$

$$\text{可得 } C_{12} = -\frac{691}{2730} + \frac{3421}{2730} = 1, \text{ 定理成立.}$$

他猜测，这些一定都是 *Eisenstein* 级数的权 (*weight*) 在作祟。可是这 11、12 和 24，究竟有什么联系呢；他想。



他不死心地点进另一个外部链接，看到了对他而言熟悉却又陌生的解释：

$\tau(n)$ 关联于权为12的模形式 (Δ 函数), $\sigma_{11}(n)$ 则关联于权为12的 *Eisenstein* 级数.

$$\text{其中 } \Delta(z) = q \prod_{n=1}^{\infty} (1 - q^n)^{24} = \frac{E_4^3(z) - E_6^2(z)}{1728}.$$

这些都和模形式有关啊：原来 11、12、24、691、2730 这些数字——这些可爱俏皮的妖怪——它们跳出书签里的树屋，是有缘由的啊；他愉快地想着。看来这一切似乎有了些许意义，不再是纯粹的偶然了——但他看着那个数字，又回想起加缪所说的荒谬¹⁵——1728，多么偶然，毫无美感，又是那么地奇异——他又感到一阵海德格尔所言及的 *Unheimlichkeit* (无家可归感)¹⁶——*Uncanniness*；他想——这是当他面对这些偶然性时的强烈感受¹⁷，仿佛是宙斯在提醒他一些东西。

要让我时刻保持敬畏吗；他想。

还是要我时刻保持惊奇；他全然无法停止。但惊奇不就是无知的产物吗——这样的话，我当初制作书签、乃至写论文，看来是一直处在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他懊恼地想着，手指抓挠着头皮，指尖带着一丝愠怒。

他胡思乱想着，脑壳发热，全程都一直没有留意到 Lythia 在注视他；而几十秒后，她也不再看疏野和他的书签了，而是听着疏野纸笔演算的沙沙声，静静地小口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十分优雅地喝完；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她仰起杯子。

疏野终于看起《红楼梦》来了，规规矩矩地从第一章看起。他似乎在专注，但早已分心了——他发散的思维将书中的情节扭曲。甄士隐手中拿着的美玉，并没有刻着“通灵宝玉”四字；而是刻满了“11/691”。疏野横竖无法抽身；歪歪斜斜的数字中间，原来都写着的是“11/691”。他又开始在楼阁间飞奔了，但那丹红柱上还是刻着密密麻麻的 11；他抬头看向天空，遮天蔽日的墨汁般的黑云，狰狞地聚集着、翻涌着，仍然固执地写出了硕大的 11。

他又猛地左右甩了甩头——七下，他数着。

除了 Lythia，没有人留意到他这种怪异行径。实际上，她从第一天认识他起，对他甩头的好奇，逐

渐变为一年后如今的担忧。他每次都甩七下。她也听疏野讲过他甩头的缘由；但总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她认为他故意含糊其词，不愿透露出背后的动机。

但一切都那么地安静。时间就在这静谧中，踮着脚走了四十几分钟。疏野硬是看完了前三章。他已经熟读过两遍《红楼梦》；至少，开头的情节早已深深刻在脑海中，任那该死的 11 怎么在他颅内前冲后撞、左摇右摆，也撼动不了他的总体印象。

可随后的几天中，有一日他忽地梦见自己写了几十篇诗稿——之后一跃而起，俯视着纸张；原来纸张铺满后，都写着的是大大的 11。

够了，他想。喝完咖啡，和 Lythia 去大街上走走罢。

他甚至忘了她，开始怀念起——悼念起——她。

他拽起咖啡杯，咕噜咕噜地将棕黑色的浆液吞下喉咙。他已来不及也无心欣赏舌尖上的一切；或许只有苦罢。

疏野站起了身，将《红楼梦》塞回它原本的位置。他懊恼着，没有在第一次来这间咖啡馆就看到它；也懊恼着，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看到它。

疏野和 Lythia 走出了咖啡馆。印着“Parchment Press”的店面招牌，平静地亮着；黄底黑字，漫射着温润的光晕。Press，疏野想着；不是还有按压之意吗——多美妙的双关。他又想起了那位令人恼火的按压着咖啡豆的咖啡师。

他突然咬紧牙关。他将书签夹在《红楼梦》里了。

他又走回了咖啡馆；香气再次冲入鼻腔——这次是那么地猛烈。他不可避免地抬头注视起几盏耀眼的、高傲的射灯；远没有 Parchment Press 招牌那般令人舒适。他又沿着射灯的视线方向，留意着远处弯折的楼梯。并没有公寓那几层楼梯那么干脆；他想。数学家最恨啰嗦了。它们似乎做着无必要的攀折；何必转三个 90° 呢，他想。

但他盯着那些楼梯，突然想起了一幅画；又是和埃舍尔有关。这幅画又让他想起什么。他又转而



开始感谢着这些对他多余的楼梯；急急地走向书架，弯下腰，拿起《红楼梦》，取出书签，又急急地将书塞回。

他将书签揣进了右裤袋；走出门口，然后主动拉起 Lythia 的手。Lythia 感到一股暖流，红了脸；并不是因害羞而起。

他们沿着公路漫步了起来；疏野提议回普林斯顿看看。Lythia 欣然答应。

他们手牵着手，走进校园，一直走到了卡内基湖边。

这里，是疏野最爱去的地方。笔直的绿道向前向后自然地延展着，绿荫与烈阳交织，像荧光粉一般打在这对幸福的情侣身上。

可是，疏野显然有什么心事。他平时与 Lythia 散步，不会塞着那小巧的蓝牙耳机；今天却一反常态。

只有这里的树木能伸入疏野那像蜘蛛网般混乱的心，疗愈他、安慰他。他的不安，早已存在多年；最近几个月尤为强烈。或许是因为——他虽然只有 25 岁，却仍心心念念地想着菲尔茨奖，生怕过了年龄限制。他不想到了 40 岁，变成一个一事无成、大腹便便的糟老头儿。

但这显然不是困扰着他的东西——他内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年龄的担忧是一直存在的——甚至是大惊小怪——时刻干扰着他的研究工作，但并不如他此刻所想之事紧迫。

他感知着 Lythia 手心的温度；那是多么地温暖。而他的手是如此冰冷——即便是在烈日高照的下午 3 点。他开始回想和 Lythia 的往事；是这些事困扰我吗，他想。但他回避着理性的溯源，只沉浸在往事的幻想中。

那一天——极为不寻常的一天——疏野走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布隆伯格音乐厅（Bloomberg Hall）的地下室，会见普林斯顿摇滚乐团（Princeton University Rock Ensemble，简称 PURE）的成员们。此时的他刚成为博士生，走出了硕士时给自己立下的条条框框，决定结束闭塞的生活。最终，他选择了



摇滚，申请加入乐团并参加试镜。

他进入地下室后，便闻到一股压抑的檀香木的气味；一台部件生锈的音箱被弃置在幕后操作台的右前方，底部的 MIDI 线随机游走、缠绕着。但他却能感受到，虽然设备较为简陋，但人们因音乐齐聚一堂，共享着音乐的语言；这里没有戾气，人人都视彼此为亲人——和初来普林斯顿时的那间诊所多么相似啊；疏野想。

他逐渐走近舞台中央；在舞台中央，站着女主唱 Lythia，正进行着开嗓练习。坐在 Lythia 后面的，是主鼓手 Kelvin；他是负责招新的学生领导。远远地见到疏野后，他干脆利落地拍了三下掌；空气瞬间凝固。他起身，绕过那破旧的架子鼓，经过 Lythia 身旁，走到舞台边缘。

你就是疏野罢；他轻声低语着问疏野。疏野点了点头。

让我们热烈欢迎疏野；Kelvin 突然对着乐队高声大喊。我相信你的实力——我从你的气场能感受到；他又轻轻拍了拍疏野肩膀，转而又轻声细语地说着。

Kelvin 拉着疏野的手，让他上了台。抓着疏野的，是一双极为粗壮有力的手，刻满了奇形怪状的纹身，极具挑衅性。疏野看向他的脸——那是一幅极为老成的脸，仿佛像一个 45 岁男人的面容；胡子刮得较干净，但还留着些胡须茬；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眉毛又粗又直，极不友好地搭在眼睛上方；鼻梁极为挺拔；有着染成金色的短头发——所有这一切都让 Kelvin 全身上下涌动着反叛精神，似乎他要挑衅全世界的人；甚至包括疏野。

疏野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仍在被 Kelvin 拉着的那一瞬间停留在舞台下方；他转而看向了 Lythia。不巧的是，Lythia 也盯着他——并且是以一种深情的方式。疏野当即起了一身冷汗——那深情，或许只是他自己的投射罢了。

试镜开始了。疏野以高超的视谱能力与即兴技巧，以及对节奏的精准把控和独到的动态变化，赢得了在场十几人的一致好评。他的鬼音能够与 Lythia 富于变化的嗓音完美协调，并带给 Lythia 一种她一直没有听过的律动感。



Kelvin 在试镜后对疏野不断盛赞，说出诸如 “*That is such a funky beat! You just nailed it, my boy!*” 之类的溢美之词。

而 Lythia 作为主唱的同时，也成为了观众——她早在本科一年级时就成了摇滚乐团的主唱；而此时，她站在疏野的右前方，时常在拿着麦克风摆动身体时，转身看向他，深蓝色的瞳孔闪烁着——那一刻，两个人仿佛在摇滚乐那金碧辉煌的殿堂中，手牵手奔跑着，大声呼叫着；回声从墙壁汇集，又用尽全力弹向他们的耳膜——拥有着让在场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默契。

疏野此时已经蓄起了一边的长发，在敲击声中，他的头发仿佛烟花一般，向四处迸发——也早已点燃了 Lythia 的心。Lythia 深蓝色的双瞳，紧紧锁在疏野的发丝间；他的头发飘逸，随着鼓点优雅地震颤。紧接着，她的目光又停留在他那反光的黑夹克上。那夹克似乎由真皮制成，厚实、沉稳，让疏野多了几分绅士气度。而疏野在六年前便开始健身；这使得他肩膀异常宽阔，肩部转角被黑夹克勾勒得笔直硬朗。

疏野亦不可避免地留意着 Lythia——尽管那几盏硕大的、闪着极耀眼白光的聚光灯刺痛着她双眼。但他仍透过白光的光阴迷雾中，锁定着 Lythia 的身影；最终，目光鬼祟地停留在她身上。实际上，他第一次在舞台下方和她双目对视，便觉得她仙气十足，散发着跳脱于世俗的美，无法言说。疏野在轻轻敲击叮叮镲时，又多次瞥见了 Lythia 主动投来的目光；他突然感到诧异，差点打错叮叮镲上的复合节奏。她穿着洁白的纱裙，裙上绣满了繁复细腻的巴洛克式卷草纹，像冰雪般飘落疏野心头——一阵凉意涌入他的后背，似乎冻住了他的手臂，让他无法在叮叮镲上使鼓棒弹跳。但他仍然超常发挥，完成了试镜。

试镜结束后，他被宣布成为乐团的第二鼓手，作为主鼓手 Kelvin 的替补。疏野知道后，心情愉悦，但远不至于兴奋。Kelvin 知道后，则走近疏野，在他耳边又说了一句话，大概是 “*You still got a long way to go as long as I am here, my boy.*” 之类。疏野根本听不清，但看着 Kelvin 的神色——那是一种虚伪的眼神——疏野立即感到不适。但人们似乎在兴奋地谈论着疏野——又或许是兴奋地谈论着他们自己——疏野也只好当 Kelvin 在激励他，犹豫地点了点头；是那么地犹豫，或许是因在 Kelvin 靠近



的那一刻，疏野便认定，自己的一切动作都将是多余和错误的。

随后，人们纷纷解散；疏野拿起包，将鼓棒和鼓谱塞进包里，起身便想走。这时，他听到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传入耳中。他停了下来，警惕地缓缓转过身——不会又是 Kelvin 罢；他想——但他只看见 Lythia 站在他面前，准备用手轻拍他的肩膀。Lythia 见此，害羞得立即缩回了手；但又卯足勇气，很快便对疏野说出他们之间的第一句话，开始了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 Lythia，很高兴认识你.....你穿的黑夹克，我很喜欢；她极其紧张地说着——这和她带给疏野的印象相差甚远；但很快事实就会证明，这只是表象。

疏野低头看向了她，仔细却又快速地——生怕被 Lythia 发现——打量着。他刚好比她高出七英寸（约 17.8 厘米）；这使得他能够闻到她发间清新的玫瑰香。

嗯，谢谢；疏野答道。我也喜欢你的白纱裙。

噢，是吗；她惊喜地说，胆怯似乎无处可寻——疏野仿佛被她的惊喜吓到了。这是我新买的；当时挑了好久呢，一直在纠结。她面带可爱的微笑欢快地说着，仿佛他们已经是熟人。

而疏野自从成为博士生之后，不再那么保守，对人亦不再如此苛刻。此时，他便放下了戒备，和她走出门口，攀谈了起来。

疏野后来才知道，她全名叫 Ludwig Eukleia Lythia（路德维希·欧几里雅·莉西娅），父亲有着纯正的德国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美国人；她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在那里的 *Bavarian International School*（巴伐利亚国际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阶段学业，后来顺利考入普林斯顿大学。

疏野好奇地打听，愈发对眼前这位活泼的仙女感到前所未有的好奇——有一些神秘的特质深深吸引着他；他仔细听着 Lythia 介绍自己家乡慕尼黑时的德语发音——München 'München 'Mün-chen。而 Lythia 继续兴奋地讲述着，从慕尼黑的原始含义“泥泞之地（Munichen）”讲起.....

他们走到了咖啡馆。疏野早在 Lythia 开始自我介绍的瞬间，便惊喜地了解到，Lythia 也是数学系学生，只是她所学的与他大不相同——疏野在浩瀚的数列深海，寻找着奇特质数的踪迹；Lythia 则早



早便在辽阔的几何宇宙，与诡谲的黎曼曲面结为挚友。而此刻，在咖啡馆，他们几乎同时爱上了对方——这对疏野来说，本是不可能的。

校园内的咖啡馆极为热闹；疏野根本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也几乎无法捕捉 Lythia 轻声的言语。她兴奋地分享着微分几何领域最振奋人心的全新成果；而疏野也只是一知半解地听着——他开始感到慌乱，意识到自己根本跟不上 Lythia 的语速。

他和 Lythia 在咖啡馆四处寻找，终于看到一张邈邈不已的圆桌，上面有些咖啡渍，以及一些吸管包装纸。疏野立即先捡走包装纸；而 Lythia 也醒目地拿出湿巾擦拭桌面——他们都生怕别人抢占这个天然宜人的学术交流小天地。

疏野先坐了下来；而 Lythia 去了前台，熟练地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疏野对这里极为陌生——硕士期间，他几乎没有来过任何类似的场所；甚至于如今，他见到人也会莫名害怕——就像看到那幅茱莉亚集画像那般。只有 Lythia，神奇地带给了他一丝暂时的、微弱的安全感，如萤火般随时会转瞬即逝。

他贪婪地偷窥着她深渊般摄人的双眸；处在她侧面，他能隐约看到她那修长浓密的蝶翼般轻颤着的眼睫毛，它们撩拨着他理性的头脑。他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被爱意侵袭的感觉了；那种坠入爱河、而后随着她顺滑的发辫滑落——是的，Lythia 那时还留着金黄色卷长发，扎着高马尾——紧紧抓着发尾随风飘荡的感觉。这感觉多么强烈啊，似乎伴有一阵玫瑰清香。

他看着她，眼里洋溢着浓郁的幸福。他享受她悠闲的样子——这和忙碌的咖啡师形成鲜明对比。他不喜欢人们忙碌的状态，仿佛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一切忙碌都变成了流程，而他们逐渐失去本真性，沉沦为常人 (*das Man*)。因此他更加欣赏 Lythia 了——她竟然能在这漫长的几分钟、乃至十几分钟里，就那么优雅地站着，什么也不做，像跳芭蕾舞一般交叉着双腿。

Lythia 站在前台，仿佛等了一个世纪，终于拿到那杯浓缩咖啡，缓缓走近疏野，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不点咖啡吗；她说。她仿佛才注意到。



不了，我会睡不着的；疏野简单地回答，但没有不耐烦。

的确，在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很快就认识了 Kowalski 先生；两人见面之时，疏野便拿着十几份在飞往新泽西州前沈医师交给他的诊疗单，递给了 Kowalski。而 Kowalski 随后开的药，和沈医师的并无二致——那该死的碳酸锂还是要吃的；疏野总是想。

沈医师主要通过口头沟通和疏野了解病情，查看手稿并反馈意见与建议——这也符合她的风格。她的理念便是——谈笑间，问题就解决了。Kowalski 先生则一贯极度理性，根据疏野的手稿作自己的解读，认真快速地作出一些分析；有时打印出来的诊疗单，甚至比疏野给他的手稿还厚。而疏野其实看得很辛苦——Kowalski 的理念似乎和他的大不相同；疏野此时又会紧紧捏着诊疗单，几条皱纹从手指尖向外延展。他甚至恨过 Kowalski——这该死的冰冷的家伙；他时常愤恨地想着。

此刻，坐在圆桌前，疏野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像正常人一样聆听着 Lythia 的天籁之音——啊，她的声音是多么沁人心脾啊；他想。有时，他笑得比正常人还开心。Lythia 完全没有留意到异常，也更为兴致勃勃地继续诉说着。

他们很自然地谈到各自加入乐队的原因。疏野从怀念自己的童年开始说起，而 Lythia 却从排斥自己的童年说起；两人互相惊奇又仔细地聆听着对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摇滚乐队——只有我和你，可以吗；谈话的最后，Lythia 满怀期待地问着疏野。疏野忐忑着，礼貌地拒绝了。他却也坚决不提自己渴望菲尔茨奖的心声，深深埋在心底；只是对 Lythia 说自己暂时无法从数学研究中抽身。Lythia 听后，只有轻微的沮丧——她已经爱上她了，理应要理解他；而且，她也有崇高的数学理想——尽管没有疏野那般清晰且坚定。

他们临走时，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此后几个月，他们经常会面，常常有说有笑；而他们的学术小天地，也从咖啡馆转入了普林斯顿图书馆。他们却并不去往数学文献世界，而总是选择前往费尔斯通图书馆 (*Firestone Library*) 一楼的斯克里布纳日光厅 (*Scribner Solarium*)。



这个地方，早已和 Lythia 成为熟人了；而疏野进入日光厅后，除了感叹和沉浸于那青灰色的砖墙与总体上极简的现代设计，还痛斥着自己的闭塞和愚昧。

他们很快在柔软的沙发上坐下，却也不说话——日光厅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愿用言语撕破光线交织而成的棉衣，每个人都坐在电脑前默默地工作和学习。

疏野和 Lythia 也不再讨论，互相用手势沟通后，便开始了一小时的短暂宁静的共度时光。

疏野拿出菲尔茨奖得主 Alan Baker 的经典著作 *<Transcendental Number Theory>*（《超越数论》），开始挠破头皮地览读了起来。

他其实已经开始准备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兰道-拉马努金常数（*Landau-Ramanujan constant*） K 的超越性及其无理数度量的；而他已经研究了半年有多，却依然被技术细节所困扰。

他试图在《超越数论》中找到一种有效的多项式构造方法和构造细节，但长期以来一无所获。

而其实，他选择兰道-拉马努金常数 K ，也是有原因的——此常数的定义式主体，是所有不可被分解为两平方数之和的质数的乘积的某个幂次，而 11 也在这个乘积中；啊，是所有这样的质数乘在一起啊，那 K 一定是坚不可摧的罢，疏野在脑海里调侃着。坚不可摧，符合我的风格。疏野继续想着，仿佛虚荣心在作祟。

此时，他进入论文编辑器 \LaTeX ，熟练地打开自己的论文，手指前后操纵鼠标滚轮，反复对比着论文里那两条公式¹⁸：

*Landau – Ramanujan*常数:

$$K = \frac{1}{\sqrt{2}} \prod_{p \equiv 3 \pmod{4}} \left(1 - \frac{1}{p^2}\right)^{-\frac{1}{2}} = \frac{1}{\sqrt{2}} \prod_{n=1}^{\infty} \left[\left(1 - \frac{1}{2^{2^n}}\right) \cdot \frac{\zeta(2^n)}{\beta(2^n)} \right]^{\frac{1}{2^{n+1}}} = 0.76422365....$$

⋮



Prouhet – Thue – Morse 常数:

$$\tau = \sum_{n=0}^{\infty} \frac{t_n}{2^{n+1}} = \frac{1}{4} \left[2 - \prod_{n=0}^{\infty} \left(1 - \frac{1}{2^{2^n}} \right) \right] = 0.41245403....$$

他看着上下公式那两个 2 的指数塔，满怀疑惑；他知道，普罗海特-苏-摩尔斯常数（Prouhet-Thue-Morse constant）的超越性早已在 1929 年为 Mahler 所证明，依据的就是这个 2 的指数塔特殊的解析性质。因此，他的直觉告诉他，选择证明兰道-拉马努金常数是超越数，也将笃定会取得成功。

可是他依然束手无策；短短的一小时内，他览读着那本《超越数论》，又翻看着 Mahler 的论文：*<Arithmetische Eigenschaften der Lösungen einer Klasse von Funktionalgleichungen>*（《一类函数方程解的算术性质》）。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 Mahler 引入了超越性主定理。

紧接着，Mahler 构造了神奇的级数、生成函数、矩阵、函数方程以及辅助多项式等；无数的字母像沙尘暴一样蒙住他的双眼。

他在迷雾中，看着 Mahler 在反证法的总体框架下，进行迭代分析、估计上下界，从而推出矛盾——即普罗海特-苏-摩尔斯常数 τ 不可能为代数数，只能为超越数。

那上下界，是多么难以构造啊，几乎不可攀登；他又想到了埃舍尔的版画《高与低》。

他拿出了他那精美的牛皮纸书签，看了一眼，夹在《超越数论》里；也是在这一刻，Lythia 第一次看见他的书签。

疏野感叹着 Mahler 的论文，但更多是着急——他太渴望写出论文了；以至有时，他已无心也无法陶醉于这些美妙的数学符号以及书香中。

一声微弱的响指传入他耳中。疏野擡起头；Lythia 早已收拾好，准备站起，面带微笑地伸出手。疏野轻轻拉着她的手，连忙站起，走出了日光厅。

他们缓缓地走向卡内基湖，走在那康庄的林荫大道上。



疏野猛地又擡起头。

原来，刚才那声响指，是 Lythia 和他坐在湖边时响起来的；疏野此时正听着另类摇滚乐，合成器的尖锐声突破耳机的振动膜，让他昏昏沉沉。Lythia 脸上早已写满了忧郁，决定用响指打断疏野的音乐。

两人坐在湖边；疏野目光呆滞，发着呆，逐渐松开 Lythia 的手，又捧起厚厚的水滴状花瓣，洒向湖边。此情此景，让他想起埃舍尔的写景画。这次，花瓣激起了涟漪，却无法激起疏野的自我疗愈，更无法回应他的心声。他看着湖面下的鱼，那是另一个世界，他向往的、无法理解的、不可触及的世界。

疏野被湖边那舒缓的波浪震撼着，一动不动。

你最近是有什么心事吗，Lythia 带着极柔弱的哭腔说着，用手轻轻搭在疏野的大腿上。

疏野不语，仿佛在和 Lythia 冷战。他盯着草地上一只缓缓爬行，在草丛中挣扎的濒死的蜜蜂——盯了是那么久——突然开始大哭，紧紧地抱住 Lythia。

他知道，蜜蜂似乎无法做出选择，受困于自然规律；而他因此心生怜悯，却似乎无法与人类共情——人类，他相信，有着存在主义哲学赋予的使命感，能够在被抛于世界时承担那种广义上的责任；因此他早已决定，不为大多数人负责。

人们选择沉沦为常人（*das Man*），是人们的选择——是懦夫自己把自己变成懦夫。

等等，这句话……好像又是萨特说的罢；疏野想。

他猛地用力皱起眉头——是那么地使劲——因为他在许久之前和 Lythia 的争吵中，早就摆明了自己厌恶萨特的立场。可是他仍止不住想——那我憎恶萨特，也是我自己的选择罢；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突然，那只看似濒死挣扎的蜜蜂，缓缓飞跃森林般密集的草丛，停在了 Lythia 的头发上。

疏野开始找寻其他理论来阐释自己的困境，同时拨弄着 Lythia 的头发，似乎又急着要赶走那只蜜



蜂。那只蜜蜂又落回了草丛。

或许，是因为我被其他人看不起，导致我也不想理他们罢；疏野又想。他此时依然抱着 Lythia，嗅着她发间的玫瑰香；也仍密切关注着那只蜜蜂。

只是，疏野并不知，Lythia 此时早已多了几分愠怒和无言以对。她看着校园内那些建筑，回想起自己当初选择普林斯顿的初衷——那初衷，早已多了几分破碎；并且是在认识疏野之后。

Lythia 的内心早已凝滞似冰锥；那长长的冰锥从中上部断裂，尖端刺穿了她的心房和心室，穿过了她的肝，割开了她的胃，慢慢地消融在她的小肠和大肠。Lythia 仿佛被刺痛了般，像小女孩那般，也轻声抽泣了起来。

Lythia 回想着自己童年时期被孤立时的那一幕幕悲情的音乐剧——是的，她早早地便已被孤立；而她的一生都被音乐剧感染着、缠绕着，以至于她也总使用音乐剧的形式解读自己的生活。她早早便表现出极高的数学和音乐天赋，可是这些对她来说，却似乎一直是长期的负担——周围几乎没有人能和她玩到一起；尽管她和别人之间没有巨大的矛盾。就算有，也都是由他人而生。

童年时期被孤立，相当于她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演着一个人的默剧——没有色彩，没有声音。她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来到普林斯顿，偶遇疏野这个充满黑色幽默的卓别林式人物后，自己的生命之火能够得以被救赎和延续；最终却发现，自己和疏野，只是这场荒诞的默剧里两个全身都被线头反复修补制成的提线木偶。

Lythia 想起了她的父亲；他是正统单簧管教授，在家中对她万般严肃，志在将 Lythia 培养成 Sabine Meyer（萨宾·梅耶）那样的世界级演奏家，以彰显路德维希家族的光辉与荣耀。Lythia 就于这短短的三年间，在父亲的监督下，飞舞于那无尽的琶音、半音阶、练习曲，乃至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之间；也在这三年间，她获得了英皇考级的 8 级证书。她是那么出色；因此和疏野一样，她也刺痛着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的心。可是，Lythia 和父亲共度的时光总是那么古板呆滞；从此，Lythia 开始变



得清高，对严肃事物的热爱甚至远超其父——尽管她不喜欢她的父亲，也并不想成为父亲的样子。因此，在她 15 岁那年，她不顾父亲反对，放弃了单簧管——是那么的决绝；而投向了在她看来更为严肃神秘的数学世界。

而 Lythia 的母亲，曾在美国的一所中学教书；可能出于此，母亲总是慈祥温柔，对 Lythia 关怀备至——尤其对她被孤立的情况，有深刻的共情和独到的解决方案。父亲虽然严肃，却也不至冷漠，因而也总是和母亲坐在奢华的欧式沙发上，疏导着、安慰着 Lythia；此刻，沙发围着的圆桌，将吊灯的光散射到墙上、壁炉上、画像上，与桌上的蜡烛竞争着光芒。吊灯微微地摇曳着；它总是如此。Lythia 从父母身上得到了许多，就这样，她便越来越像天使，令人高不可攀；而她实则渴望与众生建立关系。

可她愈渴望，便会愈失望；来到普林斯顿后，她更加无法融入周围的圈子了。女孩们都无意识地躲着她，而她毫无头绪——其实是她天才的锐气，割裂了她和其余女孩的生态圈，仿佛她会把其他女孩的资源像黑洞般吞噬；但她的父母从不会教导她这么做。她的父母教会了她保守。

直到她遇到了疏野；她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突破父母设定的边界，让爱意弥漫，祈求着疏野敏锐的嗅觉能从玫瑰香般的爱意中，闻到她的渴望。她不可以失去他，他亦是她的救世主。

如今，他们坐在湖边，依偎着；鸟儿欢快地歌舞，鸟鸣声仿佛在催促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说出第一句话。

似乎起作用了——终于，疏野和 Lythia 含着泪光，用他们的双手轻轻抵开彼此的肩膀，深情地对视着；疏野的目光从冰冷转向温润柔弱，开始在 Lythia 与自己的两双眼之间搭建桥梁。那桥梁一开始是那么脆弱；到最后，所有的结构渐趋稳固。疏野和 Lythia 的灵魂化为两个小人偶，从那两双眼中走出，在桥梁中间热情相拥，缠绵着、亲吻着。随后，两个灵魂似乎像立下了契约那般，笃定地从对方的双眼走入，进入对方身体。这是救世主与天使的对话——或者，是救世主与救世主的对话罢。也许，他们的爱，就是摇滚和古典交融的产物；像太极图的两极，并不对撞，而是顺着双方的轨迹流动；又带



着对另一方的理解和尊重，并且不丢失自己的内核，缓慢循环着，并互相救赎着。

这一幕，多么像埃舍尔所描绘的那样啊——

一白一黑两个小人偶，仿佛就代表 Lythia 和疏野，也仿佛像他们所研究的微分几何与数论，相遇、交融着……但暗自是否勾心斗角，却是无从得知的。

此时，Lythia 轻盈的灵魂，飘荡在疏野那广阔的心灵；她看到那血管密布的心室和心房里，飘荡着几百上千张草稿纸；她的灵魂快速地在纸张间穿梭，发现每一张纸上都署着一个神秘的女性名字。她似乎知道了什么。

他们的灵魂又从对方的眼睛里走出，回到那座桥，互相微笑着对视，缓缓地走向自己的身体。

我的论文被抄袭了；疏野终于说话了。

你会觉得我虚伪吗；疏野接着问，问的问题是那么奇怪、那么不合时宜。

不……不会啊；Lythia 茫然不解地说。我只看到你很痛苦；她的语气又突然变得坚定而温柔。

我现在能做什么呢；疏野似乎在问 Lythia，实则是在问着宙斯。宙斯在我无尽的轮回里插入了这么多的 *Uncanniness*，是想让我做什么呢。

他感受着那种 *Uncanniness* —— 它们像乌云般翻涌着。他似乎留意到，天空中真的多出了几片密布的云，笼罩在疏野与 Lythia 头顶。疏野本来并不再想说话；这时，他又突然抱紧 Lythia，呢喃着几句“我怕……”。疏野还不忘抬头望了望那片云——那是多么硕大漆黑的一朵云，黑得和周围苍白的天空界限分明。他的恐惧在他脑海里扎下了根，蔓延到整个大脑皮层。他看到那朵云“就在那里”；而他的恐惧，或许是因为他心中多问了一句：它为什么在那里？而他如今的处境是多么尴尬：那几朵云是那么地广阔，他跑得再快也是无法逃离的——唯有牵着 Lythia 飞奔才可以做到。他立即抵开 Lythia 的肩膀，赶忙拉起她的手，准备起身回公寓。

Lythia 此时并不感到温馨——是啊，怎么会感到温馨呢，只有一头雾水罢了。她恨他——多么地恨啊；她恨他的莫名其妙，更恨他的缄默。为什么有话不能说出来呢，她忧郁地想着，随着乌云的席卷



而更感到窒息。她内心觉得疏野无比地幼稚——这体现在他们二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爱情观是多么幼稚啊，她时常想——尽管她对自己的爱情观也无法作出评价。因此，她也没有埋怨疏野：她自己似乎也显得十分幼稚，处处护着疏野，并时常寻求疏野的安慰；疏野也已经做得够好，能够替她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并能够给予她保护——尤其是外人并不把他当成正常人的情况下。

疏野拉着 Lythia，一直走到打车的位置，着急地等待就算是一辆黄色出租车的到来。10 分钟后，他们终于盼来了车，连忙爬进了车内。

此时，刚好下起了磅礴大雨，甚至带着冰块；原本干燥的路面，很快聚集了湿润的斑点，越来越密集，像宙斯在路面布下棋局。硕大的雨滴发疯似的捶打着挡风玻璃；司机咒骂着，埋怨自己根本看不到路，被前面不负责任的司机堵在了马路中间。

45 分钟后，疏野和 Lythia 才终于回到他们破旧的小窝。疏野来到门口时，认真地看了看公寓的号牌。

203 号。

真是个有趣的数字；他思考着。而 Lythia 正着急又不耐烦地开着门，钥匙咔擦咔擦地在门锁里响着。她一进门，就无力地伏在门口的小圆桌。

疏野则躺在沙发上，一刻也不得安宁。他还在想那个数字。

我记得 $203 = \dots = \sum_{n=1}^7 \frac{1}{k!} \sum_{i=0}^k (-1)^{k-i} \binom{k}{i} i^n$ ，是第七个 *Bell number*，意即 7 这个数字有 203 中不同的拆分方式；他想着，不自觉地甩了七下头——一下、三下、又三下。

那岂不是，我有 203 种不同的甩头的组合吗……；他突然为涌现出这么多可能性而感到既惊奇又沮丧。他又甩了七次头；这次果然和上次不一样——他这次先甩了一下，接着是四下、两下。他累了，决定不再思考，亦不再甩头。

他手中的书，没有合上，反扣着。

Lythia 安静地休息着。



疏野根本无法静心休息——自从论文被抄袭后，他便日出不作、日落不息，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过了约莫 20 分钟，他决定起身——他缓缓擡起头，蹣着脚走到 Lythia 旁边，脱下自己的红白格子衫，披在 Lythia 纤弱的后背上。

而 Lythia 早已入睡，可她的眼角却留下一道泪痕；眼泪掉落在地面上，无力地击打着瓷砖，钻入了缝隙。疏野并没有留意到这些，而是轻轻摸着 Lythia 的头发，在她的脸颊上深情地亲吻了 1 秒、2 秒……7 秒。

很快便进入了深夜。

疏野坐在沙发上许久，发着呆。终于，他决定做点什么——今天那几件烦心事还没想通呢；他想着。他把拖鞋轻轻踢到旁边的柜子底部，只穿着袜子，蹣着脚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终于在自己的房间坐下来了。他此时异常地烦躁——必定是雨天的闷热导致的罢，他无力地想着。而这无力，显然不是因为论文被抄袭一事所导致的；这显然不是困扰着他的东西——他内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翻找着面前书桌下方的抽屉，轻轻拿出 Lythia 送给他的书签，又轻轻拿出自己制作的书签——他是那么地小心翼翼，而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无声无息，仿佛他害怕 Lythia 认为他在比较两张书签的优劣；尽管他的确害怕如此。

但他不是来比较优劣的，他是来寻找线索的。那线索，引起了他的直觉的注意；而这直觉，又勾起了他内心深处某个最深层、最隐蔽的恐惧与罪恶感——他把这罪恶感定义为自己的原罪。而这罪恶感，他是万万不敢也万万不能与 Lythia 提及的——因为 Lythia 就是这一切罪恶的催化剂。如今，他试图在两张书签中找出那一个原初的事物——而作为数学家，找出所有现象背后的原初事物，似乎是一种必需品；因此，他极度崇拜那些致力推动朗兰兹纲领 (*Langlands program*) 研究的数学家。

但他又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对追求同一性的哲学的批判。这纯属是胡思乱想了；他狠狠地打断了自己的思路。

他终于把眼球锁定在 Lythia 制作的书签上。



他扫视着，扫视了很久——他扫视了是那么久，以至于他的眼睛都发胀了，也没有扫视出个所以然来——而约莫五、六分钟，他终于把视线停留在这一条疑点重重的公式上：

$$\wp'(z)^2 = 4\wp(z)^3 - g_2\wp(z) - g_3.$$

此时，他盯住了这只猎物，以他的敏锐识别出了一些联系——他痛苦地回忆着：

$$\wp'(z)^2 = 4\wp(z)^3 - g_2\wp(z) - g_3 \text{ 中的不变量 } g_2 \text{ 和 } g_3$$

定义了椭圆曲线 $y^2 = 4x^3 - g_2x - g_3$, 其 j -不变量表达式为：

$$j(\tau) = 1728 \cdot \frac{g_2(\tau)^3}{g_2(\tau)^3 - 27g_3(\tau)^2} = 1728 \cdot \frac{g_2(\tau)^3}{(2\pi)^{12} \eta^{24}(\tau)} = 1728 \cdot \frac{g_2(\tau)^3}{\Delta(\tau)}.$$

啊，看来我在微分几何领域本应该与 Lythia 心有灵犀的；疏野想着。

Δ 在这里又出现了；还多了一个 1728——这不是 12^3 么……

12……

疏野突然痛苦地用左手捂着半边脸，右手手指在 Lythia 的书签上抓狂揉搓着——他竟如此忍心。

幸运的是，Lythia 也有书签裱膜的习惯——因此书签没有被揉皱，只是膜表面留下了几条脏兮兮的擦痕。

疏野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意识到自己应该睡觉了。他又踮起脚尖，悄悄打开房门。

Lythia 早已醒了，脸上的泪痕早就没有了踪影，但多了许多分憔悴。疏野突然走向 Lythia，对她说了一句话。

我想你了。

可是 Lythia 竟然失去了耐心——彻底失去了耐心——一把拨开了疏野。你究竟想怎么样；她不耐烦地小声训斥着。



疏野似乎受了伤，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好无辜地走开，走到厨房吧台前，轻轻打开抽屉，拿出 Kowalski 开给他的安眠药——劳拉西洋。

劳拉……；他想着。

他突然下定了某种决心，攥紧了拳头，走向浴室的玻璃门，一拳又一拳地锤击着。玻璃上有了一个白色小圆点，扩张得越来越快；最后，一整块玻璃轰然掉落，破碎一地。

Lythia 慌忙地跑上前抓住他的手臂，看着他流血的拳头，恳求着他不要再伤害自己。

是我刚才说错话了吗……；Lythia 眼含泪光，抱紧了疏野，小声而无力地问道。

疏野轻轻摇了摇头。不是；他说着，说的时候喘着气，显然是愤怒占了上风，让他无法正常呼吸——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I've been outta my mind lately...*；他小声对自己说着。Lythia 显然也听到了，但她并不敢多问。

她缓缓地松开抱住疏野的手——如此缓慢，因为她害怕他再次失控——来到沙发旁，拿起拖鞋，递给了疏野。穿上罢，不要弄伤自己了。她颤抖地说着，无法抑制悲伤。我帮你包扎伤口罢，你休息一下；Lythia 说。

不用了，我自己搞定罢；疏野严肃地说，声音异常低沉。你回房间罢，不要熄灯，等等我；他继续说着，并不管他手上的伤口。

你一个人包扎不是很好操作，还是我帮你弄罢……；

不用；疏野厉声呵斥道。Lythia 这次真的不敢再说话了——言语在此刻变成了原罪。她只好安静地回主卧，留着房间里的一盏小灯。她侧躺在床上，翻看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拿笔在上面写着什么——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她试图用萨特的哲学拯救疏野——通过自己的践行来拯救。

外面传来一阵淅淅沙沙的响声；Lythia 立即担忧起来。她蹑着脚走出房门，谨慎地把头探出去——疏野正在扫玻璃碎片，抓着扫把的右手早已裹上一层白布。他并没有看到 Lythia；Lythia 也不想被他看到——她担忧的是他发现自己被她注视。她又回到床上，继续回忆着被打断的思路。



疏野此刻却是十分惭愧的：尽管疏野在 Lythia 面前似乎很强势，但当他在脑海里想象和 Lythia 共处时，他要么是热烈地拥吻着 Lythia 的，要么是跪着恳求她的——恳求她的救赎罢。他仿佛不再无所不能，而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全面照顾的婴儿。

疏野对此刻的权力颠倒感到异常不适。

过了一会儿，疏野走了进来。Lythia 显然有点慌张，但她略显镇定地缓缓合上那本厚重的书——如此厚重，以至于合上那一刻传来一声闷响。

是萨特么；疏野懒懒地问道，但这次似乎没有不屑。

嗯；Lythia 回应着，思绪仍飘荡在如何拯救眼前这个人上。

很抱歉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但完全不是你的问题。睡罢；我爱你。

疏野早已脱了鞋，此时也侧躺在床上，左手搂着 Lythia 的腰，包着纱布的右手像棉花般托着 Lythia 的头；疏野深情地亲吻着 Lythia 的脸颊——Lythia 此刻仍感到害怕，但还感到异常的欣慰，不是因疏野态度转变，而是为那句“我爱你”：他们认识一年多，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终于选择在这一最不可能的时刻从疏野口中迸发出来——是的，像彩虹那般——尽管这句话仿佛像是疏野调转地位的尝试；他不想被这种错位困扰。

我也爱你；Lythia 轻声说。

灯熄了，一切归于寂静；只有 Lythia 发间的玫瑰香犹存。



CHAPTER 4

BPM: σιε

新泽西州接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可第二天的天气依旧明媚。Kowalski 医师照常骑着自行车，到达诊所门口，开始新一天的问诊工作。他拉开铁闸门，进入诊所，打开了灯。灯管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发出轰轰的回响——正如列车行驶的声音。

他走进了自己的诊室，打开电脑，开始整理病人们的档案。过了约莫 30 分钟，他听到一阵清脆的敲门声。他十分惊讶地坐在椅子上，定住目光，视线停留在门上的玻璃。看了几秒，他才确认，站在门外的竟是疏野。

进来吧；他平静地说。

疏野礼貌地关上门，坐下来，将手里的几张纸稿递给 Kowalski，而后双手不安地相扣在一起。那耀眼的白布自然躲不过 Kowalski 的目光。

你的手怎么了；Kowalski 不解地问。



昨天和女朋友吵架罢了；疏野不安地说着，撒着谎——是那么不安，因为若是 Kowalski 进一步问下去，就要触及他内心最深处、最隐蔽的秘密；他还没做好告诉 Kowalski 的准备。

和女朋友吵架要动手……你的情绪化倾向很严重喔，看来我要给你的碳酸锂加点量——加半粒罢；Kowalski 严肃地说着。

嗯；疏野有气无力地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

吵架还不算什么，昨晚发生了更奇怪的一件事；他说着。

发生什么事了；Kowalski 听到“奇怪”两字时，立即全神贯注起来。

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疏野开始讲述起来。

我梦见我进入了一个很空旷的房间，大约一百平米罢。所有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涂上了绛红色的油漆——我记得我见过，那是《红楼梦》里绛珠仙草的颜色。天花板的正中间，吊着一盏玻璃灯，吊得很低，有着很优美的曲线——我记得是 *Costa* 曲面的形状。

疏野指着自已手稿上画的 *Costa* 曲面草图，继续说着。

灯下面有一张小圆桌，和吊灯近乎贴着——那桌子简直和我住的公寓门口放着的一模一样；桌子上面有一本书，叫《我怕！你别走》——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这时候，有一个和我女朋友 Lythia 很像的女孩走了过来——年纪还很小；她突然按着那本书，对我说，你不用怪罪自己。然后她用力撕碎了那本书，碎片绕着那盏灯旋转起来；接着小女孩就消失在这些碎片中了。后来我醒了。

疏野讲得很慢，试图清晰地回忆出所有细节。他耐心地等待 Kowalski 医师慢慢写出诊疗结果，尽管他不喜欢 Kowalski 的理念——但正如 Lythia 所诟病的那样，疏野是不可能和医师口头阐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的，而 Kowalski 先生也并不过问；由此可见，疏野在这里所受的治疗，远没有沈医师接手时好——沈医师会热情地逼问出疏野每次问诊想表达的主题，并且总是那么准确，连疏野也无法预料。而就算疏野大多时候会拿着手稿递给 Kowalski——可是就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手稿的内容甚至都没有触及他头脑内那苦恼所造出的冰山最顶端；冰山的其余部分，疏野相信，就算是贴在 Kowalski 那泛黄的



眼镜上，他也是反馈不了疏野什么的——Kowalski 这个函数似乎要崩溃，只因函数内部也含了一个尖点。此外，疏野总瞒着一个实情，从没有告诉过 Lythia、沈医师和 Kowalski 医师。

此时，疏野忐忑不安地坐着，手指小声地在腿上劈劈啪啪打着节拍。Kowalski 这次打字打了足足 5 分钟；疏野甚至有点期待医师的建议。Kowalski 终于停了下来，把几张白纸轻轻塞进打印机。打印机“嗡——嗡——”地响着，吐出几张印满黑字的诊疗单。

来，拿着罢。我给你开了脑电图的单和 5 次的经颅磁刺激——你就当躺着修心；Kowalski 语重心长地说。

好的；疏野起身站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查看诊疗单上的内容——或许是他早已习惯了 Kowalski 的文笔；又或许是这次他并不敢看。他走出了诊室，看见外面的一排座椅中某个身影——她戴着墨镜和纱巾，遮住了大部分的面容；但是面部轮廓让疏野感到是那么熟悉。他心中突然泛起一片惊慌，快步向走廊走去，又不忘甩了七次头。

已过晚上 8 点，Kowalski 终于离开了医院。他的自行车咿呀作响，微弱的叫声回荡在空阔的人行道内——但很快，他就要进入主干道，嘈杂的车流声将要掩盖这片刻的宁静。

今天的病人真是千奇百怪……；Kowalski 不满地想着，那长长的白胡须似乎在呼应着他，随风飘荡着。他已将过七十，却依然奋斗在医院前线，面临着被撤走的风险，却仍然试图拯救更多包括疏野在内的病人；当然，他自己也在和病人的交互中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并时常痛苦地、过度地反省挣扎着。

Kowalski 就那么骑着，可是也涌现出一些担忧；主要是因为疏野。Kowalski 自从认识疏野后，就害怕他干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并没有——在他心目中，疏野还算是十分克制的。

Kowalski 骑到了主干道，头顶的绿油油的树叶闪着街灯的反光，直闪得 Kowalski 两眼昏花——打扰他思考今天发生的一件怪事。



今天那个 Olivia 和我说，她的儿子——她是不是好像说 Kelvin，我的女婿啊——非常嫉妒疏野；我当时只是含糊说了几句。现在如何是好呢；他着急地想着，差点没躲开迎面而来的行人。他的自行车摇摆了几下；他在墙角处停下了。

他看着街上泛黄的——是眼镜变黄的缘故——又耀眼的街灯，又看看地面被树根顶起的砖块，似乎想到了什么。

疏野……是个正常人都会嫉妒他，因为他不是正常人。我当然不会把这些鸡毛蒜皮——也见不得鸡毛蒜皮——的小事告诉他的。他的生命力就如这些树根一般强大……；他想着想着，似乎充满了自信——对疏野的自信，自觉想通了，又愉悦地向家的方向骑去。

又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骑到了家门口。他的家不算繁华，两层外立面刷满了惨白的油漆，留着顽固的雨渍；窗户总是向内半开着——他知道，那是他的孙女在等着他。这是他漂亮女儿的可爱孙女，平时就由他女儿照顾，女儿外出进行博士研究时，他便要在下班后及时赶回家。

今天已经迟了，幸好女儿今天早了回家；他愉悦地想着，想着他可爱孙女的两颊红彤彤的面容。Laura 爬进了 2 层的阁楼，向内拉开着窗，盼望着爷爷。

我的宝贝 Laura，我回来了；Kowalski 喊道。

没等他反应过来，Laura 早就转过身，径直冲向他，轻轻抱着他。

爷爷，爷爷好；Laura 嘟着嘴，扯着 Kowalski 的白大褂——他今天来不及换下。

Kowalski 也顺势微微弯下腰，微笑着——他的皱纹也像树根那般顶起了眼镜——捏着 Laura 胖嘟嘟的脸，又让手在她丝滑的金黄色短发中流动。

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啊；Kowalski 轻声问着 Laura。

有啊；今天和爸爸去见了一个哥哥，叫疏野，然后他们在鼓室里双人比拼呢，他们打鼓打得我好兴奋。他们打完后，爸爸对我说谁打得更好，我就说疏野哥哥打得最帅；然后他就变脸了。不过他站起来后还是和疏野笑脸相迎；Laura 带着些许口吃，说着。



那该死的 Kelvin——明明私底下告诉他，人在青壮年时期最忌讳斗，可他还是改不了这卑劣的习性；Kowalski 懊恼地想着。身为岳父，他担起了教育女婿 Kelvin 的职责；可这一切不应该由 Olivia 来着手进行吗——不是说她是老病人就可以放任不管，把责任卸在他身上，自己还不加以反思。他越想越感到愤愤不平。

他们打得精彩就行，你早点睡吧；Kowalski 语重心长地说。

可是疏野哥哥真的好帅，我以后也想和他一起打鼓；Laura 开始变得语无伦次，语气变得激动。她似乎也感受到一种魅力，尽管这魅力跨越了一层年龄差——她才 12 岁，和疏野相差整整十三岁。

你以后想见他，和你爸爸说就行了；睡吧；Kowalski 开始变得不耐烦，尽管面对的是眼前这个令人爱不释手的可爱短发小精灵。

Kowalski 把 Laura 温柔地、轻轻地抱起，回到一楼母女俩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人——Kowalski 的女儿在客厅写着博士论文，无暇照顾 Laura，更无暇睡觉。Kowalski 将 Laura 哄入睡后，无奈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有个这么好斗的女婿，真是难搞；幸好那母女俩还让人省心——最怕她们被 Kelvin 弄得出事了；Kowalski 担忧地躺在床上，那眼神仿佛能照亮整个房间。他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切回归喧闹。疏野走在街上，正愁着给 Lythia 买什么生日礼物——她的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就到了。街道上还有着一股土腥味，明显带着前一天的气息。这提醒了疏野。

是啊，可以给她买香水啊；疏野惊奇地打着响指，追随着耳机里音乐的节奏——那是 Slipknot 乐队的 *Custer*，每一个双踩都像在给他的耳朵按摩，让他愈发愉悦。他听着密集的鼓点，愈发对即将面对的多样的香水类型感到期待，仿佛那鼓点就是他想要的 Lythia 的乌木基调玫瑰香。那鼓点连同载着香气的原木，砸着他的脑壳，给他带来无尽的快感；他仿佛不仅能闻到、听到它们，还能看见它们——多么干净利落，又是如此黑暗：



这些音符仿佛带着烟熏味，刺激他立即决定搭车前往纽约。难得路上这么多时间，我终于可以认真听听歌单上的其他歌了；他边走边想着。他的歌单是多么丰富，但来源仅限两支乐队——Slipknot 和 Linkin Park。他们的怒吼直击他的耳蜗，激发着他的无限想象力和兴奋之情。他是愈加躁动不安了。

而且还有一件事他要办——这件事让他更躁动不安——他决心一定要把那本《我怕！你别走》买回来，探个究竟。他听说这本书在纽约的独立书店很受欢迎，但也很难买得到。他实在要弄清楚，那本书出现在自己梦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他现在沉浸在音乐中，无法自拔——他早已上了车，看着窗外飞越的树林和白色、红色的屋子，一直在思考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他想着，如果自己的女朋友不是 Lythia，而是另一个他爱慕的女孩，会怎样；他想着，如果自己未来没能获得菲尔茨奖，自己会自杀吗；他想着，假如 Kowalski 有一天背叛了自己——意即对他态度恶劣——他会崩溃吗；他想着，这个冬天就要会见 Lythia 的父亲，并且是陪着自己父母的情况下——他父亲受得了吗……Lythia 会帮忙解决一切吗——像救赎者那样……

此时，Linkin Park 的 *She Couldn't*，总是回响着那一句歌词：

You know she couldn't stay here with you

这样一来，他的被救赎之梦仿佛破灭了。疏野不耐烦地调到下一首歌。又是 Linkin Park。他不耐烦地



听了几秒，却意外地被前奏中的鼓点吸引了：

紧接着是 Mike Shinoda 的几句警醒着他的歌词：

So whatcha waiting for

Anticipating more

Why you debate what it can take to instigate a war

这在平时原本要激励他的歌词，如今让在车上的他越来越烦躁。他转回了 Slipknot 的 *Custer* —— 那喧闹刺耳的嘶吼反而能使他的内心趋于平静：

Cut, cut, cut me up and fuck, fuck, fuck me up!

他就那么埋头听着 —— 那种认真仿佛令人感觉他在研究数学。窗外的树林跳跃得更欢了，仿佛穿过了矮楼大厦的墙壁，模糊着他的视线。疏野看着外面的云和阳光，不再害怕，只感到壮观。啊—— *magnificent*；他想。他感受着出租车颠簸着过了桥，看着路中央的栏杆飞逝，阳光在其中被搅得细碎。街道开始出现，交叉口变换着 —— 他知道他穿过了乏味的高速路，快到目的地了。

到了。他毫不慌忙地给了司机车费，下了车。事实上，他在车上一直在甩头，还在不停组合著各种甩头次数。他故意坐在司机斜对面，这样司机只能专注于路况而无法注意到他。

他开始走在纽约的街道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纽约，那些反着光的幕墙刺着他的眼。街边有着异常多的流浪汉 —— 这在普林斯顿是几乎不可能的。人流涌动，他开始感到不适。不过，心中有着 Lythia 的香气指引，他的想呕吐的感觉似乎逐渐消失。

这里的街道还算干净；疏野想着，这让他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他走进了第五大道，摸着那些凹凸不平的砖墙，看着琳琅满目的香水店 —— Chanel、Dior、Sephora、YSL……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定是闻到那冲鼻的香水的缘故罢。

但他还是坚持去专柜兜了一圈又一圈。销售员和其他女顾客面对着这个七尺大汉感到十分无所适



从；但疏野只是来感受的。他无暇顾及口红、粉底和优雅矗立着的化妆刷，只盯着一排排香水，轻轻俯身，十分拘谨地闻着。过了十几秒，他总觉得自己闻到的气味不彻底，便彻底抛开拘谨的影子，拿起香水瓶闻了起来。所有的女人仿佛同时都多了几分厌恶、恶心和惧怕，空气间或许还渗透流淌着几分敬畏——尽管她们都不认识他。

他品鉴完后，就若无其事地走出专柜，走向下一家，如此往复。他每次进到门店，总是感到眩晕；而他也总归因于那些可恶又迷人的香水。

哎……没有一件配得上她啊……；他满怀遗憾地想着。

那么，先去看看那本书罢；他带着留恋的目光看着那些香水店，然后犹疑不决地离开了。

他就那么走了三十分钟——显然，他早就知道书店的位置；一切都计划好了。如今，他是那么地担忧，担忧着那本书的内容是否揭露了某些有关他的内容。终于到了。*McNally Jackson*，这名字不俗；疏野想着。他踏进这安静的书店；里面只有孤零零几个人。他并不想询问别人，自己悄悄地找起了那本书。

他绕过一楼的哲学专区，走到二楼，那个正藏着那本书的角落。空气里弥漫着湿纸张和旧雪松的味道——他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本书里渗出来的。他走到文学区，停留良久，嗅著书香，走在光滑的地板上，时而看着地面的反光发呆，时而打着微弱的响指；终于找到了。他着急地翻看起来。他一翻便翻到了书签的位置；一阵寒流钻入后背。

这不是我那张书签吗——写的公式和那张《高与低》都一模一样啊；他不敢再看，一种惊悚涌了上来，配合著书店里原木的气味，让他头晕目眩。

但他还是决定买这本书。

如果讲的是我的人生，那么我将做好准备；他坚定地想着，仿佛下定了决心赴死。他徐徐走到前台，晕眩得差点滑倒。店员看着这个七尺大汉的滑稽行径，不禁咳嗽了起来，带着狡黠的笑。但她只听到一声严肃的问候：



你好，请问这块橡木可以卖吗——

她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的眼睛早已疲惫地坠下，但仍然闪着光；头发微微卷曲，已经显得有点长，往两边优雅地延展着。她仿佛要爱上他了，早已忘却他的滑稽行径。

不好意思……这个……只是装饰品，不能卖的；她的脸多了几分红色的光晕。

50 美元；疏野略显大声地喊了起来。

先生……

50 美元；疏野的手指烦躁地在台面上翻腾。店员仿佛被他的执着打动了，热情但略显尴尬地拿出一块干净清澈的玻璃盒，罩住了那块橡木，顺便把疏野手中的书打包了。可是她打包的时候，发现这本书只是一本道具书，里面每一页只有各种红色、青色、黑色。但她也不敢多问，手忙脚乱地打包好，希望自己——而不是他——不会继续添乱。

谢谢；疏野的吐音已略显模糊，走路开始踉跄，以几乎一瘸一拐的姿势走出了店门。店员多了几分担忧和爱慕，期盼着他的下次光临。

疏野在外面的街道继续踉跄地走着。烈日照着他的身躯，而周围没有树荫遮蔽。他开始热得犯困，立即决定打车。

坐在凉爽的出租车内，他心情愉悦，又听起了 *Custer*，任由那句歌词盘踞在脑海：

Cut, cut, cut me up and fuck, fuck, fuck me up!

他就那么循环着这首歌，仿佛空气凝固了，不再流动了，只能融化这首歌的歌词。

终于回到了普林斯顿公寓的怀抱。疏野抖了两下身子，回到了公寓门口。可他一转身，便又看见房东慈祥的微笑——却是那么严肃。他又突然多了一分惊悚——房东的脸是那么地像在医院看到的蒙面病人……但他立即就忘记了；可能是因为他快昏倒了罢。

他进到了公寓，喊着：



宝贝，猜猜我给你准——

接着便瘫倒在地，不省人事。

Lythia 昨天晚上仍十分担忧疏野，辗转反侧，想着如何解决疏野的情绪问题。

希望那个 Kowalski 医师可以帮一帮他罢；她眼睛里含着泪水，不停地祈求着。

第二天醒来，Lythia 便发现疏野不知去处，于是变得闷闷不乐、晕头转向。她是多么渴求疏野的爱啊；可是爱而不得，最终总是弄得一地鸡毛。

早上的朝霞散落进房间；Lythia 梳着凌乱的头发，决定转移注意力，开始关注自己的事务。最近的微分几何小组课题快压到她的头上了，她作为组长——组员都认定她是天才，一致推选她魏组长——只起草了纲要的一部分，更何况要带领组员进行详尽的研究动机阐述和课题分析。

请教疏野是不可能的了，他基本上对微分几何一窍不通；Lythia 暗暗想着。噢，真该死——听小道消息说，学校乐队要在音乐沙龙后换人了——不知道我和疏野能不能保住位置；她又担忧了起来，原本因昨晚担忧而起的脸上的皱纹，再次显现出来，瞬间让她变成了少妇。她认定她自己是不可能被换下的，并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歌喉无人能敌；至于疏野，她替他感到担心，认为他的情况比较棘手。

那个该死的 Kelvin，总是使些见不得人的手段；Lythia 紧紧握住正在扎起的头发。他不敢对我怎么样，因为我对他态度恶劣；不像他女朋友，在他面前总是花枝招展；看在他们有女儿的份上，我就不追究他们什么了——但疏野一旦有个什么阴差阳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Kelvin；Lythia 扎完了头发，猛地站起身，坐在了外面的沙发上。

她踢着拖鞋，感到无所事事；她本来想跟疏野好好聊聊，同时告诉他准备好双方父母见面的事宜——疏野，以及他和 Lythia 的两个父亲；三个男人，简直是三个火药桶，几乎不可调和。而这也只是 Lythia 自己的预感。她知道，只凭她和她的母亲，两个女人，是调和不了的——尽管 Lythia 早已不再



弱不禁风。

她又走回房间，走到疏野的书桌前，偷偷翻找着。上面有几张诊疗单，下面是她送给他的书签，还有他自己画的那张小小的、可爱的 Costa 曲面草图。

这疏野……她实在忍俊不禁，接着拿起书签，回想起自己的微分几何课题。

是喔——我可以拿 *Jorge – Meeks* 公式作切入点，研究极小曲面的总曲率和高斯映射之类……；她暗自高兴着。

突然，房间外传来一声模糊的话语，接着是砰的一声。

Lythia 急急忙忙地跑到疏野身边，失声痛哭叫喊着。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先检查脉搏和呼吸——一切正常。

Lythia 连忙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双手压向疏野胸腔的那一刻，他便醒了。

谢天谢地；Lythia 小声说着。疏野此时还处在朦胧之中。我刚才晕倒了是吗；绝对是经颅磁刺激的问题，那个电流简直不是人做的，感觉像在被人用手指一直弹后脑勺一样；疏野疲惫地对 Lythia 说着。我怀疑是 Kowalski 在诊疗单上搞的鬼；他回忆着做经颅磁刺激时的痛感。

Kowalski……他哪有精力在你身上搞恶作剧啊——

这何止是恶作剧；我怀疑这是他对我的复仇，你看看诊疗单上写了些什么罢；疏野愤愤不平却又略带不安地看着 Lythia 动人的双眸，又指了指散落在地面的诊疗单。

那几个字母，我觉得是真相了；疏野站了起来，回到了沙发上。

哪里有什么字母啊，我没有看到；Lythia 把诊疗单拿在手上，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个线索——她是如此心切地想帮助疏野。



我记得有个大 Π ，有个小 π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疏野瘫在沙发上，趁 Lythia 不注意，把准备好的小橡木放在了桌面上。

那就更没有了，我没有看到任何希腊字母啊……Lythia 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那就别找了；来，猜猜今早我一大早出去，给你准备了什么；疏野已经走到 Lythia 背后，手里托着那块橡木。

Lythia 依然停留在担忧的思绪中，猜想着 Kowalski 到底对疏野做了什么。

别想了，真的，先回头看看罢；疏野开始催促，但没有不耐烦。

Lythia 早已闻到一阵烟熏味，回过头来看，惊喜万分。

可愛いですか？哈哈哈……；疏野大笑着说，说着他本不可能在 Lythia 面前说的日语。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一说，便联想到父亲的咒骂；因此，要么不说，要么必须带着玩笑口吻。而他此时没有想到任何比这句更合适的玩笑话了。

可愛い——ですね——；Lythia 突然拉低嗓音，也开玩笑说着。

疏野仿佛找到了知己那般，放声大笑起来——这也感染了 Lythia；她甚至咳嗽了起来。

笑完，两人立刻拥吻在一起。我爱你；疏野说着。橡木的香气将他们的爱凝聚了起来，成为公寓里的一件珍藏品、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他们早已将昨夜的争吵忘得一干二净。

一个月后的 Lee Rehearsal Room，零零落落坐着二十几个人。大家都为即将到来的小型音乐盛典感到无比兴奋。疏野和 Lythia 还在后台准备着，准备用他们的深厚的友谊与爱情演绎他们所热爱的摇滚。

Lythia 此时留着橙色的短发——她和疏野都有着共同的偶像 Hayley Williams 疏野总是被 Hayley 的无尽活力深深吸引，因此他隐隐希望 Lythia 也有如此特质——而他就在与 Lythia 交往的过程中惊



喜地发现他们的这一共同偶像。Lythia 是因不甘做一个微分几何呆子而爱上 Hayley 的，而叛逆注定要流淌在她的血液和骨髓里。本着这种叛逆精神，他们都向组委会提出申请——要第一个出场；组委会很快同意了。

人群叽叽喳喳地喧闹着，被仿佛无限拖长的舞台预备工作弄得疲惫。这时，聚光灯亮起，疏野正端坐在闪着金光的架子鼓后，双手握着鼓棒，紧张地搭在大腿上——他尝试叫自己放松，可是他怎么能放松呢：观众可能并不是他紧张的原因——而是因为这是他和 lythia 第一次正式同台表演，他只有一次机会啊！

一阵轻快的音乐微微响起，并不等疏野调整。这时，一个穿着短上衣和短牛仔裤的女孩从舞台右后方跑了出来，带动幕帘摆动着。她学着 Hayley Williams 的口吻，大声喊着：

Hit that, HIT THAT, SNARE!

哒（这里插入 PDF）！

疏野在 Lythia 跑出来的那一刻幻想着，感受着这一刻的幸福；多么不可置信——站在舞台上的 Lythia 大放异彩，是那么地性感，如此地迷人。他看着她曼妙的身姿，随着聚光灯的摆动而摆动，光影摇曳。他差点分心了，但他没有。他打出了最精彩的开头那一段动机，并将其命名为：致我们永远激烈的爱情！





人们小声地起哄着，待到结束时，一股热烈的掌声从每个人的手掌迸发，冲击着这两个可爱灵魂的脑海。疏野和 Lythia 在舞台上都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相互对视，微笑着注视对方的眼睛。那一刻，他们的爱达到了最高状态——最不畸形的状态。

他们走下了舞台，紧张的心终于平复下来；他们看着别人的表演，都一致认为没有他们的好——其他表演没有爱的浓缩。

这时，Kelvin 从他们背后经过，拍了拍疏野的肩膀，手舞足蹈；Lythia 对着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这家伙又要对疏野干什么；Lythia 不屑却又不安地想着。

Kelvin 在疏野旁边坐下——两个七尺大汉仿佛即将要大战一场。只见 Kelvin 戏谑地说了一句类似 “*You know what-I gotta tell you this-Turns out my girlfriend plagiarized your thesis. Bet you’ ve been losing your mind recently, right?*” 的话。Lythia 早已有一丝愠怒，把头转向 Kelvin，又转向疏野；怎知疏野镇定自若，纹丝不动，毫不慌张和迷惘痛苦。他早已觉得自己写的论文荒唐至极，论文评审制度荒唐至极；而 Kelvin 女朋友的选择抄袭他的论文而且自报家门更是荒唐至极。于是他冷笑了几声。

Huh-huh；疏野用着最大的力气冷笑着，发出最猛烈的讽刺。他看都没看 Kelvin 一眼。

Kelvin 恼羞成怒，却也不能做什么；他以最尴尬的方式出现，也只好以最尴尬的方式离开。他离开座椅，消失在疏野视线中。

你没有反应吗——被他女朋友抄袭，应该不是什么好滋味罢——你最近不是在烦这个吗；Lythia 疑惑地拍了拍疏野的肩膀，然后将手亲切地搭在他的大腿上。

无所谓啦，时间会解决一切——到时就会没问题的了；自然，上面也会处理一切；疏野自信但小声地说着。他看着 Lythia 疑惑的眼睛，吻了她的脸颊。Lythia 放松地轻轻笑了。

两个人于是依偎着，安静看完了整场演出。



他们回到公寓，准备动身前往纽约的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是疏野和 Lythia 一致决定的最佳地点，他们都决心研究中国文化，但目的各不相同：疏野是为了遵从医嘱，以及弄清楚《我怕！你别走》中每一页颜色的含义；Lythia 则时时渴望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光十色之中。他们之前已经去过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但仍意犹未尽。

疏野和 Lythia 照旧穿过卡内基湖旁的小道，走出了校门。他们并不苦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汽车，而是享受着每一刻搭乘出租车的时刻。阳光摇曳、闪烁着，打得车窗玻璃生疼。疏野坐在车上，做着自己的白日梦；Lythia 则偷偷盯着疏野的侧脸——他的下唇早已被阳光雕刻出来，阴影和金线交织共舞。Lythia 用手指撩拨着自己橙色的短发，拿出了耳机，任由 Avril Lavigne 荡漾着的歌声浸润。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devil...

是啊，谁何曾没有爱上一个疯狂的魔鬼呢；Lythia 深情地盯着疏野的长发；疏野则深情地盯着外面腾飞的景物——他想着那个女孩，又想着和 Lythia 是多么幸福；他一时不知应该嫉妒哪个疏野、应该成为哪个疏野——因为他仿佛两个女孩都不曾真正拥有。或许，我应该生个女孩，这样之后，我或许能真正爱她；但是，难道——难道我不爱 Lythia 吗；他痛苦地想象着，然后缓缓看向 Lythia。

他们对视了三秒；Lythia 忍不住笑了、脸红了，变得比苹果还羞涩。疏野也轻轻撩拨着她的头发。

表演完，你也累了罢，睡一会罢；他轻轻地吻了她的脸颊，仿佛在偷尝禁果，感到全身鬼鬼祟祟。

看来我还是真心爱她的；疏野愉快地注视着 Lythia 修长轻盈的睫毛，深思着。Lythia 睡着了，变成了水中的人鱼、睡美人，妖娆的身姿优雅地栖息在海底的巨石上。

疏野则读起了《我怕！你别走》这本书——他太想了解自己的身世了，早已鼓起勇气，甚至连自己的死都不再畏惧。

谁知，开头读了几页，疏野便读到自己开枪自杀的事实。一身冷汗随之惊起；他先是合上了书，深吸了几口气，心跳加速，跳动得仿佛像双踩鼓点一般密集，让他更为焦虑。他扭头紧张地看了看 Lythia，仿佛自己现在就要决定去死似的——依依不舍之情弥漫在胸口；他是多么想和她说一声“对不起”。泪

水打湿了眼眶。他决定仔细阅读着自己的死亡方式。

开枪？……我这辈子都没碰过枪啊，我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啊；难道是那个女孩？还是 Lythia？这个作者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在中国？我必须找他理论理论；疏野的思绪转得飞快，思考着自己的解决方案。

林潇枫，如果我是你写出来的，那你有没有听见我在说话？如果我不死，你的书还能成立吗？他在内心质问著作者，深感疑惑和愤愤不平。他又看向 Lythia；这次他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打湿了手上的书。

车停了。疏野早已擦干了眼泪，带着哭腔叫醒了 Lythia。

他们走进了博物馆；Lythia 在车上已注意到疏野发红的眼睛，推搡着他，问候着。

我的大男人，你是不是哭了呀；Lythia 小声地问着。疏野指了指揹包。那本书……

哪本——是你之前爱不释手的书吗；Lythia 热心地说着，着急地追随着疏野所指的方向。

是啊，回去再给你看罢；疏野低着头，不再说话。他虽然对自己的死感到不甘，但至少自己后来得了菲尔茨奖——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圣杯啊！

可是，那本书讲的准吗；会不会我死的事实是真的，获奖只是作者的胡编乱造；疏野又开始感到不安——这次是更为忧郁了。

疏野特地选了“中国传统色彩研究”这一主题展览，只为了弄清楚那本小说每一章颜色的含义。却只见第一展厅的墙上，早已赫然画了一张图——五行元素与传统色彩对应图。

疏野对颜色是那么地敏感；他立即觉察到了某种规律，立即从包里拿出小说，开始对照了起来。他发现每一章的颜色，全部都没有使用正色，而是间色。

间色，由正色相克所得，别名“奸色”，本意是不正；从这个称谓上就能体会到中国传统色彩尊卑的区分；疏野缓慢仔细地读着。



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关于我的将来——不，关于我的历史——都是野史吗；疏野突然生出一种不屑，想要丢掉眼前这部小说，也实在无法静心感受博物馆里每一抹色彩、每一处介绍。但小说的颜色实在绚丽，他也无法找到更契合的版本。

而 Lythia 则拿着摄像机，在每一幅画前徘徊，感受着每一缕色彩，仿佛重新恢复了视力；她从小只和父亲的单簧管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不停歇，仿佛一场永恒的音乐剧，令人无比厌倦。是啊，就像烟花，若持久绚烂，也会让人晕头转向、眼花缭乱，甚而失明。只是，她仿佛也失明了——却是因为退化了。如今，看到那朱砂、鹅黄乃至丹青，她感到无比惊奇和满足。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啊，我终于感受到了啊——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我更期待之后在中国的生活了；Lythia 愉悦地慨叹着，顿感心花怒放。她看向疏野，似乎盼着他能主动带她前往中国。

疏野此时却更加愁眉苦脸了——他还拿着那本小说，读到了 Lythia 在他死后写的信。他此时百感交集，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个角色。他完全没想到，她对她的爱，是真正的真心诚意；自己的爱仿佛虚伪过头了。

原来我真的把她当作救赎者看待的吗——但是她爱我爱得如此之深，我如今真的想把她当作我的救赎者看待了；疏野盯着那张五行图，发着呆。墙上的那抹黑仿佛要把他吸入另一个世界——他现在所身处的小说的世界——让他感到手足无措。他又看向书上的那些碧绿与粉红，试图想明白作者使用这些颜色的用意。可他实在无法弄懂。这些和她的信有关吗；和那个“硅藻女士”有关吗；她到底是谁啊……；疏野感到惶恐不安。

他游弋在色彩的海洋中，深感自己完全无法到达中国古典美学中“妙”的境界。他走在安静的展厅长廊内，逐渐疲惫。我已经审美疲劳了，走快点罢；疏野对 Lythia 说。我看得出来；Lythia 关切地拉着疏野的手，仿佛拉着的是年迈的父亲。他的手是多么粗糙，像干涸的土地，掌纹之间的裂缝储满了汗水。

疏野对眼前的这个年轻女孩有了新的思考——他爱她在他死后仍能保持的理性。可是一阵羞愧油然而生。



信中说我把她当成了工具人，我真应该要改改了；他庆幸 Lythia 的理性提早为他指明了这一点。

他继续回想着——那封信里还写了“你儿时幼稚的、你自认为不值一提的呼喊，就那么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我小时候还写过日记吗，我倒是要看看，是不是连我的童年都被那林潇枫安排得妥妥当当；疏野看到了出口的光，仿佛要走出天井，突然感到被救赎了。

曼哈顿唐人街，熙熙攘攘。疏野在博物馆就提议来这里寻觅美食，并感受其中的中式氛围。这下满足了你的心愿了罢，宝贝；疏野推了推 Lythia。

我没说我不满意啊；Lythia 笑着，瞪大了那圆润温柔的眼睛，直勾勾盯着疏野。

他们手拉手，走过这充斥着华人的街头。对于疏野来说，这里不太像他以前居住的环境；对于 Lythia 来说，这正是她幻想的中国的生活。这里的餐厅风格极为多样——有铺着老旧彩色方格瓷砖的港式茶餐厅、户外种满椰树的泰国食堂，还有其他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店。疏野和 Lythia 很有默契地一齐朝着茶餐厅的方向走去——疏野只是因为饿，而 Lythia 则是为了感受。人们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队，斜阳打在每一个人身上，投下一排森严的浅浅的影子。

疏野逐渐没有了耐心，急得直跺脚；Lythia 却不然——她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这是她第一次正式吃中国菜，而这第一次是如此之神圣。疏野虽然不耐烦，但一点都不想打断 Lythia 的热情。逐渐地，已经到傍晚六点多；太阳就快要消失了。疏野看着窗口悬挂着的那些烧鹅，开始晕得摇晃；在他眼中，仿佛是烧鹅在载歌载舞。

“17 号！”店员大声叫喊着。来了来了；疏野赶忙拉着 Lythia 走进了餐厅；而 Lythia 的脸上写满了欢欣，疲惫早已消散。

他们终于坐下了。拿着菜单，疏野和 Lythia 都跃跃欲试。喏，如果你想吃好点，就点这个海南鸡饭，我们再一起吃一个干炒牛河，怎样；疏野把手搭在 Lythia 的手背上，殷勤地说着。可以啊；我还想要一杯奶茶——



不行，这里的奶茶你喝了绝对睡不着的；听我的，宝贝；疏野看着 Lythia 嘟起了嘴，又笑了起来。你睡不着的话，晚上不要抱着我跟我说哦；疏野捏起了 Lythia 柔软的脸。他轻轻地揉着，逐渐加大力度；Lythia 想说玩笑话也说不了，只飘出几句“呜呜喔喔”的声音。她猛地拨开疏野的手，转过身去，仿佛在生闷气，背地里却在笑。

唔该，点𩚑；疏野举起了手，礼貌地向隔壁的服务员说了一声。我知道了，我还想要个西多士；Lythia 立即又转过身来，对疏野小声说着。

这个倒是可以；疏野答应了 Lythia，然后向服务员说明了。

过了十分钟，第一道菜上来了。那是一碟点缀着通红的辣椒圈的虾酱通菜，闪烁着油的金光，赭绿色的菜茎像油墨般涂满整只碟子。

这对于疏野只是极为普通的一道菜，对于 Lythia 来说却已经是山珍海味了。她优雅却又磕磕绊绊地夹起边缘的一条通菜，细细地咀嚼品味起来。那翠青色的菜茎送进她的嘴中后，咀嚼起来是多么爽脆。她不禁点起了头。

这个菜不是一般地好啊；我们可以再来一碟吗；Lythia 满怀期待地问着。等下的菜更好吃，你先看看罢——

说时迟那时快，热气腾腾的干炒牛河被轻轻端上了餐桌。还没等 Lythia 称赞，疏野就早已饿得动了筷子。餐厅里充斥着众人的欢乐，以及这一对情侣短暂的放松。

很快，用餐结束；服务员赶走了桌面的碟子，但没有赶走这对小情侣。他们安静地坐在塑料凳上，沉思着。疏野抬起了头——他这才发现墙上挂满了许多的画像，其中就有他的偶像李小龙。他像崇拜 Lythia 一样崇拜着李小龙，被他对截拳道的名言总结深深吸引着。李小龙朝着疏野摆出前后手，仿佛要在与他的格斗中交流思想；他歪着头，默默地和画像对视着。黑白画像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一句话，从此将深刻地影响疏野——“自我意识是对一切适当身体行动的最大阻碍”。疏野把头扭正了，然后静静地点了点头。但他有时能感觉到，自己的问题不是有自我意识，而是存在不属于自己的意识。



是啊，我这多出来的自我意识到底是谁给的；疏野在回公寓的路上想着。不会是 Kowalski 罢——自从做了他开的经颅磁刺激之后，我就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时，天空中飘来一朵云，形状像极了“691”。疏野慌极了——又是一种“在那里”的感觉；不过，这次更多是因为这个数字：它又出现了。他连忙拉着 Lythia 走到阴凉的看不见云的地方，惊慌痛苦地拉着她的手，连连说着“我怕”。

又怎么了——是不是又是你看到云了；我说过，你把它们当朋友嘛；Lythia 安慰劝导着。

BPM: ριε

10 月 3 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喔！已经 8 岁了喔！是个初具雏形的小男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承担起我的责任了——因此特地成立此笔记本，记录我充满挑战的人生！

10 月 4 日

昨天举办了一个非常像样的生日会，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姨妈、姨丈、表哥，个个都很开心——好像比我还高兴，哈哈哈！切蛋糕，是我主动要求自己来的，切成了八份，切得可整齐了，一点蛋糕渣都没有掉下来呢！

切蛋糕之后，我许了个愿，你们猜猜是什么样的愿望呢？哎，当然是家里能更干净一点、宽敞一点，自己的成绩能好一点了！

哦，对喔！昨天表哥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我回家拆开后，是一本画集，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做埃舍尔。他画的画都好漂亮、好神奇啊；可惜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个画家，应该以后



就知道了。希望以后能看懂他的画！

好了，不写了；尽管这本笔记本是我最喜欢的笔记本，但终究有停笔的时候——只要不停止写就行了！

10月7日

今天心情很郁闷。明明那天生日会那么开心，自己又当着所有人的面许了那些愿望，可是老天爷不给我机会啊！一房的马桶又堵了，虽然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堵的，也不至于让爸爸又打又骂吧——我只是自己根本不够力，马桶塞捅不进去，搞不定，想让他帮帮忙；他又给我讲一大堆大道理，啰啰嗦嗦，真是的。看来，疏野啊，你以后要改一改你的洁癖了，别用那么多纸中了。

说来又奇怪，爸爸对我态度恶劣，却又那么关心妈妈，从来不打她。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明快睡着了，却听到上床发出一些奇怪的叫声，整张床都在摇，把我摇醒了。还好我比较困，就把这当摇篮，后面就睡着了，哈哈哈。

10月11日

最近写日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自然是作业多的缘故；尤其是在这恶臭之中，叫我怎么专注嘛。最近闻到这股臭味，经常会喷鼻子；然后父亲经常就用手指弹我的头——痛死了！然后训斥我不要再喷。我说很臭，他又说，臭也要忍着，又不是毒气，吸进去也不会死啊。他后面又说，总之，你吵到我了，我明天还要去茶餐厅打工，你不要当我没事做，我去睡了！

哎，可是我不喷鼻，是真难受啊。

哦对了，又忘了讲讲我的作业。今天的作业特别难啊，是有关圆和三角形的。我只知道用圆规画圆，但不知道怎么用尺规画三角形啊！



10月17日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说，一起搞搞 房的卫生吧，我有点受不了地面和马桶的渍。妈妈欣然地答应了；但爸爸还是黑着脸，跟我说，你那么爱干净，你自己搞，我不会帮你的。妈妈对他发出啧的一声说，别老是这样好不好，没活干就休息，有你的活你就积极参与；你觉得现在不关你事，你随时可以走开啊！看来妈妈生气了，爸爸也有点生气了。

后来，那些我看不惯的渍，都是我自己用钢丝球擦干净的。哎，别提有多累了！幸好妈妈后来还是帮了帮忙，有些擦不掉的，她往钢丝球上倒了点不知什么，然后很用力迅速地在墙上蹭，墙瞬间就变白了！终于舒服了。另外，马桶也不臭了，但仍有一股尿骚味，让我晚上会喷鼻。床板时常会摇，我还以为爸爸要下床来打我呢，差点又睡不着了。不过摇了很久，也没有人下来；还是有奇怪的叫声。

今天写得有点多喔，不过我还是要先睡了。

10月22日

新成就：我的日记写满一整页啦！成就感满满啊！

今天好像没那么热了，吹着床边的小风扇，还挺凉爽的——最大的不好是经常要起身调风速和风向。不过不管了，我今天写作业可专注了，似乎挺多题都会。

爸爸从外面打包了一些盒饭回来，不知道是他自己在茶餐厅自己做的，还是去别的店打包的；我也不敢问。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一副黑脸，将几盒饭随手放在桌面，好大声啊——我总是觉得他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就是事实啊。那他干脆一开始不要生我算了嘛；我现在都8岁了，难道他不应该做出一些改变吗？

好了不写了，先吃饭，不然又要被爸爸骂了。



10月23日

昨天晚上听到楼上的人在吵架，也不知道搞什么东西，总是传来咚咚的沉重的声音。爸爸在上床喊了好几句“你卤味”，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和妈妈都不让我说，坚决警告我不要学。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爸爸还是经常说啊？好烦啊，你知道吗笔记本，我烦的不是睡不着，不是楼上的邻居，而是爸爸的这种态度——对待这一切的态度。太不健康了；也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变成这样。哎！

10月25日

昨天 房停水了，但没有停电。搞得我已经两天没有洗澡了，全身黏糊糊的，皮肤粘着现在穿着的这件一点都不透气的该死的短袖，这两天都没睡好。本来想换新衣服的，可是妈妈说停水这两天，都没有机会洗衣服。怪不得，我看到洗手台下面的塑料桶都堆满了衣服，馊馊的；幸好没有发黄发霉。我最近也没怎么喷鼻了，不过爸爸肯定不会注意到的，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10月29日

今天被几个同学叫我“傻野”，到处追着我，笑我；还跟我说什么，你够唔够姜啊，够姜你就过黎打我地啦。哼，我才不是什么傻子，我也并没有作业和考试不及格啊，至少都有中上水平。你们管得了我吗，真是的，害得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出糗；不过，相信我笔记本，我很快就会一雪前耻的！我偏偏不用武力，偏偏就要跑到角落，只要他们看不到我、打不到我就行！

不过今天这事还是不要让爸爸知道好了。

11月3日



今天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莫名奇妙——我今天无缘无故对着爸爸发脾气了。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胆量。

Part II

第二部分

CHAPTER 6

RE: \emptyset Sol

(Lythia 猛地坐起身。她发现自己的床单早已浸满了自己的泪水。)

Lythia：(心想) 我现在在哪？周围怎么一片黑？刚刚是一场梦吗？现在也是一场梦吗？

?: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Lythia 慌忙打开了房间灯，但是灯没亮。她看向身旁，借着窗户的微弱的光，发现没有人；她才想起自己已经和那个男人离了婚——那个男人始终没有回来过，也不应该回来。)

Lythia：(心想) 他和疏野倒是挺像的，真是令人沮丧——但疏野让人爱戴，而他只能背负一世骂名。



Part III

第三部分

CHAPTER 1

新泽西州，一如既往的好天气。安静的访谈室内，坐着一位头发浓密的青年男人。油腻的发泥像胶状的脚手架支撑着他的头发。但似乎，他全身上下没有地方能让人觉得油腻；反而，一种涉世未深的不与社会价值观一致的神秘，从他的眼神中迸发。他的眼镜加深了这一感觉。他锋利的下腭线切割着人们的目光，警告着人们不要过度关注他。他的眉毛浓密而细长，往两边延伸着，十分清晰——清晰如他的人格。

Part IV

第四部分

Rankin-Selberg 方法推导 $\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s} = \frac{\zeta(s)\zeta(s-a)\zeta(s-b)\zeta(s-a-b)}{\zeta(2s-a-b)}$

定义 Eisenstein 级数考虑全模群 $\Gamma = \mathrm{SL}(2, \mathbb{Z})$ 的 ****实解析 Eisenstein 级数****:

$$E(z, s) = \sum_{\gamma \in \Gamma_{\infty} \backslash \Gamma} \mathfrak{I}(\gamma z)^s, \quad \Re(s) > 1.$$

其 ****非零傅里叶系数**** 为:

$$a_n(s) = \frac{2\pi^s}{\Gamma(s)\zeta(2s)} |n|^{s-1} \sigma_{1-2s}(|n|) \quad (n \neq 0).$$

构建 Rankin-Selberg 积分对 $\Re(s) > 1$, 定义三重积分:

$$I(s) = \int_{\Gamma \backslash \mathbb{H}} E(z, \alpha) E(z, \beta) E(z, s) d\mu(z), \quad d\mu(z) = \frac{dx dy}{y^2}.$$

****展开 $E(z, s)$ ** (unfolding):**

$$I(s) = \int_0^\infty \int_0^1 E(z, \alpha) E(z, \beta) y^s \frac{dx dy}{y^2}.$$

对 x 积分后, 提取常数项:

$$I(s) = \int_0^\infty y^{s-2} [E(z, \alpha) E(z, \beta)]_0 dy.$$

分解常数项为常数项分解为:

$$[E(z, \alpha) E(z, \beta)]_0 = A(y) + B(y),$$

其中: $-A(y) = (y^\alpha + \varphi(\alpha)y^{1-\alpha})(y^\beta + \varphi(\beta)y^{1-\beta})$ (**纯常数项**), $-B(y) = 2 \sum_{n=1}^\infty a_n(y; \alpha) a_n(y; \beta)$ (**交叉项**).

计算交叉项积分 $I_2(s)$

$$I_2(s) = \int_0^\infty y^{s-2} B(y) dy = 2 \sum_{n=1}^\infty \int_0^\infty y^{s-2} a_n(y; \alpha) a_n(y; \beta) dy.$$

代入系数公式 ($\mu = \alpha - \frac{1}{2}, \nu = \beta - \frac{1}{2}$):

$$a_n(y; \alpha) = \frac{2\pi^\alpha}{\Gamma(\alpha)\zeta(2\alpha)} n^{\alpha-1} \sigma_{1-2\alpha}(n) \sqrt{y} K_\mu(2\pi n y),$$

$$a_n(y; \beta) = \frac{2\pi^\beta}{\Gamma(\beta)\zeta(2\beta)} n^{\beta-1} \sigma_{1-2\beta}(n) \sqrt{y} K_\nu(2\pi n y).$$

积分利用 **Bessel 积分公式:**

$$\int_0^\infty y^{s-1} K_\mu(2\pi n y) K_\nu(2\pi n y) dy = \frac{2^{s-3}}{\Gamma(s)(2\pi n)^s} \Gamma\left(\frac{s+\mu+\nu}{2}\right) \Gamma\left(\frac{s+\mu-\nu}{2}\right) \Gamma\left(\frac{s-\mu+\nu}{2}\right) \Gamma\left(\frac{s-\mu-\nu}{2}\right).$$

代入后得:

$$I_2(s) = C(\alpha, \beta, s) \cdot D(\alpha, \beta, s) \cdot \sum_{n=1}^\infty \frac{\sigma_{1-2\alpha}(n) \sigma_{1-2\beta}(n)}{n^{s-\alpha-\beta+1}},$$

其中:

$$C(\alpha, \beta, s) = \frac{4\pi^{\alpha+\beta} 2^{s-3}}{\Gamma(\alpha)\Gamma(\beta)\zeta(2\alpha)\zeta(2\beta)\Gamma(s)},$$

$$D(\alpha, \beta, s) = \Gamma\left(\frac{s+\alpha+\beta-1}{2}\right)\Gamma\left(\frac{s+\alpha-\beta}{2}\right)\Gamma\left(\frac{s-\alpha+\beta}{2}\right)\Gamma\left(\frac{s-\alpha-\beta+1}{2}\right).$$

步骤 5: 谱理论结果通过 *Eisenstein* 级数的谱分解:

$$I(s) = \frac{\Lambda(s-\alpha-\beta+1)\Lambda(s+\alpha-\beta)\Lambda(s-\alpha+\beta)\Lambda(s+\alpha+\beta-1)}{\Lambda(2s)},$$

其中 $\Lambda(s) = \pi^{-s/2}\Gamma(s/2)\zeta(s)$ 。展开为:

$$I(s) = \pi^{-2s} \frac{D(\alpha, \beta, s)}{\Gamma(s)} \cdot \frac{\zeta(s-\alpha-\beta+1)\zeta(s+\alpha-\beta)\zeta(s-\alpha+\beta)\zeta(s+\alpha+\beta-1)}{\zeta(2s)}.$$

步骤 6: 变量替换与目标级数提取令:

$$a = 1 - 2\alpha, \quad b = 1 - 2\beta, \quad t = s - \alpha - \beta + 1.$$

则: $-\sigma_{1-2\alpha}(n) = \sigma_a(n), \sigma_{1-2\beta}(n) = \sigma_b(n), -s - \alpha - \beta + 1 = t, -s + \alpha - \beta = t - a, -s - \alpha + \beta = t - b, -s + \alpha + \beta - 1 = t - a - b, -2s = 2t - a - b.$

代入谱表达式 (忽略常数项 $I_1(s)$, 比较 $I_2(s)$ 和谱分解的 $I(s)$):

$$I(s) = \pi^{-2s} \frac{D(\alpha, \beta, s)}{\Gamma(s)} \cdot \frac{\zeta(t)\zeta(t-a)\zeta(t-b)\zeta(t-a-b)}{\zeta(2t-a-b)}.$$

在 $\Re(t) > \max(1, 1 + \Re(a), 1 + \Re(b), 1 + \Re(a+b))$ 时, *Gamma* 因子匹配, 常数消去, 得:

$$\boxed{\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t} = \frac{\zeta(t)\zeta(t-a)\zeta(t-b)\zeta(t-a-b)}{\zeta(2t-a-b)}}$$

最终恒等式还原变量 $t \rightarrow s$:

$$\boxed{\sum_{n=1}^{\infty} \frac{\sigma_a(n)\sigma_b(n)}{n^s} = \frac{\zeta(s)\zeta(s-a)\zeta(s-b)\zeta(s-a-b)}{\zeta(2s-a-b)}}$$

成立当 $\Re(s), \Re(s-a), \Re(s-b), \Re(s-a-b) > 1$. 核心推导工具: *Bessel* 积分、谱分解、变量替换 $a = 1 - 2\alpha,$

$b = 1 - 2\beta, t = s - \alpha - \beta + 1.$

注释



¹ 超越数论研究不满足有理系数代数方程 $P(x) = 0$ 的复数。Liouville (1844) 构造了

$$L = \sum_{k=1}^{\infty} 10^{-k!}, \quad \left| L - \frac{p}{q} \right| < \frac{1}{q^n} \quad \forall n$$

首证超越数存在。Roth 定理 (1955) 断言：若 $\alpha \in \overline{\mathbb{Q}} \setminus \mathbb{Q}$ ，则

$$\left| \alpha - \frac{p}{q} \right| < \frac{1}{q^{2+\varepsilon}}$$

仅有有限解。

Hermite (1873) 证明了 e 超越，而 Lindemann (1882) 则证明了 π 超越。Gelfond – Schneider (1934) 定理断言：若 $a \neq 0, 1$ 且 $b \notin \mathbb{Q}$ ， $a, b \in \overline{\mathbb{Q}}$ ，则 a^b 超越，如 $2^{\sqrt{2}}$ 。

Baker (1966) 定理：若 $\log \alpha_i$ \mathbb{Q} -线性无关，则

$$\beta_1 \log \alpha_1 + \cdots + \beta_n \log \alpha_n \neq 0$$

为超越数 ($\beta_i \in \overline{\mathbb{Q}} \setminus \{0\}$)。

现代方法包括：Siegel – Shidlovskii 理论 (E -函数值)，Mahler 方法 (满足 $f(x^k) = R(x, f(x))$ 的函数)，及 Kontsevich – Zagier 周期理论下的常数构造与分类。

² Mahler 分类理论将超越数按其有理数逼近性质分为三类： S -数、 T -数和 U -数。设 ξ 是实数，若存在无限多有理数 $\frac{p}{q}$ 满足

$$\left| \xi - \frac{p}{q} \right| < \frac{1}{q^\mu}$$

则 μ 称为其逼近指数。

- 若对任意 $P(x) \in \mathbb{Z}[x]$ ，有

$$|P(\xi)| > cH(P)^{-\omega}$$

其中 $c > 0$ ， ω 有界，则 ξ 为 S -数，逼近性弱，性质近似代数数。

- 若逼近速度介于两极之间，则为 T -数。

- 若存在 P_n 使得 $H(P_n) \rightarrow \infty$ 且

$$|P_n(\xi)| < H(P_n)^{-n}$$

则 ξ 为 U -数，如 Liouville 数。

该分类构成超越数逼近理论的基础，明确不同类型数的可逼近性差异。



³ 兰道 - 拉马努金常数 (Landau - Ramanujan constant) 是一个出现于解析数论中的常数, 用于描述可表示为两个整数平方和的正整数的渐近密度。设 $N(x)$ 表示不超过 x 且可写成 $n = a^2 + b^2$ ($a, b \in \mathbb{Z}$) 的正整数个数, 则:

$$N(x) \sim \frac{Kx}{\sqrt{\log x}} \quad \text{当 } x \rightarrow \infty,$$

其中常数 K 定义为:

$$K = \frac{1}{\sqrt{2}} \prod_{p \equiv 3 \pmod{4}} \left(1 - \frac{1}{p^2}\right)^{-\frac{1}{2}} \approx 0.764223653589220662990698731250 \dots$$

它的存在最早由 Edmund Landau 在 1908 年证明, 并由 Srinivasa Ramanujan 独立发现。该常数体现出某种隐含于素数分布中的代数结构规律, 特别是与四平方和、虚二次域以及模形式之间的深层联系。

⁴ 超越测度 (transcendence measure) 量化超越数 ξ 被整数系数多项式逼近的难度。设 $P(x) \in \mathbb{Z}[x]$ 为非零多项式, 其高度为

$$H(P) = \max |a_i| \quad (P(x) = \sum a_i x^i).$$

定义 ξ 的次 n 的超越测度 $\mu(\xi, n)$ 满足:

$$\exists C > 0, \forall P \in \mathbb{Z}[x] \setminus \{0\}, \deg P \leq n \Rightarrow |P(\xi)| > \frac{C}{H(P)^{\mu(\xi, n)}}.$$

测度越小, 说明 ξ 越难被低次整系数多项式逼近。极限情形 $n = 1$ 即为无理度度量。

超越测度研究核心在于辅助函数构造 (如 Pad 逼近、Nesterenko 方法、Baker 理论), 是分析超越数逼近精度与代数独立性的重要工具。

⁵ Kontsevich - Zagier 周期指形如

$$\int_D \frac{P(x_1, \dots, x_n)}{Q(x_1, \dots, x_n)} dx_1 \cdots dx_n$$

的数, 其中 $P, Q \in \mathbb{Q}[x_1, \dots, x_n]$, $D \subset \mathbb{R}^n$ 为由有理不等式或代数条件定义的区域。所有此类数构成一个 \mathbb{Q} -代数, 称为周期环。

典型例子有:

$$\pi = \iint_{x^2+y^2 \leq 1} dx dy = 2 \int_{-1}^1 \sqrt{1-x^2} dx = \int_{-1}^1 \frac{dx}{\sqrt{1-x^2}} = \int_0^1 \frac{4}{1+x^2} dx = \int_{-\infty}^{\infty} \frac{dx}{1+x^2},$$

$$\gamma = - \int_0^\infty \int_1^y \frac{e^{-y}}{x} dx dy,$$



$$\zeta(2) = \int_0^1 \int_0^1 \frac{dx dy}{1-xy} = \iint_{0 < x < y < 1} \frac{dx dy}{1-x}, \quad \zeta(3) = \int_0^1 \int_0^1 \int_0^1 \frac{dx dy dz}{1-xyz} = \iiint_{0 < x < y < z < 1} \frac{dx dy dz}{1-x}.$$

周期广泛出现于模形式、代数几何与数论常数中。*Kontsevich-Zagier* 猜想认为，任两个周期若相等，其等式可仅由代数变换与积分规则（如 *Stokes* 定理、*Fubini* 定理等）推出。该理论为某些超越数提供结构化模型，并与 *Hodge* 理论、动机理论紧密相关。

⁶ 超人（der Übermensch），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意在描绘一种超越传统道德、摆脱宗教依赖、在虚无之后重新赋予生命意义的未来人类类型。“超人”并非指生物学上的进化优越者，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是在上帝死去之后，能自我立法、自我超越、自我肯定的个体。

在尼采看来，传统宗教与道德体系（特别是基督教）以“弱者道德”为核心，通过怜悯与服从压制生命本能与创造力，导致虚无主义的诞生。而“超人”则是在价值崩塌后挺身而出的人，他能忍受无意义、直面深渊，并通过“意志的永恒回归”肯定一切存在，将生命本身作为最高价值。

超人不是统治他人的暴君，而是超越人之为人的存在者——他以艺术家般的姿态重塑世界，将痛苦转化为创造，将毁灭变为更新。

尼采的“超人”思想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的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政治思想，但也因被误用或断章取义（如纳粹曲解）而引发巨大争议。

疏野自称“尼采口中的超人”，但他的“超人”标准仅停留在“鄙视平庸朋友”“自我封闭的精英主义”，甚至将“自大”“疏离”视为超人特质。而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本质是对传统价值的重估者，是“在废墟上创造新价值的人”，强调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的自我超越，而非单纯的阶层优越感。

⁷ 永恒轮回（die 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作品中提出的重要宇宙论与伦理假设。其核心思想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事件、情感，都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永远重复发生，无限次，永不改变。尼采并不以此作为自然科学命题提出，而是将其作为对人存在意义的极端伦理试炼。

他设问：“倘若某日有一个魔鬼对你说：‘你此生所经历的一切，将无数次地一模一样地重演’——你会如何回应？”若你因绝望而崩溃，那你尚未准备好承受生命；但若你能以狂喜的态度说“是的，我愿如此”，那你便达到了生命的最高肯定。

“永恒轮回”因此不仅是世界观，更是一种检验生命强度的标准——是否愿意再次活出每一个痛苦、每一次失败、每一个遗憾。它直面虚无主义的深渊，拒绝来世与彼岸的安慰，主张今生今世的绝对肯定。

这一概念被视为对现代意义危机的深刻挑战，尼采通过它重构“价值”的可能：不是靠上帝的恩赐，而是靠个体意志的承受



与肯定。

⁸ 这里疏野将“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理解为“无法逃脱的痛苦循环”，如反复纠结于“691次酒杯翻转”“童年霸凌记忆”，并将其与加缪的“荒诞循环”混为一谈。但尼采的永恒轮回本质是对生命的极致肯定——即若生命无限重复，是否仍愿意全然接受每一个瞬间，是对生命强度的考验，而非消极的宿命论。

疏野的“痛苦循环”解读忽视了尼采的“肯定性前提”——唯有对生命极致热爱者才能承受轮回，而他的循环更接近叔本华的“意志轮回”，属于消极虚无主义。

⁹ 向死而生(Sein zum Tode)，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提出的核心存在论概念，意指人的本质在于其对死亡的意识与承受，即人作为“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始终走向死亡的存在。死亡不是一个终点事件，而是此在自始至终的可能性，是“最本己的、不可逾越的、必然发生的”可能。

“向死而生”并不意味着消极的厌世态度，反而是一种唤醒：唯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与终结性，人才可能挣脱日常生活的“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进入“本真存在”(Eigentlichkeit)的可能性之中。在死亡面前，一切外部规范、社会期待、逃避机制都失去正当性，个体才真正回到自己之中，承担起“存在”的责任。

因此，“向死而生”是一种对生命的激进承担方式，它揭示了人在有限性中创造意义的自由，也是“本真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技术异化与庸常逃避日益加剧的时代，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提醒人们：唯有直面死亡，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¹⁰ 疏野将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Sein zum Tode)简化为“立即离开世界的借口”，认为自杀是“成为该成为的样子”，并将死亡视为“主动操纵的终点”。但海德格尔的核心观点是：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其意义在于让此在(Dasein)通过直面死亡的必然性，从“常人”(das Man)的沉沦中觉醒，从而以本真性(Eigentlichkeit)建构存在的意义。

疏野将“向死而生”从存在论层面降维为生存策略，忽视了海德格尔强调的“死亡作为可能性的不可逾越性”——即死亡的意义不在于“实现”，而在于以此为基点重构生命的价值座标。海德格尔的“死亡”是“可能性”而非“事实性终点”，他将“向死而生”从“存在论筹划”降维为“生存论逃避”。他的理解更接近“向死而死”，而非通过死亡反照生的本真性。

¹¹ ONE OK ROCK 的名字源于英语“one o'clock”(一点钟)，这是乐队早期每周在凌晨一点租用排练室练习的时间。由于日本人发音习惯，“one o'clock”在发音上被念作类似“ONE OK ROCK”，于是这个巧妙的谐音成为了乐队的正式名称。这一命名不仅保留了他们早期奋斗的痕迹，也具有一种朋克与叛逆感，体现出他们混合英语和日语文化、挑战主流体制的姿态。而“OK ROCK”字面上又有“一切皆摇滚”的味道，进一步强化了乐队的摇滚本质和国际野心。这个名字，既是时间的纪念，也是态度的宣言。

¹² 即“破地狱”，传统道教科仪，用纸扎、焚疏、诵咒等形式象征“开狱超生”，实质上为在世者设立一套象征性结构，以安抚悲痛与未竟情感。所谓“地狱”，多非实体，而为人心无法言说的执念、亏欠与未竟之言。火焰焚文、鼓声作响者，皆为寄托而非实破。



仪式本质并非真正“破坏”地狱，而是构建一套象征性的通道——通过重复性的动作、乐声与火焰，将哀痛与执念外化、安置、焚尽。《洞玄灵宝救苦妙经》言：“地狱非实，执念为牢。”所谓“破”，实乃破执，是对未竟情感的一次有节制的释放。

¹³ 书签展示的公式中， $\zeta(z)$ 为魏尔斯特拉斯 *zeta* 函数， $\wp(z)$ 为魏尔斯特拉斯椭圆函数， $(g_2, g_3) = (189.072772\dots, 0)$ ， $e_1 = \wp(\frac{1}{2} | \frac{1}{2}, \frac{1}{2}i) \approx 6.87519$ 。

¹⁴ 他者的凝视 (the gaze of the Other)，源自拉康 (Jacques Lacan) 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亦可追溯至萨特 (Jean-Paul Sartre) 对“他人”意识的存在论分析。在拉康体系中，“他者的凝视”并非字面意义的观看行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符号位置：个体意识到自己被置于“他者”——即语言、文化、社会秩序的系统之中——的视野下，从而陷入主体性的裂缝或异化。此种“凝视”是一种使自我被客体化的暴力经验，它揭示了主体并非自足，而是在欲望与象征秩序中被建构、被召唤的。而在萨特体系中，“凝视”的本质是揭示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凝视构成自我认知的镜像。

在文学或艺术分析中，“他者的凝视”常被用来揭示角色（特别是女性、边缘族群）在父权体制或社会规训下所承受的观看压力与自我异化过程。例如女性在被“男性凝视” (male gaze) 中被规训成观看的对象，而非拥有观看权的主体。此处的“他者”可以指代具体人物，也可以指代抽象的社会规范与象征秩序。

简而言之，“他者的凝视”不是一个视角，而是一种结构性创伤，它揭示了我们在被观看中发现自己从未是完整的“自我”。

这里疏野将“他者的凝视”理解为社会评价的暴力”，是对“他者的凝视”的浅表化；他仅将其视为被动的压迫，忽视了个体可通过“反凝视”重构自我定义。

¹⁵ 荒谬 (l'absurde)，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提出的核心哲学概念，指的是人类对意义、秩序与永恒的渴望，与一个沉默、冷漠、无意义的世界之间的根本张力。荒谬并非存在于世界本身，也非主体内部情绪，而是两者遭遇时所爆发出的对抗状态——“人在追问，世界保持沉默”。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荒谬并不在于人的孤独，而在于他与世界之间的分裂。”¹⁶ 因此，荒谬是一种意识状态，它拒绝虚假的宗教慰藉与形而上解释，却也不通向绝望或虚无。相反，加缪主张在清醒地意识到荒谬之后，依然要“继续生活”，甚至要“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这一概念不仅具有哲学维度（对抗尼采之后的虚无主义），也深刻影响文学与存在主义思潮，成为 20 世纪“意义危机”的代表性表达之一。

¹⁶ 无家可归感 (Heimatlosigkeit)，出自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晚期思想，特别在其关于“存在的遗忘”与“技术统治时代”的批判中具有核心地位。在《存在与时间》(1927) 中，海德格尔虽未直接使用“无家可归”这一说法，但已通过本真性 (Eigentlichkeit) 与沉沦 (Verfallen) 之区分表达了现代人在世界中的漂泊感。而在其晚期（尤其是“转向”之后的作品，如《人类居住》与《技术问题》），“无家可归感”成为现代世界根本性的精神病理表征。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在技术化世界中的处境已然脱离与“存在”的本源关系，丧失了对“诗意栖居”（das dichterische Wohnen）的能力。在这种存在的疏离状态中，“人无家可归”，意味着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流离失所，更是精神层面的无根状态——我们不再与世界本身有本真性的连结，而是被抛掷在一个被对象化、被计算和操作的世界之中。

此“无家可归”并非一种私人情绪或文化现象，而是“时代的本质”（das Wesen der Zeit）本身的显现。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呼吁人们重新聆听“存在之声”，通过诗歌、艺术、语言等方式重建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在“无家可归”的时代中寻找一种可能的“归属”。

¹⁷ 疏野将加缪的“荒诞感”等同于海德格尔的“Uncanniness（无家可归感）”，但两者本质不同：加缪的荒诞源于“人对意义的渴求”与“世界的无意义”的断裂，而海德格尔的 Uncanniness 是此在在“被抛状态”中对存在根基的茫然，前者指向认知论矛盾，后者属于存在论维度。

¹⁸ 关于常数 K 的第二个表达式，见 Flajolet 与 Vardi 的论文：*Zeta Function Expansions of Classical Constants*.

字数统计：

英文单词数：18827

中文汉字数：60248

总字数（词+字）：79075